

新式標點

王安石全集

乙亥二月

杜就田署



版 權 所 有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九 月 印 版

標 點 足 本 王 安 石 全 集 (全 四 冊)

定 價 大 洋 四 元

出 版 者 東 方 文 學 社

發 行 人 王 幼 堂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九 州 書 局

中 福 州 路 市

公 文 程 式

依 法 令 編 制
新 標 點 活 用

全 書 二 冊

一 元 六 角

- (一) 上編為公文入門
 - (二) 中編為程式舉例
 - (三) 下編為難案須知
- 全 部 用 新 式 標 點 白
話 解 釋

程 式 有 文 言 白 話 並
加 活 用 方 法 一 例 可 當
多 例 之 用

編 制 先 分 呈 令 咨 函
批 電 等 類 再 分 軍 政 警
學 民 刑 等 子 目 體 例 精
嚴 檢 閱 便 利

王安石全集卷七十五

書

與王逢原書

某頓首。逢原足下：比得足下於客食中，窘窘相造謝，不能取一日之閑，以與足下極所欲言者，而舟即東矣。聞足下之詩，竊有疑焉，不敢不以告。足下詩有歎蒼生淚垂之說，夫君子之於學也，固有志於天下矣，然先吾身而後吾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係吾得志與否耳。身猶屬於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屬於命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孔子之說如此，而或以爲君子之學，汲汲以憂世者，惑也。惑於此而進退之行，不得於孔子者有之矣，故有孔不暇暖席之說。吾獨以聖人之心，未始有憂。有難予者曰：「然則聖人忘天下矣。」曰：「是不忘天下也。」否之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在君者，不忘天下者也。不可榮以祿者，知命也。吾雖不忘天下，而命不可必合，憂之其能合乎？易曰：「遯世無悶，樂天知命。」是也。詩三百，如柏舟北門之類，有憂也，然仕於

其時而不得其志，不得以不憂也。仕不在於天下國家與，夫不仕者，未始有憂。君子陽陽考槃之類是也。借有憂者，不能壽，聖人不憂之說。孟子曰：「伊尹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可謂憂天下也。然湯聘之，猶冀其然曰：「我德獻猷之間，以樂堯舜之道，豈如彼所謂憂天下者，僕僕自枉而幸售其道哉？」又論禹稷，顏回同道曰：「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則惑也。」今窮於下，而曰：「我憂天下，至於慟哭者，無乃近救鄉鄰之事乎？」孔子所以極其說於知命不憂者，欲人知治亂有命，而進不可以苟，則先王之道得伸也。世有能論知命之說，而不能重進退者有矣，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始得足下文，特愛足下之才耳。既而見足下衣冠履缺，坐而語，未嘗及己之窮退，而詢足下終歲食不葷，不以絲忽妄售於人，世人自立如足下者有幾，吾以謂知及之仁，又能守之，故以某之所學報足下。

一一

某頓首。讀所辱書，辭見足下之材，浩乎沛然，非某之所能及。問諸邑人，知足下之行，學爲君子，而方不已者也。惜乎某之行，亟不得久留從足下以遊，及求足下所稱滿君者而見之，所示蘧副，輒留傳玩不審定，復枉顧，否不勝幸望也。

二二

某頓首：逢原近已附書，亦得所賜教，殊感慰。唯逢原見教，正得鄙心之所欲，方欲請，而已被旨還都，遂得脫此，亦可喜也。但今茲所除復，非不肖所宜居，不免又干涸朝廷，此更增不知者之毀。然吾自計當如此，豈能顧流俗之紛紛乎？不久到真州，冀逢原一來見就，不知有暇否？幸因書見報。某止寓和州耳，來真唯迎親老，來視女弟，既而歸和俟命也。冬寒，自愛。

四

某頓首：被命使江東，按刑獄事，明日遂行，欲至揚州宿留，別乞一差遣，切欲一見逢原。幸枉駕見追，只於丹陽奉候，切勿以事爲解也。它須面陳，此不詳悉。切見過，專奉遲切切。

五

某頓首：自別逢原，一得書，遂不知行李所在，伏計已達暨陽。今此介往，幸喻動止之詳，以慰思渴也。居江陰，果可以徙否？某之勢，恐未能自脫於此矣。舉寡日積，而缺然無友朋之救，此寤寐所以怵惕而不知所爲者也。逢原不知可以遊番乎？番亦多士，可以優游卒歲，試思之也。人還一報，餘自愛重。

六

某頓首：得手教，承尙在江州，思余何可勝言！某昨到金陵，忽

忽遂歸番，冬末須一到金陵。不知逢原此行，以何時到江陰？今必與吳親同舟而濟，但到金陵，莫須求客舟以往否？近制船難爲謀，自金陵至涇，只一兩程，到涇則求舫至江陰，亦易矣。某處此，遂未有去理。如孫少述、丁元珍、曾子固，尙以書見止，不宜自求便安。數涸朝廷，它人復可望其見察者乎？舉寡自積，而不知所以自脫，足下安以爲我謀哉？配兵不習水事，甚善，但計今之勢，如此等事，皆不可與論說，不知足下意以爲當如何施行？幸試疏示，更有所聞，悉望見教，所至幸望留意，訪以所不逮也。至冬末到金陵，欲望逢原，一如金陵見訪，不知可否？私心極有事欲面謁，切試思之，幸能一來，爲惠大矣。

七

某頓首：逢原足下：方欲作書，而得所賜書，尤感慰。唯逢原所以教我，得鄙心所欲出者，窮僻無交游，所與議者，皆不出流俗之人，非逢原之教我，尙安得聞此？方力求所欲，但未知何時得耳。及冬春之交，未得脫此，冀相遇於江寧，不審肯顧否？承教許如此，當可如約也。但不謀涇居何也？江陰豈不可留乎？若在涇，則相遇尤易耳。配卒事，須面敍乃悉，餘更有所聞，悉望見教。今世既無朋友相告戒之道，而言亦未必可用，大抵見教者，欲使某同乎俗合乎世耳。非足下教我，尙何望於他人？切無所惜也。冬寒，自愛。

與劉元忠待制書

某啓久阻閣，豈勝向往。繼奉手誨，勤懇懇，尤荷眷念。承欲求宮觀，方主上躬親庶政，求才如不及之時，人臣雖有邪心，安能有所軒輕？謂宜勉以俟休命，不須所如喻也。無緣面晤，幸深思鄙言而已。炎溽爲時自愛。

與沈道原舍人書

某啓辱手筆，感慰又復冬至，投老觸緒多感，但日有東歸之思爾。上聰明日濟，然流俗險厲，未有已時，亦安能久自困苦於此。北山松柏，聞修雅說已極茂長，一兩日令俞遜往北山，因欲漸治垣屋矣，於道原欲略布所懷。

一一

某啓久不作書，然思一相見，極飢渴也。近因歙州葉戶曹至此，論及說文，因更思索鳥獸草木之名，頗爲解釋，因悟孔子使人多識，乃學者最後事也。續當錄寄。道原何以淹留如此？若道原有除，吾甥當能一過江相見。諸欲面晤，何可勝言。此時四姐亦當可一來相見矣。未聞自愛。

答黎檢正書

某啓前得所示，熟讀。蓋自秦漢以來，所謂能文者，不過如此。竊以爲士之所尚者志，志之所貴者道，苟不合乎聖人，則皆不足以爲道。唯天下之英材，爲可以與此，故欲以所聞告左右，而嘗爲尊叔父道之。足下聞之，而遂自悔。以足下如此之才，而復之不遠，又能如此，此何所不至如某者，衰久矣，徒知思而已，尙何能有所補助乎？辱書愧嘆，以不卽見爲恨。嚮寒自愛。

與丁元珍書

某頓首。過廣，曾欲作書，遣人奉訊動止，以有故亟歸，是以雖作書而不果遣。辱教，承知屢賜問，然不得也。亦嘗附狀，何爲皆不至乎？曹振佳士，已爲發令狀，如此人，雖微元珍之教，固不敢失，况重以元珍之見喻乎？前書已報左右，恐不到，故復以聞。求郡固且止，甚荷見教。然某之所請，不爲無辭，若執政不察，直以爲舉，則某何敢解免。如欲盡其辭，而然後加之，則某事固有本末，非今日苟然欲避煩勞而求佚也。古者一道德以同俗，故士有揆古人之所爲以自守，則人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士之欲自守者，又牽於末俗之勢，不得事事如古，則人之異論可悉弭乎？要當擇其近於禮義，而無大譴者取之耳。不審足下終將何以爲僕謀哉？秋冷，自愛重之。望冬間復到廣州，冀或一邀從者，爲境上之會，不審可求檄來否耳。不宣。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

十月十日，謹再拜奉書，逕使學士閣下。某愚，不更事物之變，備官節下，以身得察於左右，事可施設，不敢因循苟簡，以孤大君子推引之意，亦其職宜也。鄴之地，邑踰負江海，水有所去，故人無水憂，而深山長谷之水，四面而出，溝渠澮川，十百相通。長老言錢氏時，置營田吏，卒歲浚治之，人無旱憂，恃以豐足。營田之廢，六七十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并，向之渠用，稍稍淺塞，山谷之水，轉以入海，而無所潴。幸而雨澤時至，田猶不足於水。方夏歷旬不雨，則衆川之澗，可立而須。故今之邑民，最獨畏旱，而旱輒連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歲之咎也。某爲縣於此，幸歲大穰，以爲宜乘人之有餘，及其暇時，大浚治川渠，使有所潴，可以無不足水之患，而無老壯稚少，亦皆懲旱之數，而幸今之有餘力，聞之翕然，皆勸趨之，無敢愛力。夫小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誠有大利，猶將強之，況其所願欲哉？竊以爲此亦執事之所欲聞也。伏惟執事聰明辨智，天下之事，悉已講而明之矣，而又導利去害，汲汲若不足。夫此最長民之吏當致意者，故輒具以聞州，州既具以聞執事矣。顧其曆事之詳，尙不得徹，輒復條件以聞。唯執事少留聰明，有所未安，教而勿誅，幸甚！

與馬運判書

運判閣下：比奉書，即蒙寵答，以感以作，且承訪以所聞，閣下逮下之周也。皆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又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蓋爲家者不爲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下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市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與在閣下之明，宜已盡知，當患不得爲耳。不得爲，則尙何賴於不肖者之言耶？今歲東南饑饉如此，泮水又絕，其經畫固勞心私竊度之，京師兵食宜審，薪芻百穀之價亦必踴，以謂宜料畿兵之驚怯者，就食諸郡，可以舒漕輓之急。古人論天下之兵，以爲猶人之血脈，不及則枯，聚則疽，分使就食，亦血脈流通之勢也。儻可上聞行之否？

答王伯虎書

辱書問以所疑，如某者何足以語。然聖人君子之行，則嘗聞於先生長者矣。蓋曰：不辱己，不害人而已。不辱己，所以爲有義，不害人，所以爲有仁。若夫操至治之法，責備於叔世，以自絕，與以仁施其身，以及其親，則皆聖人君子之所不爲，不知足下謂當如此否？因出見過得復從容爲左右道之。

答段逢書

段君足下：某在京師時，嘗爲足下道章善屬文，未嘗及其爲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誣章行無纖完，其居家親友愾畏焉，怪某無文字規章，見謂有黨，果哉足下之言也。章固不然。章文學論議，在某交游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銖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宗敝，所賴者此兒耳！」此某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某之所見也。章在京師，避兄而舍，此雖某亦舉之也。宜足下深攻之也。於舉之中，有足矜者，顧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焉，則誰不可誅耶？章之迹固然，然章爲人弟，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章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于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章聞之，輒瞿然章固，有以教某也。其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某家，皇皇焉求相切劘，以免於悔者，略見矣。嘗謂友朋過差，未可以絕，固且規之，規之從則已，固且爲文字自著見，然後已。邪則未嘗也。凡章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不得爲賢者哉？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謗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常多謗，其困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於民，愚者易以謗，謗易以傳也。凡道章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過於聽者也。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於聽者之言，縣

斷賢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以爲不孝，孟子獨禮貌之。孔孟所以爲孔孟者，爲其善自守，不惑于衆人也；如惑於衆人，亦衆人耳，烏在其爲孔孟也？足下姑自重，毋輕議章。

答姚闢書

姚君足下：別足下三年於茲，一旦犯大寒，絕不測之江，親屈來門，出所爲文書，與謁并入，若見貴者然。始驚以疑，卒觀文書，詞盛氣豪，於理悖焉者希，閒而論衆，經有所開發，私獨喜故舊之不予遣，而朋友之足望也。今冠衣而名進士者，用萬千計，蹈道者有焉，蹈利者有焉，蹈私者則否。蹈道者，則未免離章絕句，解名釋數，遽然自以聖人之術，單此者有焉。夫聖人之術，修其身，治天下國家在於安危。治亂不在章句名數焉而已，而曰聖人之術，單此者皆守經而不苟世者也。守經而不苟世，其於道也幾，其去蹈利者則緬然矣。觀足下固已幾於道，姑汲汲乎，其可急於章句名數乎？徐徐之，則古之蹈道者，將無以出足下上，足下以爲何如？

答李參書

李君足下：留書喚引甚渥，卒曰：「教之育之，在執事耳。」某材德薄不能堪，足下望之又何過也？夫教之育之，某之所以望於

人也，足下會某之望乎？豈欲享庭人以壯者之食，而強之負重乎？然足下自言不樂雷，同不喜趨，競審如是，某誠愛焉。誠慕焉，誠欲告足下以所聞焉。曰：其人誠甚，貴有它長，稍近於諛，則疾之若數世之讎，審如是，亦過矣。天下靡靡然，足下之譽，豈少耶？君子不爲已甚者，求中焉，其可也。

答史諷書

前日蒙訪，及以易說一通，且欲責某之一言，以信之天下，大非某智力之所能任也。某於易，嘗學之矣，而未之有得。故雖悅足下志意之高，辭說之明，而不敢斷其義之是非，則何能推其義以信之天下？雖然，足下屬我良重，不可以無說。蓋學者，君子之務本而敦者，聖人之餘事，故學則求之，教則應之，有餘則應，不足則求。蓋有餘而求之者有矣，未有不足而能應者也。蓋見求而不應者矣，未有不求而應之者也。爲足下計，亦志於學而已。學足乎已，則不有知於上，必有知於下；不有傳於今，必有傳於後。不幸而不見知於上下，而不傳於今，又不傳於後，古之人蓋猶不憾也。知我者，其天乎？此乃易所謂知命也。命者，非獨貴賤死生爾，萬物之廢興皆命也。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且足下求以誨人者也，道無求而誨之者，求人而誨之則喪道；喪道以求傳道，則孰取以爲道？足下其試思之。

上邵學士書

仲詳足下數日前，辱示樂安公詩石本，及足下所撰復鑑湖記，啓封緩讀，心目開滌，詞簡而精，義深而明，不候按圖，而盡越絕之形勝，不候入國，而熟賢牧之愛民。非夫誠發乎文，文貫乎道，仁思義色，表裏相濟者，其孰能至於此哉？因環列書室，且欣且慶，非有厚也，公義之然也。某嘗思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驥積故實爲有學，以雕繪語句爲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縹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某幸觀樂安足下之所著，譬由笙馨之音，圭璋之器，有節奏焉，有法度焉，雖庸耳必知雅正之可貴，溫潤之可寶也。仲尼曰：「有德必有言，德不孤，必有鄰。」其斯之謂乎？昔昌黎爲唐儒宗，得子塔李漢，然後其文益振，其道益大。今樂安公懿文茂行，超越朝右，復得足下以宏識清議，相須光潤，有力而不已，使後之議者，必曰：樂安公，聖宋之儒宗也。猶唐之昌黎而勳業過之。又曰：邵公，樂安公之壻也。猶昌黎之李漢而器略過之。則韓李蔣邵之名，各齊驅並驟，與此金石之刻不朽矣。所以且欣且慶者，在於茲焉。郡庠拘率，偶足下有西笑之謀，未獲親交談議，聊因手書，以道欽謝之意，且賀樂安公之得人也。

卷七十六

上田正言書

正言執事某五月歸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吮也，舟與至自汴者，日有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顧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爲淺矣，有疑焉，不以問，何以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爲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竊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卽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瘳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瘳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邪？豈不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邪？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爲執事解者，或造辭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辭而言者，迺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有爲執

事解者，曰：「蓋造辭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于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惓惓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蓋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強之辯，不能爲執事解也。迺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爲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答，不宣。

一一

某聞公卿大夫，才名與寵，兼盛於世，必有大功以當之，否則君子撝之。執事姿略，穎然出常士之表，應進士中甲科，舉方正爲第一，將朝車通舉刺史事，又陳善策，得壘書召，名與寵，不已兼盛於世邪？所未較著者，功爾。本朝太祖，武靖天下，真宗文持之，今上接祖宗之成，兵不釋騎者，蓋數十年，近世無有也。所當設張之具，猶若闕然。重以羌酋梗邊，主上方覽衆策，以濟之。天下舉首戴目，屬心執事者，難以一二計爲執事議者，曰：「朝廷藉不吾以宜，且自贊以植顯效，醜天下屬己之意，矧上惓惓然命之乎？」此固策大功之會也。抑聞之嶮嶮者，易缺，傲傲者，易汙，執事才名與寵，可謂易汙，易缺者，必若策大功，適足宜之而已，可無茂邪？恭惟且幕輔佐天子，秉國事，修所當設張之具，復邊人於安，稱主上所以命之之

意使天下舉首戴目者，盈其願而退，則後世之書可勝傳哉？董仲舒有是才，顧不獲此寵。公孫季有此寵，不成此功。有此寵而成此功者，宜在執事，不宜在它。草鄙之人，不達大體，辱獎訓之厚，敢不盡愚。

謝張學士書

某頓首。某不肖，學不得盡意於文章，仕不得行其所學，苟居竊食，動輒愧心。而世之同好惡者，已云少矣。遇足下於此，最為相盡，義不得諱其不腆之文。過蒙推獎，非所望也。朋友道喪，為日久矣。以某之不肖，行於前而悔於後，自己為多矣。況足下之明耶？每望教督而終未蒙，惟足下不遺以朋友之心見存，不勝幸甚。更數日，遂東去，千萬自愛，不勝愚懷也。

答李秀才書

昨日蒙示書，今日又得三篇詩，足下少年而已能如此，輔之以良師友而為之不止，何所不至。自涇至此，蓋五百里而又有山川之阨，足下樂從所聞，而不以為遠，亦有志矣。然書之所願，特出於名者，古人欲之而非所以先。足下之才，力求古人之所汲汲者而取之，則名之歸，孰能爭乎？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古之成名，在無事於文辭，而足下之於文辭，方力學之而未止也，則某之不肖，何能副足下所求之意邪？

答孫長倩書

孫君足下：比過江寧，家兄道足下雖稔年有奇，意欲務古人事於今世，發為詞章，尤感切今世事，聲華有可畏愛者，語未究，足下來門，見示以文，見責以教誨。觀足下所為文，探足下志信然。獨責教誨為失其所焉爾。古之道，廢踣久矣。大賢間起廢踣之中，率常位庠序狹，萬不救一二。天下日更薄惡，官學者不謀道，主祿利而已。嘗記一人焉，甚貴且有名，自言少時迷喜學古文，後乃大寤，棄不學，學治今時文章。夫古文何傷，直與世少合耳，尚不肯學，而謂學者迷，若行古之道於今世，則往往困矣。其又肯行邪甚貴且有名者云爾，況其下碌碌者邪？反於是，其亦幾何矣。足下何覺之早邪？其亦謀道而不主利祿者邪？語曰：塗之人，皆可以為禹，蓋人人有善性，而未必善自充也。若足下者，充之不已，不惑以變，其又可量邪？走將企望，嗟慕之不遑，於教誨乎何敢？

上杜學士書

竊聞受命改使河北，伏惟慶慰。國家東西南北，地各萬里，統而維之上，十八道，道數千里，而轉運使獨一二人，其在部中，吏無崇卑，皆得按舉。雖將相大臣，氣勢烜赫，上所尊寵，文書指麾，勢不得恣一有罪過，糾詰按治，遂行不請政令，有大施舍，常容而後定。生民有大利害，得以罷而行之，金錢粟帛，倉庾庫府，舟車漕引，凡

上之人皆須我主出，信乎是任之重也！而河北又天下之重處，左河右山，強國之與鄰列，而爲藩者，皆將相大臣，所屯無非天下之勁兵悍卒，以惠則恣，以威則搖，幸時無事，廟堂之上，猶北顧而不敢忽；有事，雖天子其憂未嘗不在河北也。今執事按臨東南，無幾何時，浙河東西十有五州之官吏士民，未盡受察，便宜當行，而害之可除去者，猶未畢也，而卒然舉河北以付執事，豈主上與一二股肱之臣，不惟付予必久而後可要以效哉？且以爲世之士大夫，無足寄以重，獨執事爲能當之耳。伏惟執事名行於天子，而材信於朝廷，而處之宜必有補於當世，故雖某蒙恩德最厚，一日失所，依據而釋然於心，不敢悵望，唯公義之存而忘所私焉。

與孫莘老書

某昨日相見，殊忽忽，所示及信獄事，深思如此難處，足下試思其方，因書示及。今世人相識，未見有切磋琢磨如古之朋友者。蓋能受善言者少，幸而其人，有善人之意，而與游者，猶以爲陽不信也。此風甚可慮。如某之不肖，雖不爲有道計，足下猶當以善言處我，而未嘗有善言見賜，豈以爲不足語乎？足下尙如此，復何望於今世人也？是爲事，某亦雖多復辨論，非敢自強蔽以所職，直以爲不如是，則亦有所未悟，彼此之理，不盡在他人，恐以不能敬受其說，而欲是者因而已。在足下聰明，想宜知鄙心，要當往復窮究道理耳。古之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蓋無朋友，則不聞其過，最患

之大者。況某之不肖，所學者非世之所可用，而所任者非身之所能爲。忍心拂性，苟取衣食，而冒人之寄，屬其大過，宜日日有方理，稽求可以自脫，冀足下時見諭也。鹽稭子搔擾事，幸疏示其詳，不敢作足下文字施行，要約束今後耳。足下既受人民社稷於上官，勢亦不得有所避，避太過，則其事將不直，而職事亦何由理也。如鹽稭子事，悉望疏示，足下職事，然某不敢漏露也。至廳嶺鄉詩，奉寄一覽也。秋冷自愛。

上徐兵部書

向蒙執事界之嚴符，開以歸路，暮春三月，登舟而南，浮江絕湖，縣二千里，風波勁悍，雨潦湍猛，窮兩月乃至家，展先人之墓，事父母於堂，十年榮鬱，一旦釋去，戴執事之賜，此時惟重，還職不時，以懼以慙，然去父母之道，古人所爲遲遲也，不識執事謫之贊之，宜將何如區區之懷，無以自處矣。恭惟執事，寬通精明，鑒著有年，宜留本朝，輔助風教，利權之柄，國家誠重，薦紳之論，猶爲嗟咨，寵靈降集，可拱以俟。伏惟爲國自壽，迓迎休福。某此月治行，承序於左右，在且暮矣。下情無任依歸頌願之至。

上宋相公書

某愚戇淺薄，動多觸罪，初叨一命，則在幕府，當此之時，尤爲無知。自去吏屬之籍，以至今日，雖嘗獲侍燕語，然不能自同衆人。

之數也。閣下撫接顧待，久而加親；及以罪逆，扶喪歸葬，閣下發使弔問，特在諸公之先，而所以顧恤之尤厚。此蓋仁人君子樂於以禮長育成就人材，哀念一日之雅，而忘其終身不肖之醜。顧在私心，宜何以報當閣下以三公歸第，四方奔走賀慶之時，而某尚以衰麻之故，不能有一言自獻，以贊左右之喜。歲時不居，奄及喪除，可以有獻矣，然所能進於左右，乃不過如此。蓋心之委曲，有不勝言，冀蒙有以恕之而已。伏惟閣下以直道相先帝，雖已不在政事之地，然絕德至行，九州四海，所共矜式，朝廷大議，在所謀謨。伏惟爲時自重，幸甚。

上富相公書

某以閣下在相位時，獨蒙拔擢，在常人之情，固以歸德於左右。然某以謂大君子以至公佐天子，進天下士，而某適以不肖誤在選中，閣下非故爲賜也，則某宜不知所得矣。及以不孝得罪天地，扶喪南歸，閣下以上宰之重，親屈手筆，拊循慰勉，過於朝夕，出入牆屏之人，又加賜物，以助其喪祭，然後慨然有感，槩於私心，而雖在攀號摧割之中，不能以須臾忘也。近聞以旌蘇出撫近鎮，而尙以衰麻故，不得參問動止，卷卷之情，何可以勝。日月不處，既除喪矣，而繼以疾病，又念之曲折，迭次不足以自達，故曠日引久而闕然不卽敘感，實冀寬大仁明，有以容而察之而已。伏惟閣下以盛德偉譽，豐功茂烈，爲天下所嚮往，而又忠言讜議，終始如一，此

志義之士，所以尤勤勤於祝頌也。伏惟體道爲國自重，以答輿人之心。幸甚。

上張樞密書

某慙陋褊迫，不知所向，在京師時，自以備數有司，而閣下方斷國論，故非公事，未嘗敢以先人之故，私請左右修子姪之禮。及以罪逆，扶喪歸葬，閣下方以醫藥自輔，哀疚迷謬，闕於赴告，凡此皆宜得疎絕之罪者也。然閣下拊循顧待，既久而加親，追賜手筆，哀憐備厚，當是時，某方纒然在喪服之中，無以冀於全存，故不能有所獻，以謝恩禮之厚。今既除喪，可以敘感矣，然所能致於左右者，不過如此。蓋拳拳之心，書不能言，實冀寬大仁明，有以容而亮之而已。伏惟閣下以正直相天下，期堯戴舜，功不世有，辭寵去寄而退者，一州所以承下風而望其澤，非特門牆小人而已。伏惟爲國自重，幸甚。

上郎侍郎書

某啓：伏念先人爲韶州，明公使按其部，存全浼進，誼固已厚。先人不幸，諸孤困蹙，而又遭明公於此時，閱閱煦煦，視猶子姪，兩世受惠，缺然不報，唯其心不敢一日置也。身賤地遠，又不敢輒以書通左右，得邑海上，道當出越，庶幾進望庭下，解積年企仰之意。失於問聽，到越而後，知安車遷在杭，也不敏之罪，無所辭誅。伏惟

尊明赦之，不違棄絕，以終夙昔之賜幸也，不敢必然覬也。既到職，下拘於法，不得奔走以詞下從者。伏惟以道自諱，下情不任慘慘之至。

一一

某啓：昔者幸以先人之故，得望步趨，伏蒙撫存，教道如親子。奸而夫離門牆，凡五六年，一介之使，一書之問，不徹於隸人之聽。誠以苛禮不足報盛德，空言不能輸欲報之實，願不知執事察不察也。去年得邑海上，途當出越，而問聽之謬，謂執事在焉。比至越，而後知車馬在杭，行自念父黨之憂，而德施之隆，去五六年而一書之不進，又望門不造，雖其心之勤企，而欲報者猶在，而執事之見察，其可必也。且悔且恐，不知所云。輒試陳不赦之罪於左右，願猶不敢必左右之察也。不圖執事遽然貶損手教，重之劓戕突擊之賜，文辭反復，意指勤過，然後知大人君子仁恩溥博，度量之廓大如此。小人無狀，不善隱度，妄自悔恐，而不知所以裁之也。一官自緩，勢不得去，欲趨而前，其路無由，唯其思報，心尙不怠。

上運使孫司諫書

伏見閣下，令吏民出錢贖人捕鹽，竊以爲過矣。海旁之鹽，雖巨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相捕告，則州縣之獄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將衆，無賴姦人，將乘此勢，於海旁漁業之地，播動

艘戶，使不得成其業。艘戶失業，則必有合而爲盜賊，殺以相仇者，此不可不以爲慮也。鄞於州爲大邑，某爲縣於此兩年，見所謂大戶者，其田多不過百畝，少者至不滿百畝。百畝之直，爲錢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百千而已。大抵數口之家，養生送死，皆自田出。州縣百須，又出於其家。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時得者錢也。今責購而不可得，則其間必有鬻田以應責者。夫使良民鬻田以賞無賴，告訐之人，非所以爲政也。又其間必有扞州縣之令，而不時出錢者。州縣不得不鞭棰以督之，鞭棰吏民，使之出錢，以應捕鹽之購，又非所以爲政也。且吏治宜何所師法也？必曰古之君子，重告訐之利，以敗俗，廣誅求之害，急較固之法，以失百姓之心，因國家不得已之禁，而又重之，古之君子，蓋未有然者也。犯者不休，告者不止，糶鹽之額，不復於舊，則購之勢未見其止也。購將安出哉？出於吏之家而已，吏固多貧而無有也。出於大戶之家而已，大家將有由此而破產失職者。安有仁人在上，而令下有失職之民乎？在上之仁人有所爲，則世輒指以爲師，故不可不慎也。使世之在上者，指閣下之爲此，而師之，獨不害閣下之義乎？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閣下之爲方爾，而有司或以謂將請於閣下，求增購賞以勸告者。故某竊以謂閣下之欲有爲，不可不慎也。天下之吏，不山先王之道，而主於利，其所謂利者，又非所以爲利也。非一日之積也。公家日以窘，而民日以窮，而怨常恐天下之勢積而不已，以至於此，雖力排之，已若無奈何。又從而爲之辭，其與抱薪救火，何異？竊獨

爲閣下惜此也。在閣下之勢，必欲變今之法，令如古之爲，固未能也；非不能也，勢不可也。循今之法而無所變，有何不可，而必欲重之乎？伏惟閣下常立天子之側，而論古今所以存亡治亂，將大有爲於世而復之乎？二帝三代之隆，願欲爲而不得者也。如此等事，豈待講說而明？今退而當財利責，蓋迫於公家用調之不足，其勢不得不權事勢而爲此，以紓一切之急也。雖然，閣下亦過矣，非所以得財利而救一切之道。閣下於古書無所不觀，觀之於書，以古已然之事驗之，其易知較然，不待某辭說也。枉尺直尋而利，古人尚不肯爲，安有此而可爲者乎？今之時，士之在下者，浸漬成俗，苟以順從爲得，而上之人，亦往往憎人之言，言有忤己者，輒怒而不聽之，故下情不得自言於上，而上不得聞其過，容所欲爲上，可以使下之人自言者，惟閣下其職，不得不自言者，某也。伏惟留思，而幸聽之。文書雖已施行，追而改之，若猶愈於遂行而不反也。干犯云云。

上浙漕孫司諫薦人書

某今日遂出城以西，度到潤州，必得復望履舄，故不敢造辭以愚起居。明州司法吏汪元吉者，其爲吏廉平，州人無賢不肖，皆推信其行，喜近文史，而尤明吏事，有論利害事一編，今封獻左右，伏惟暇日，略賜觀省。其言有可採者，不以某之言爲妄，則儻可以收備從吏役，使有仕進之望乎？蓋薄惡之俗，士大夫之修行義者

少矣，況身處汗賤之勢，而清議所不及者乎？勸獎之道，亦當先錄小善，務以下流之有善者爲始。今世胥吏士大夫之論議，常恥及之。惟通古今而明者，當不以世之所恥，而廢人之爲善爾。

卷七十七

書

上張太傅書二

某愚，不識事務之變，而獨古人是信。聞古有堯舜也者，其道大中至正，常行之道也，得其書，閉門而讀之，不知憂樂之存乎已也。穿貫上下，浸淫其中，小之爲無間，大之爲無崖岸，要將一窮之而已矣。中不幸而失先人，母老弟弱，衣穿食單，有寒饑之疾，始慚然欲出仕，往即焉而乃幸得，於今年矣。唯是憂患疾疹，筋力之懦，而神明之昏也，學日以落，而廢職之咎，幾不能以免，其敢出所有以求當世貴者之識哉？其亦偷祿焉而已矣。今也執事延之勤問之密，而又使獻其所爲文，其又敢自閉匿，以重不敏，而虛致命之辱哉？謹書所爲原說，誌序書詞，凡十篇，獻左右。夫文者，言乎志者也。既將獻，故又書所志，以爲之先焉。冒犯威重，惟赦之。

某意味淺薄，不知所以爲文，得君子過顧，不能隱伏所短，以終取憐。聞命之辱，輒具以獻，追自悔恐，且得罪戾，而失所以望於君子者。伏蒙執事有時之盛名，而不以矜愚，有使者之重，而不以顯微賤；報書授之，欲其至於道，加賜所作，使得覩而法之，誠見執事之賢於人也。賢與衆人之所以異，不在此其將安在？伏惟執事之用心，持久而力行，則瓌偉閭廓自重之士，將皆願綴於門闕之游，豈獨某哉？其將從某者始也。既拜賜，敢不獻其將然。

上人書

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云者，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自孔子之死久，韓子作，望聖人於百千年中，卓然也。獨子厚名與韓並，子厚非韓比也，然其文卒配韓以傳，亦豪傑可畏者也。韓子嘗語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者者，徒語人以其辭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託以爲作文之本意。且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爲本，以刻鏤繪畫爲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爲器也；不爲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某學文久，數挾此說以自治，始欲書之策而傳之人，其試於事者，則有待矣。其爲是非邪，未能自定也。執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書雜文十篇獻左右，願賜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上凌屯田書

代人作

俞耐，疾醫之良者也。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狼疾焉而不治，則必欲然以爲已病也。雖人也不以病俞耐焉，則少矣。隱而虞俞耐之心，其族姪舊故有狼疾焉，則何如也？未如之何其已，未有可以治焉而忽者也。今有人於此，弱而孤，壯而屯蹙，困寒先大父棄館舍于前，而先人從之，兩世之概，囊而不能藉也。嘗觀傳記至春秋過時而不葬，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則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嚴親之終如此其甚也，今也乃獨以夔故，犯春秋之義，拂子思之說，鬱其爲子孫之心，而不得伸，猶人之狼疾也。奚有聞哉？伏惟執事性仁而躬養，憫艱而悼厄，窮人之俞耐也，而又有先人一日之雅焉，某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也。是敢不謀於繩，不介於人，跋千里之途，犯不測之用，而造執事之門，自以爲得所歸也。執事其忽之歟？

與祖擇之書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爲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

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非流焉則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諄於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諄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某生十二年而學，學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焉。書之策，則未也。聞或惓然動於事而出於詞，以警戒其躬，若施於友朋，禍迫陋庠，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教之，使獻焉。雖自知明，敢自蓋邪？謹書所爲書序，原說若干篇，因敝所聞與所志，獻左右，惟賜覽觀焉。

與孫子高書

子高足下，辱賜教，獎勞甚渥，反復誦觀，慙生於心。某天介疎樸，與時多舛，始者徒以貧弊無以養，故應書於師，名錯百千人中，不願過爲人知，亦誠無以取知於人。獨因友兄田仲通，得進之仲寶二君子，不我愚而許之，朋往往有溢美之言，真疑於人，抑二君子實過，豈某願哉？兄乃板其辭，以爲規，是重二君子之過，而深某之慙也。其敢承乎？兄粹淳靜深，文彩焰然，而摧縮鋒角，不自夸奮，具大樹立之器。人所趨慕，宜擇舉異而朋之，願眷眷於某，豈今所謂同年交者，固皆當然哉？某願從兄游，誠不待同年然後定也。承日與介弟講肄圖史，商較世俗，甚盛。孔子曰：「垂之空言，不

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一私有望於兄焉。此月奉計牒，當度江南十一日，盡室行，江山清華，有可歎愛，無良朋以共之，亦足愜然。春暄職外，奉親自壽。

與孫侂書

某頓首辱書，具感恩意之厚。先人銘，固當用子固文，但事有缺略，向時忘與議定，又有一事須至別作，然不可以書傳。某於子固，亦可以忘形迹矣，而正之云然，則某不敢易矣。雖然，告正之作一碣，立於紫門，使先人之名德不泯，幸矣。子固亦近得書，甚安樂，云不復來此，遂入京，恐欲知，故及此。朱氏事固如足下說，而未祕校，乃已入京考子禮，蓋亦皆如足下之說，但愁痛不能具道。此意以質於賢者耳。銘事子固不以見罪我兩人者，以事有當然者。且吾兩人與子固，豈當相求於形迹間耶？然能不失形迹，亦大善，唯福宜以見示也。某憂痛愁苦，千狀萬端，書所不能具，以此思足下欲飛去，可以言吾心所欲言者，唯正之子固耳。思念思念，千萬自愛。

一

某辱手筆，感媿近亦聞正之喪配，未敢卽問，人生多難，乃至此乎？當歸之命耳。人情處此，豈能無愁，但當以理遣之，無自苦爲也。然此乃某不能自勝者，二年之間，愁黨相仍，居常忽忽不自聊。

勉從俗往還，其心唯欲閉門坐臥耳。欲往奉見久矣，況以書見，趣乎親老，常多病，生事休迫，如坐燒屋之下，不可以一日輟而不圖，其能遠來千里之外乎？欲足下一至廣德，某當走見矣。爲十日之會，亦足以晤言矣。或潤州亦可也。諸侯商論，此不復云矣。正之或來潤，或廣德，不可復以之爲解矣。某甚重去親側，若正之難來，此亦無所係著，但至潤及廣德，尤爲易耳。

三

某到京師已數月，求一官以出，既未得所欲，而一舟爲火所燔，爲生之具略盡，所不燔者人而已。家人又頗病，人之多不適意，豈獨我乎？然足下之親愛我良厚，其亦欲知我所以處此之安否也，故及此耳。知與公蘊居甚適，何時當邂逅，以少釋愁苦之心乎？且頗以書見及，某自度不能，數十日亦當得一官以出，但不知何處耳。子高當已入京，不知得及相見於京師否？諸不一，千萬自愛。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爲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爲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臣；爲之師，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爲君，臣不知所以爲臣，人之類其

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爲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恥在舜下。雖然，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斂，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某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爲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爲之師，某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二

惠書何推褒之隆，而辭讓之過也！仁人君子有以教人，義不辭讓，固已爲先生道之。今先生過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自辭，孟子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者，謂無諍中而爲有之者，豈先生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母爲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夫謗與譽，非君子所卹也，於適義而已矣。不曰適於義，而唯謗之卹，是薄世終無君子，唯先生圖之。示詩質而無邪，亦足見仁人之所存，甚善甚善！

答孫元規大資書

某不學無術，少孤以賤，材行無可道，而名聲不聞於當世，巨公貴人之門，無可進之路，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通。以故聞閣下之名於天下之日久，而獨未嘗得望履於門。比者得邑海上，而

聞左右之別業，實在做境，猶不敢因是以求聞名於從者卒。然蒙賜教，讀之茫然不知其為媿且恐也。伏惟閣下危言讜論，流風善政，簡在天子之心，而諷於士大夫之口，名聲之盛，位勢之尊，不宜以細故苟自貶損。今咳唾之餘，先加於新進之小生，疑左右者之誤，而非閣下之本意也。以是不敢即時報謝，以忤聽聽，以累左右，而自得不得之誅，願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今茲使來，又拜教之辱，然後知閣下真有意其存之也。夫禮之有施報，自敵以下不可廢。況王公大人而先加禮新進之小生，而其報謝之禮缺然者久之，其為罪也大矣。雖聰明寬闊，其有以容而察於此，而獨區區之心，不知所以裁焉。

答孫少述書

少述足下：某天稟疎介，與時不相值，生平所得，數人而已。兄素固知之。置此數人，復欲強數，指不可謂。唯接兄之日淺，而相愛深，別後焦然，如失所憑。兄賜問者八九，奉答卒不過一再而已。以為吾黨之相與，情誼何如爾。問之密疏，不足計也。不然，今之游交竿牘之使，午行於途，豈某於兄，顧不能計。此月十二日，抵真州，明日當舟行，無事當為朱先生綾字，且廢所賦詩以寄元珍。六月代去，民先受郡辟，為之奈何。近日人事，可嗟可怪者衆，何時見兄論之。春暄自重。

答王該秘校書

某不思其力之不任也，而唯孔子之學操行之，不得取正於孔子焉而已。宦為吏，非志也。竊自比古之為貧者，不知可不可耶。今之吏，不可以語古，拘於法，限於勢，又不得久以不見信于民，源源然日入貧惡，僭令孔子在，與之百里，尚恐不得行其志於民，故凡其之施設，亦苟然而已，未嘗不自愧也。足下乃從而譽之，豈其聽之不詳耶。且古所謂蹈之者，徒若是而已，耶殆不若是而止也。易子之事，未之聞也。幸教之，亦未敢忽也。

一一

某頓首。自足下之歸，未得以書候動止，而以慰左右者之憂。乃辱書，告以所不聞，幸甚。如見譽，則過其實甚矣。告者欺足下也。其尤顯白不可欺者，縣之獄，至或歷累月而無一日之空，屬民治以苟自免，以得罰者以十數，安在乎民之無訟，而服役之不辭哉。且某之不敏，不幸而無以養，故自縻於此。蓋古之人有然者，謂之為貧之仕，為乘田。曰：「牛羊蕃而已矣。」為委吏，曰：「會計當而已矣。」牛羊之不蕃，會計之不當，斯足以得罪。牛羊蕃而已矣，會計當而已矣，亦不足道也。唯其所聞，數以見告，幸甚。

答張幾書

張君足下：某常以今之仕進，爲皆誦道，而信身者，顧有不得已焉者，捨爲仕進，則無以自生，捨爲仕進而求其所以自生，其誦道有甚焉，此固某之亦不得已焉者。獨嘗爲進說，以勸得已之士焉，得已而已焉者，未見其人也。不圖今此而得足下焉。足下恥爲進士，貴其身而以自娛於文，而貧無以自存，此尤所以爲難者。凡今於此，不可毋進謁也。況如某，少知義道之所存乎？今者足下，乃先貶損而存之，賜之書，詞盛指過，不敢受而有也。惟是不敏之罪，不知所以辭，敢布左右，惟幸察之而已。

答楊忱書

承賜書，屈欲交之，不知其爲懼與媿也，已又喜焉。聞君子者，仁義塞其中，澤於面，浹於背，謀於四體，而出於言，唯志仁義者，察而識之耳。然尙有其貌濟，其言匱，其實濟者，非天下之至察，何與焉？某嘗窮觀古之君子，所以自爲者，顧而自忖其中，則欲然，又思昔者得見於足下，俯數刻爾，就使其中有絕於衆人者，亦未嘗得與足下言也。足下何愛而欲交之邪？或者焯然察其有似邪，夫顧而自忖其中，則欲然，其爲貌言也，乃有以召君子之愛，宜乎不知其爲懼與媿也。然而足下自許不妄交，則其交之也，固宜相切以義，以就其人之材，而後已爾。則某也，甚有賴其爲言也，可以已邪？

答陳柅書

某啓：伏蒙不遺不肖，而身辱先之，示之文章，使得窺究其所蘊，又取其所以應見問者，序而存之，以寵其行，足下之賜過矣，不敢當也。某懦陋淺薄，學未成而仕，其言行往往背戾於聖人之道，擴而後復者，非一事也。自度尙不足與庸人爲師，況如足下之材，良俊明，安能一有所補邪？雖然，足下過聽所序而存者，或非某所聞於師友之本指也，則義不得默而已。莊生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累其心，此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說，則其爲亂大矣。墨翟非充然詆聖人，而立其說於世，蓋學聖人之道而失之耳。雖周亦然。韓氏作讀墨，而又謂子夏之後，流而爲莊周，則莊墨皆學聖人而失其源者也。老莊之書具在，其說未嘗及神仙，唯葛洪爲二人作傳以爲仙，而足下謂老莊潛心於神仙，疑非老莊之實，故嘗爲足下道此。老莊雖不及神仙，而其說亦不皆合於經，蓋有志於道者，聖人之說博大而闊深，要當不遺餘力以求之。是二書雖欲讀，抑有所不暇，某之所聞如此，其離合於道，惟足下自擇之。

答余京書

某行不足以配古之君子，智不足應今時之變，竊食窮縣，而

無勢于天下，非可以道德而謀功名之合也。今足下貶損手筆，告之所存，文辭博美，義又宏廓，守而充之，以卒不遷，其至可量。願告之，非其所推覆之語，不以實稱，類有以不敏敗足下者。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不知人也。」此亦足傷足下知人之明，獨媿而已，不敢當也。

答王景山書

某愚不量力，而咄古人之學，求友于天下久矣。聞世之文章者，輒求而不置，蓋取友不敢須臾忽也。其意豈止於文章耶？讀其文章，庶幾得其志之所存，其文是也，則又欲求其質，是則固將取以爲友焉。故聞足下之名，亦欲得足下之文章以觀。不圖不遺面惠賜之，又語以見存之意，幸甚幸甚。書稱歐陽永叔尹師魯蔡君謨諸君以見比，此數公今之所謂賢者，不可以某比。足下又以江南士大夫爲能文者，而李泰伯會子固豪士，某與納焉。江南士大夫良多，度足下不徧識，安知無有道與藝，閉匿不自見於世者乎？特以二君槩之，亦不可也。況如某者，豈足道哉？恐傷足下之信，而又重某之無狀，不敢當而有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聖人之言如此，唯足下思之而已。聞將東游，它語須面盡之。

卷七十八

書

答郝大夫書

承教，并致令嗣埋瘞祭文，發揮德美，足以傳後信今，感惻豈可勝言！衰疾倦於人事，惟頃見令嗣數邀請之心所愛，尙不知應接之勞也。不圖奄忽，遂隔生死，言及於此，祇傷慈念，然壽夭有命，悲痛無補，惟當以理自開釋耳。無緣會晤，千萬良食自愛。

與章參政書

自聞休命，日與賢士大夫同喜。承誨示，重以感愧，又喜動止多福！某外尸榮祿，幸可以小愒，而痞喘稍瘳，即苦耆眩。投老殘年，況不復久。唯祝公爲時自愛，勉建功業，稱明主眷遇而已。書不逮意，想蒙恕亮。

與王宣徽書

某頓首再拜：阻關門牆，浸彌年月，惓惓鄉往，豈可勝言！某屏居已闕，衰疾日嬰，闕於修問，想蒙矜恕。北部衙校，偶至北山，得聞比日動止康豫，深慰鄰情也。南北遼闊，無緣進望，履舄惟冀爲時倍保崇重，無任禱頌之至！

某頓首再拜，留守宣徽太尉台座。久遠言侍，豈勝瞻仰。山川阻闊，修問曠疎。竊惟尊體動止萬福，門內吉慶，新正伏冀為國自重，下情禱頌之至，不宣。

三二

某惶恐再拜，伏承屢求自佚，聖上貪賢，想必未遂高懷。無緣造詣，豈勝企仰。某衰疾日積，待盡巨闕，每荷眷記，但深感切。

與彭器資書

某啓：數得會晤，深以慰釋。適當垂闊，豈勝係戀。衰疾無緣，道路且為道自愛，謹勒此以代而敘。

與程公闢書

某啓：比承故人遠屈，殊以不獲從容為恨。更煩專使，既以好看，豈勝感悵。陰晴不常，寒暄屢變，尤喜跋涉，動止安豫。平字韻詩，不敢違指，聊供一笑。集古句亦勉調來，論不足傳示也。尙此阻闊，惓惓可知，千萬自愛，以副情禱也。不宣。厚之康強，必數相見，久欲致書，未果，幸因晤語，為道惓惓也。

與李修撰書

復北

某啓：比得奉餘論，殊以不從容為恨。忽復改歲，豈勝思仰。乃煩枉教，慰感何可復言。尤喜動止多福，日冀別膺休命，得展晤於巨闕，未間良食，自壽不宣。

與徐賢良書

某叩首：罪逆苟活，向蒙賢者不以無狀，遠賜存省，區區哀感，所不可言。自後日欲修問，而乃重煩手教，先加撫慰，重以愧惻也。從是北征，計在勿月，過潤去此甚近，以几筵之故，無由一王窺口，奉候瞻向之情，可以意知也。自別後不復治禮，亦時時體中疾病，諸非面見，何可言也。千萬自愛，數以書見及，幸甚。尊兄支福不及別削也。

與楊蟠推官書

某頓首：推官足下。辱手筆，所以見教者過當，不敢當。蓋某不為通乎道者，曰有志乎道可也。方當求正乎人，其敢正人乎哉。讀足下之文，但知畏之而已。足下固嘗得賢人者而師之，願造請而問焉，以私故未遑，謹奉手啓不宣。

一一

某頓首：區區之意，已白左右，卒不見亮，而相責望加焉，夫豈敢有愛哉！特無以當所欲耳。雖然，得聞將試進其疑者，亦冀足下或有以聞之，不宣。

與孟逸秘校手書

某頓首：仲休兄足下：自京師奉別於今，已八九年，事物之役，少休息時，不得馳問，但增勤企，忽得書，乃知尚滯下邑，幸得會合，歡慰固無量。願忝一日之雅，而以公函見賜，竊慙作不知所謂也。拜見在近，千萬自愛！他留面陳。

二

某頓首：昨日以旱事奉報，既而且以書抵王公，言「今旱者皆貧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諸富民之有良田，得穀多而售數倍之者，貧民被災，不可不恤也。」一度治所已接狀矣。然民既爲使者所沮，得無貧懦力不能復自訴者乎？唯念之也。田必已入城矣，前洽宿松事，何其詳也。錦鷄更求兩雌，不欲忤物性耳。秋涼自愛！

三

某頓首：數日得奉談笑，殊自慰！別後懷渴殊深，伏惟動止萬福。向所領得感作，當有元給之直，幸示下，不然則魯由是不贖人矣。按田良苦，惟寬中自愛，兩日稍寒矣，尤宜自愛！

四

某頓首：到郡忽忽，欲一詣邑奉見，尙未果，伏惟動止萬福！歲飢如此，幸得賢令君相與爲治，宜不至有失所者。然聞富室之藏，尙有所閉而未發者。切以謂方今之急，閣下宜勉數日之勞，躬往隱括而發之，裁其價以予民，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悠悠之議，恐不足卹，在力行之而已。不知鄙見果可行否？幸一報有以見教，幸多及屯田。尊侯萬福，不及上狀。不知端州何時可以到此？欲及其將至，使人以書迓之，幸一爲致問，示及，不久得奉見，未爾自愛！

五

某頓首：某不肖，學不得盡意於文章，仕不得行其所學，苟居竊食，動輒愧心，而世之同好惡者，已云少矣。遇足下於此，最爲相盡，義不得諱其不腆之文，過蒙推獎，非所望也。朋友道喪之日久矣，以某之不肖，行於前而悔之於後，自己爲多矣。況足下之明邪？每望教督，而終未蒙，惟足下不遺以朋友之義，見存，不勝幸甚。更數日，遂東去，千萬自愛，不勝思懷也！

六

某頓首：辱書感慰，想按田勞苦，乞自愛。惟下戶所得亦不多，

又誠可哀！至於豪右，雖所獨至少，未爲損也。仁明審處之而已。賈利甚好，但某亦自質卻數十千，恐不免嫌謗也。邑中俱痛繩之，豈有不從者乎？按置一二，人自然趨令矣。日夕思一見無由，聞常因檢覆至近郊，能入城否？或欲入城，憚請謁之煩，卽至近郊，可示諭當走城外奉謁也。

七

某頓首：辱書感慰！非兄之愛厚，何其能勤，勤不忘如此也！奔走南北，而事多不能如心，去就之際，未知所擇，安能無勞於心邪？不知兄代者何時到乎？春喧，千萬自愛，以慰鄙懷也。時以書見及，不勝幸願！

八

某頓首：近別殊思渴！雨不足遽止，爲之奈何？兩日欲作書往，而私門不幸，再得小功之計，愁苦豈可以言說邪？元規得南信否？昨日報之，當更重其愛思，然恐其急於得實，又當走人往候之。故耳。前日所議云：何欲以公往，可否？然元規方內愛，暇議此否？此決無害事，但已之爲不可耳。更裁之，黃任遺書，煩送去，無聊上問，不謹，幸憐察！

九

某頓首：幸以一日之雅，而每辱以公禮見加，非所望也。蒙諭其曉盛意，與監若行，辭不難也。至於閣下治行，自爲諸公所知，不患無知己也。惟以道自釋，餘留而究也。蠶絲之入，今歲如何？邑亡歲之凶，固賢令仁作政治之所及也，竊以爲恩！

與樓郁教授書

某竊邑無狀，每月隱度，宜得罪於賢者，敢圖不遺，辱賜手筆，而副以褒揚之辭乎？此乃重某之不肖，使不得聞其過惡，而非所以望教誨之意也。足下學行篤美，信於士友，窮居海瀕，自樂於屢空之內，此某所仰歎也。

答王逢原書

某啓：不見已兩月，雖塵勞汨汨，企望盛德，何日忘之！忽辱惠書，承以論語義見教，言微旨奧，直造孔庭，非極高明，孰能爲之？仰美仰美，近蒙子固夷甫過我，因與三公同觀，尤所歎服，何時得至金陵，以盡遠懷，不宣。

答王致先生書

某頓首：先生足下：久不見顏色，傾渴無量。蒙賜手筆，存獎尤過，新將願慰民望，固幸甚！足下無事於職，而愛民之心，乃至於此，可以爲仁矣！他留而陳，忽忽不謹。

回文太尉書

某再拜，留守太尉儀同台座。久遠言燕，豈勝悵仰山川阻關，久曠馳問，仰惟尊體動止萬福。丘園衰疾，候望無階，唯冀為時倍保崇重，下情祝望之至不宣。

回元少保書

某啓：比承存問，不敢因郵敝感日調，營從之東，馳布悃愾。專使臨門，誨諭稠疊，區區感激，何可具言。承動止康寧，深以為慰。相望數驛，而衰憊日滋，無緣馳詣，但有鄉往。若春氣暄和，乘興遊行，得陪几杖，何幸如之。未爾閒伏，乞良食自重。不宣。

一一

某啓：久闕修問，豈勝企仰。新歲想膺多福，貴眷各吉慶。山川相望，拘綴無緣造晤，冀自壽重，以副惓惓也。程公闢想日得從容也。

答范响提刑書

某啓：久阻關，豈勝鄉往。承誨諭示及，知舟馭已在近關，良喜動止萬福，冀得瞻晤，又重以喜，餘非面敝不悉。

一一

某啓：承營從數辱丘園，得聞餘論，多所開釋。戒行有日，適以服藥，疲頓不獲追路，豈勝愧悵。冒涉方遠，冀良食自壽，以慰係戀。謹奉啓，以代面敝。

答孫莘老書

某啓：丘園自屏，煩公遠屈，衰疾不獲奉迓。仰惟營從跋涉勞苦，謹遣人馳此奉候。不宣。

答俞秀老書

某啓：比嬰危疾，療治百端，僅乃小愈。竊聞秀老亦久伏枕，近纔康復，不知營從何時如約。一至乎歲盡當營理，報寧康舍，以佗遊悒。餘非面敝不悉。未相見，聞自愛。令弟見訪，闕於從容，及間邀之，已過江矣。聞不久復來，不及別幅也。

答宋保國書

某啓：使人三至，示以經解，副之佳句，勤勤如此，豈敢鹵莽，以虛來旨。所示極好，尚有少疑，想當從非久淹於符籙，冀異時肯顧。我可以究懷未爾為時自愛。不宣。

答熊伯通書

某啓幸得會晤，豈勝欣慰！遽復乖闕，實深悵戀！明日當展親墓，不獲追送，瞻儀旌旆，重增愧恐，唯冀爲時自重，度非久北還，餘非面敘，不可宣究也。

一

某啓久欲相送於崇果，適值展墓，今日聞舟師尙次淮濱，猶欲與兄弟一往，而疲憊殊甚，勝近之情，何可具言。重煩誨諭，感激沈氏書，卽馳送，幸託婚姻之末，豈勝欣慰。冬寒，跋涉自愛，想公非久淹南方，冀復朝夕會晤於此，爲時自愛不宣。

答蔣穎叔書

阻闕未久，豈勝思渴！承手筆訪以所疑，因得聞動止，良以爲慰。如某所聞，非神不能變，而變以赴感，特神是耳。所謂性者，若四大是也。所謂無性者，若如來藏是也。雖無性而非斷絕，故曰一性，所謂無性曰一性。所謂無性，則其實非有非無，此可以意通，難以言了也。惟無性，故能變；若有性，則火不可以爲水，水不可以爲地，地不可以爲風矣。長來短對，動來靜對，此但令人勿著爾。若了其語意，則雖不著二邊，而著中邊，此亦是著。故經曰：「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長爪梵志一切法不變，而佛告之以受與不受，亦不

受，皆爭論也。若知應生無所住心，則但有所著，皆在所訶，雖不涉二邊，亦未出三句。若無此過，卽在所可三十六對無所施也。妙法蓮華經說：「實相法」，然其所說，亦行而已。故導師曰：安立行淨行，無邊行上行也。其所以名芬陀利華，取義甚多，非但如今法師所釋也。佛說有性，無非第一義諦；若第一義諦有卽是無，無卽是有，以無有像計度言語起，而佛不二法，離一切計度言語，謂之不二法，亦是方便說耳。此可冥會，難以言了也。

卷七十九

啓

賀韓魏公啓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節，磨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充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觀瞻，孰不慶羨！伏惟某官，受天間氣，爲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命，總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爲國之安危。越執鴻臚，遂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爲大恥，以國本不建爲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宸衷荒迷，慈聖以謙沖退託。內揆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機。國有危疑，人以靜一周

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政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爲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救寧四方，岌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盛。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爲特美。某久叨庇賴，實預甄收，職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自絕於高閔，非敢忘於舊德。逃聞新命，竊仰退風，瞻望門闕，不用鄉往之至。

賀致政文太師啓

伏審明制閔煩，安車歸憩。位在三師之首，名兼兩鎮之崇。謨告敷聞，具瞻胥慶。豈惟永休，竊仰高風。恭惟致政儀同太師，聲冠時髦，望隆國棟。天應時而生德，帝考實而念功。滿何漢之宗臣，方叔周之元老。龍靈莫二，宜受社之難窮。懇憫有加，遂留賢而弗獲。瞻承雖阻，企慕實深。

賀留守侍中啓

伏以露章有請，辭讓甚堅。遂迴渙號之孚，以徇撝謙之美。爰舊衍食，舊鎮撫臨。雖非朝廷，何以報功之心。茲見君子，廉以激貪之節。高風所泊，薄俗以敦。恭惟留守太保侍中，躬將明之才，出逢開泰之運。謀王體，秉執事權。勳庸已著於三朝，龍祿具膺於多祉。惟時出處，存世表儀。未遑慶賡之修，首辱古書之貺。永言感戴，實被惻悼。

賀留守王太尉啓

恭聞孚號，崇獎善明。肇建節旄，再司管籥。匪周邦之獨巖，乃黎獻之交欣。伏惟留守太尉，朝廷偉材，宗廟貴器。華開既大，龍祿用光。取甘茂之十官，最先諸老。問季友於兩社，乃允具瞻。將壇之拜，既崇公衮之歸。豈晚某舊蒙誠拔，尙阻趨承。踴躍之私，實爲僭百。

賀致政趙少保啓

竊審抗言辭寵，得謝歸榮。繇西省諫諍之官，序東宮師保之位。殿庭鳴玉，尙仍前日之班。里舍揮金，甫遂高年之樂。伏惟慶慰。資政少保，懋昭賢業，寅亮聖時。伯夷之直惟清，仲山之明且哲。所居之名赫赫，豈獨後思。爾瞻之節巖巖，方當上輔。遂從雅志，實激貪風。未卽披承，徒深欽仰。

賀呂參政啓

竊聞明命，登用大儒。是宜夷夏之交歡，豈特親朋之私慶。某官以君子之器，值聖人之時。直道正言，石投水而必受。浮辭詖行，雪見靦而自消。果膺夢卜之求，式受鈞衡之任。王功方就，庶無一實之虧。國勢已安，更加九鼎之重。豈徒憲好，過示撝謙。冀同雅操之堅，以稱茂恩之厚。

回謝王參政啓

伏審光被上恩，寵參國論。明綰放告，庶位交忻。歷選迂衡之君，嚮咨當軸之輔。尚尤遠之敢弼，則曰汝無後言。欲譽問之能宣，則曰予有疏附。厥懷協濟，乃稱具瞻。當盛德之日躋，攬衆材而時舉。懋膺休顯，尤屬耆明。恭惟參政侍郎，秉哲在躬，推仁及物。告嘉謀于后學，皆會於本原。揚乎號于庭，必稽於典要。以陳善閉邪之賴，應贊元經體之求。重念羈單，最稱奮舊。牽絲一府，久承論議之餘。持囊三朝，常出踐更之後。復叨榮於並命，茲竊幸於爲僚。曲荷至懷，先貽重問。方勸同寅之志，敢忘胥顧之勤。

賀章參政啓

承聞大號，登用正人。國論所歸，帝舉時當。伏惟參政諫議，素所蘊蓄，實在生民。久於翰澤，乃遇明主。遠大蓋存乎道，術緒餘宜見夫功名。湖海殘生，門闕末契。方士師之未立，可謂曰知於樂正之有爲。云胡不喜更荷誨言之無間，但慚慶禮之不先。

免參政上兩府啓

忽奉明綰，仲參大政。蒙恩則厚，撫己不遑。切以聖明之時，尤艱輔弼之任。置人或誤，累上非輕。內揆拙疎，仰慚優渥。雖已陳情而懇避，猶疑渙汗之難迴。敢竭咨衷，更煩公議。伏惟某官，望隆熙

王安石全集 卷七十九 啓

世，謀協睿聰。儻矜一介之誠，願借半辭之助。使安常分，無忝盛時。亦所以正選用之謬，不獨荷保全之私惠。

答高麗國王啓

伏以畿疆阻隔，觀止無階。道義流聞，瞻言有素。使膺及國，舉寶在庭。速以好音，中之嘉惠。容存卽厚，慰感實深。恭惟大王，膺保德名，踐修猷訓。纂榮懷之舊服，襲壽豈之多祥。冀順節宣，架綵福履。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罷相出鎮回謝啓

比奉制恩，許還宰柄。妨賢廢事，但淹歷於歲時。辭劇就安，更叨逾於節數。受方國蕃宣之寄，兼將相威儀之多。在於無功，是謂叨寵。此蓋留守太師，忠能與善，美務成人。願惟疲曳之餘，每賴推揚之助。得紆符綬，歸責上園。仰玷寵光之私，實踈分願之素。

謝皇親叔敖啓

比者叨被命書，延登揆路。方至神之獨運，追羣聖以上行。哀典所加，治功宜稱。願薄材之雜遘，豈高位之敢安。甫集愧懷，遽承優問。拜嘉甚寵，鉸感奚勝。

賀韓史館相公啓

二五

伏覲制命，登用臣宗。大忠當興，業正欣賴。伏惟慶慰！恭惟史館相公，世載賢業，躬合聖時。道直方而行以不疑，氣剛大而養之無害。逮專國柄，實佑帝庭。貪夫以廉，惟伯夷之行是效；枉者更直，則成混之舉可知。某舉久曠舊恩，尚竊榮祿。以承流而自効，知馳驅之所歸。

回留守太尉賀生日啓

閩史記時，永念劬勞之報；牙兵傳教，乃蒙慰賜之加。仰荷容憐，豈勝感惻。伏惟判府留守太尉，望隆國棟，聲冠時髦。如猷畝之餘生，乃門闈之舊物。尙負品題之賜，每愧愚悖。敢圖恩紀之施，未遭幽遠。仰承嘉惠，增激懦衷。

除參知政事謝執政啓

比者登備近司，與聞大政。誤膺休命，良積媿懷。竊念某早以孤生，出階賤仕。稍蒙推擢，遂至叨逾。久於侍從之班，初乏論思之效。皇明繼照，符守外分。亟被召還，得參勸講。已汗禁林之選，更陪宰席之延。據非其宜，知有所自。此蓋伏遇某官，貫行忠恕，啓佑善良。因令危拙之身，亦與訐謖之地。敢不自致進爲之義，庶以上同經濟之心。

回王參政免啓

伏審升拜帝恩，進陪國論。孚號布宣於朝位，歡言騰溢於士林。早與朋游，實先慶忭。恭惟某官，元精發秀，沖氣鍾利。贊密命於三朝，驚隆名於四海。大忠無拂，常深簡於上心；經德不回，非外移於衆口。久著庇民之施，果膺輔轡之求。方當上同扶世之猷，庶以自免。瘵官之責，過煩重簡，曲喻至懷。冀回揆以就工，遂協謀而許國。

參知政事回宗室賀啓

比者叨被上恩，使陪國論。惟才能之淺陋，荷眷遇之特殊。遜避弗容，省循知畏。此蓋伏遇某官，道存博愛，志務上同。肩許國之至懷，樂推賢而與共。因令孤拙，得冒寵靈。先蒙慶問之勤，尤積媿顏之厚。

回曾簽書免啓

伏審顯膺優詔，進貳中樞。伏惟歡慰！某官鍾才宏遠，逢運休明。夙東注於宸心，克將明於王政。乃實民瞻之地，實資世濟之才。明命誕敷，師言咸允。而剡章上奏，辭寵更堅。惟祇若於王休，庶共釐於邦采。

上執政辭僕射啓

竊以中臺揆路之要，左省侍班之崇。以疇茂勳，乃稱公論。某

誤尸宰事，久曠天工。方慙莫副於具瞻，豈意更叨於殊獎！比陳愚款，未賜俞音。伏惟某官仁在曲成，義惟兼善。特借半辭之助，庶逃庸授之尤。

除宰相上兩廣大王免啓二

伏奉制命，特授（云云）綸紱之言，布宣於朝廷；鈞衡之任，總率於臣工。必收特出之才，乃稱具瞻之實。某叨塵事任，參豫政機，雖有許國之愚忠，初無濟時之明效。久思自弛，以免庶尤。敢圖容注之私，更冀辨章之地。方蒙曲論，未獲終辭。伏望某官深亮懇誠，俯垂憐惻。少借半辭之助，以紓曠責之愆。

二

竊以鈞衡之任，實總於百工；苟非經濟之材，曷熙於庶績！某曩叨柄用，已乏事功。方追虛責之尤，豈稱具瞻之實。敢圖隆眷，未獲固辭。伏惟某官仁以曲成，義惟兼濟。願借重言之助，庶逃虛授之愆。

回謝舍人啓

伏審詔試公府，書命帝庭。茂對明綽之恩，遂膺顯服之賜。豫遊惟舊，懷慰良多。舍人美行邁倫，高材濟務。自翺翔於朝路，實熠燿於士林。孚號載揚，抑虞惟允。未皇贊喜，特在鳴謙。感愧之私，敷

言曷罄！

回韓相公啓

伏審祇服命書，已臨使府。來章得請，尤欣閭里之還；舊俗去思，胥慶旌麾之入。伏惟某官，氣凝簡厚，學造本元。忠義著於三朝，功名垂於一代。銅臺坐鎮，居多恬養之休；棠訟日清，久被仁漸之化。未遑馳慶，先辱貽書。惕然汗顏，俯以拜覲。其爲感戴，實倍惻悰。

回文侍中啓

伏審顯奉制書，榮遷官秩。暫解樞衡之密，出分藩輔之憂。伏惟某官，器範曠夷，才猷敏著。三朝之茂烈，爲一代之宗工。遽辭機務之繁，屢貢近藩之請。詔音賜可，願志願之莫違；寵數有加，唯德功之宜稱。豈期明哲，尙屈謙虛。況當成命之行，允協僉言之望。冀迴冲守，以對茂恩。

卷八十

啓

回賀冬啓三

伏以七始載華，三微遂著。方明主撫辰之盛，宜哲人膺祉之

多。恭惟儀同太師，一代宗工，三朝壽俊。適履新陽之盛，備膺諸福之歸。屬以嬰軻，阻於稱壽。瞻瞻祝頌，實倍等夷。

一一

伏以四序密移，一陽來復。氣驗管灰之應，官書雲物之占。伏惟某官，佐主以將明之材，庇民以平易之政。踐揚樞要，時所具瞻。就立功名，老方益壯。甫臨穀旦，宜介多祥。邈無薦壽之由，第切馳情之極。

三二

伏以陽明初復，圭景寢長。惟勳德之並隆，宜福休之萃至。某官材高百辟，望重三朝。收善世之榮名，往蕃王室。暢經邦之遠業，復荷天衢。延殿台華，彌增善頌。

回賀正啓二

伏以杓回寅位，德盛木行。物乘引達之陽，朝布始和之令。伏惟留守司徒侍中，深忠許國，令德在民。方穀旦之甫臨，宜春祺之協應。某方茲居里，適阻造門。願敘慶之弗追，在馳誠而曷已。

一一

伏以杓回寅位，德盛木行。品物時亨，吉人類長。伏惟某官元

功致主，茂德宣民。烝庶之所詠歌，神明之所輔相。甫臨穀旦，宜介吉祥。稱慶未遑，鳴謙遽及。感銘之素，敷敘何殫。

三二

肇履歲端，始和治本。惟國元老，荷天純休。伏惟某官，抗志極高，守氣甚約。措之事業而盛大，發爲聞望而輝光。暫息佞藩，佇還宰席。瞻馳頌頌，倍百等夷。

賀文太師啓

伏以歲旦更始，物得以生。當命相布德之時，乃使民觀象之月。伏惟致政儀同太師，王纘之事，天降之才。冕服命圭，極上公之貴號。神旗豹尾，總全魏之嘉師。宜獲相於厚，爰以時膺於戩。穀。某限以病居在遠，慶賀無階。同善頌於輿人，以自輸於微志。

謝知制誥啓

據非其稱，慙甚於榮。切以通會朝之籍於禁中，出誥命之書於天下。自昔必求乎良士，方今尤謂之美官。非夫能道先王之言，及通當世之務。文章足以潤色，知術足以經綸。一有誤居，必乖衆論。某素出貧賤，偶遭盛明。讀書雖勤，未免是古之累。更事雖久，終無適時之才。製作淹遲而不工，思慮短淺而不敏。有此一物，自足窮於多士之時。兼是四端，豈宜辱於瀛臣之列。此蓋伏遇某官以

忠純翼戴，以寬大甄收。謂其引分而無求，儻或負能而有待。因加獎借，使得超踰。蓋大公之賜所加，唯至誠之報爲稱。敢不內盡致身之德，庶以上同許國之心。

回謝館職啓

奉膺明詔，綜理祕文。凡與交游，舉同慶慰！惟館閣圖書之府，實朝廷俊乂之林。或起賢良進士之高科，或出公卿大臣之列薦。因循流弊，稍容濫進。於平時選用，較難多得真才。於近歲，蓋爲其謀謨之已審，故不必課試而後知。某官以其高之資，加至美之行。服異能於大衆，蓋已千人積素望於明時，固非一日。鉅工所以極論而無避，先帝所以特用而不疑。雖列職書林，於償未塞；然奮功朝路，其進可量。未獲造門，先承枉駕。私懷感惠，豈易敷言！

知常州上中書啓

將母之求，屢關於聽。覽長民之寄，終累於陶甄。勢則便安，心焉震悸。蓋聞抱關擊析，所以待士之爲貧；旨罇蒙繆，所以處人之有疾。其志卑者其獲少，其能薄者其任輕。自非審分以取容，則必近刑而速謗。如某者，湮淪素業，邀會時恩。備官牧人，既以貧而擇利；奉使畿縣，又以疾而告勞。甚矣能薄而志卑，宜乎任輕而獲少！尙蒙優詔，猥備方州。自惟缺然，何以稱此？茲蓋伏遇某官，上同一德，而以寬裕處心；旁燭萬情，而以平均待物。遂令疎賤，亦至叨逾。

永惟憂國之所存，獨可勤民而上副。顧今州部，已遠朝廷。田疇多荒，守將數易。教條之約束，人無適從；簿書之因緣，吏有以肆。惟是安庸之舊，當茲凋瘵之餘。自非上蒙寵臧，少假歲月，則牧羊弗息，彼將何望於少休！畫土復境，此亦無逃於大譴。更期元造，終賜曲成！

知常州上監司啓

蒙恩寬裕，得郡便安。誨日造官，以身受察。竊念某鄙陋之質，拙疎於時。聞先子之緒餘，慕古人之名節。阻勉仕宦，聊盡爲貧之謀。苟簡歲時，亦預在庭之數。來佐羣牧，甫更二年。數求州符，就更畿縣。顧神明之罷耗，當事役之浩穰。慙非其宜，辭得所欲。遂以一身之賤，猥分千里之憂。荷覆露之生成，出雋賢之撫按。竊惟幸會，良用震驚。惟此兩邦，近更數守。吏卒困將迎之密，里閭苦聽斷之煩。自非寬容，少賜優假，緩日月之效，使教條之頒，則何以上稱督臨，下寬彫瘵？伏惟某官，逢亨嘉之會，奮將明之材。簡在清衷，久於煩使。體愛養元元之意，樂扶持斷斷之能。庶幾始終，得出芘賴。未期望履，尤切馳情。願順節宣，以需廢寵。

上揚州韓資政啓

某受才素卑，趨世尤拙。冒干從事之選，積有敗官之憂。汙由恩臨，得以理去。遠離大旆，留止近邦。惟德之依，無時以懈。整僕夫

之駕，方爾就途，拜使者於庭，遽然承教。未忘故吏之賤，加賜上樽之餘。望不素然，報將安所。念當遠適，願獨長懷。行願高明之才，還處機要；坐令衰廢之俗，復觀太平。伏惟爲上自願，副人所望。

上郎侍郎啓二

伏蒙過采浮議，使承乏之官，借寵則榮，循涯而懼，願留平聽，得究下情。頑疏之人，滯固於事。席先子之緒業，玷太常之寺名。備位於茲，歷年無狀。安全者幸，廢去乃宜。何言誤知，欲觀頌試。審處私計，追惟舊聞，不越俎以代庖，盡言有守，未操刀而使割，可必無傷。輒敢用是固辭，誠願易而他使。依違王事，雖名理之未安；妄冒人知，亦生平之不欲。高明在上，悃愾發中。臨啓怔忡，果於得請。

一一

某備官有守，望履無階。職是簿書之憂，缺然竿牘之獻。願惟薄陋，最荷庇存。實賴盛恩之臨，不誅苛禮之廢。惟春旦暮，於氣已暄。恭惟養福有經，衛生無恙。伏惟某官，望隆先進，德茂老成。言歸典刑，動應的表。早收功於要路，晚得謝於明時。貴而能貧，恬以養智。爲時所嚮，於義可師。伏希順序節宣，慰人祈望。

上田正言啓

謝去賓廷，歸安子舍。逮今旋月，惟日想風。會稽致之相仍，願

瞻書而不暇。伏況賢哲異稟，神明與休。起居安恬，福履醜厚。恭以某官，剛絜不倚，沈深內明。逢時以征，取位如拾。朝所恃賴，士相据依。矧惟甚盛之才，實在可言之職。廟謀中失，物議否臧。有足敷陳，諒無回隱。仰裨大政，取顯官聯。四面所瞻，一心以徯。某早煩教育，晚出薦延。方茲辦裝，不日臨職。趣馳之地，固未有涯。芘賴之心，尚安所適。

上撫州知州啓

代人作

講聞風聲，積有時序。刺史之天所芘，先人之樹固存。仰高之心，惟日爲歲。願賤官之有守，通私謁之無階。恭惟班宣有條，保養多福。伏以某官，學問事變，行應表儀。比以將明之才，遂當寬博之選。一麾坐府，猶屈於遠圖。三節造庭，宜膺於顯數。伏惟爲國自愛，副人所瞻！

謝孫龍圖啓

伏念某葢爾之材，儼然而仕。進有官謗，未嘗不兢；退無私田，何以自處。苟安朴野之分，無意賢達之遊。矧勢位之嚴尊，加功名之僑偉。天子之所倚重，士人之所取平。敢干冒進之誅，自廢退藏之守。過蒙收引，親賜撫臨。因使下材，得聞餘教。蓋忘千乘以友賤貧之士，先匹夫而輕貴富之身。在古已希，豈今宜有。願無報稱，私用震驚。比聞治舟，既祖取道。恨造門之獨後，慚追路之不遑。尚幸

仁明，儻存哀恕。糜身於此，望履何階。順變于時，養安以節。

謝王司封啓

伏念某孤窮之人，少失所恃。雖勉心竭力，求以合於古人；而固陋顛蒙，動輒乖於時變。於此而遊於世，未嘗見恕於人。而自趨走下風，習聞餘教。慰藉之禮，稱揚之私，忤嚴顏而不加犯上之誅，拂盛指而更以首公爲是。書辭報答，騎從見臨，不以先進略後生，不以上官卑下吏。以至其去，重煩送將。又矧其行，使不留滯。爰初就道，甫爾踰旬。乖離雖新，感仰殊甚。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謝提刑啓

叨備一官，甫更三歲。不時罷廢，實賴全安。遭會使事，按臨州部。頗望風而震恐，將投劾以去歸。敢圖高明，見遇優過。載銜盛德，尤激下情。乖離尙新，企仰殊甚。茂惟賢鶴，善迓福祥。固有神明，陰來輔相。寔降之寵，倚立以須。伏惟爲上自頤，副人所望。

謝夏噩察推啓

伏審某官，策足盛時，收名異等。以財自稱，爲議所歸。時惟私幸之多，代有同升之義。惟當造請，勢未暇遑。敢圖高明，不自重貴。親存敝館，申祝華賤。窺觀以思，懼恐且媿。咸池無賴於海鳥，章甫不加乎越人。夫何謙辭，乃爾虛辱。方且揆日，以時造門。

答交代張廷評啓

某受才無它，竊邑於此。更書始下，已傾自附之誠。賜問撫臨，重荷相存之意。維茲地所，邈在海濱。方條教之未孚，得仁賢而復治。恭以某人，天材粹美，地勢高華。生逢盛時，進取顯仕。分一雷之士，雖屈遠圖。撫千室之弦，坐期美政。趨承在近，企仰居深。

賀致政楊侍讀啓

伏審得謝中櫓，戒歸下國。孔幾致仕，議臣雖願其留；疎廣乞身，觀者固榮其去。丁時翕翹，取道阻長。緊盛德之可師，宜明神之實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伏惟某官，逢辰清明，取位通顯。義勇不挫，忠精無疵。登備諫工，昔已告嘉猷于后；奉將使節，則以下膏澤於民。儀儀會朝，源源侍從。功名之美，旣耀於將來；智略之闕，猶嗟於不試。引年去位，循禮得中。唯其養恬，有以鎮薄。某望塵非數，見器則深。竊冒上官之大知，唯所不欲；推揚後進之美意，云何敢忘。備位於茲，仰高無止。

答桂帥余侍郎啓

安道

受才無狀，馳義有年。矧以先人，是爲雅故。夫何竿牘之間，乃後門闈之斷。誠以賢否之分殊，而又卑尊之勢隔。恭惟某官，以挺生輔世，以簡僚帥邊。戒滑夏之近憂，與保民之長利。有紀之致，當

謹後世之傳，無能之詞，敢虛遠人之屬。過蒙收引，先賜拊循。丹青甚微，本累玉瑩之粹，土木至陋，猥承繡繡之華。莫副推揚，徒知感服。念當拜賜，宜在至前。冀歸節於本朝，得望塵於末路。私懷未果，善禱良深。

遠迎宣徽太尉狀

伏審某官，遠驅台旆，甫次國都。朝論具依，上心虛佇。某阻於官制，莫遂郊迎。冀趨命之弗違，副瞻風而已久。謹奉狀攀迎。

先狀上韓太尉

魏公

昔者幸以鄙身，託於盛府。無薄才以參籌筭之用，有疏節以累含容之寬。久而再惟滋以自愧，伏惟某官憂國愛君之操，仁民恤物之方。賓禮賢豪，包收疵賤。蓋嘗沐浴於餘澤，而且歌舞於下風。孰云去離，遂自疏斥。徒以地殊南北，勢隔尊卑。小夫竿牘之勤，不足自效。幕府文書之衆，或以爲煩。方隨傳車，得望步履。固願階緣於疇昔，因得鑽仰於緒餘。敢圖高明，先賜勞來。貴以下賤，不於其行之疵賢而容愚，不誅其禮之曠。夫惟昔之有道，皆慎所以與人。欲示其自養之污隆，必觀其所遇之能否。深慙固陋，有玷獎成。將次郊關，即趨瞻屏。其爲感喜，豈易諒言。

答程公闢議親書

某啓言：念某跋通德之門，馳誠數仞；較宜家之慶，拜貺尺書。伏承賢郎推官，蘭砌傳芳，鯉庭稟訓。辱好速之首逮，見久要之彌敦。鴻儀之復問，敢稽鵲喜之叶占。旣吉，眷惟姪女未習婦功。交秦晉之歡，仰從嘉命。望金張之館，俯愧袁宗。榮幸所兼，敷陳疇悉。謹奉狀謝，伏惟照察。謹狀。

卷八十一

啓

知常州謝運使元學士啓

叨恩兩觀，備任一州。以無能之賤身，在有道之深庇。依歸之志，已結於東南。訓問之儀，當墜於左右。某官爲國璋器，有時盛名。久矣踐更之勞，此焉寄屬之重。傳節所在，神民具依。膺時維休，介福有裕。約齋上路，將前受於指令。請祝下風，唯更加於調護。

賀慶州杜待制啓

伏審拜命宸章，作藩侯閫。凡假聲猷之重，居深慶蹈之愆。恭惟某官，華國粹賢，逢辰吉且，以儒雅飭治術，以器業結上知。樹績計庭之司，飛榮書殿之祕。吳都按部，猗羣吏之廉隅；陝服登車，峻列侯之風采。國家以邊城之寄，戎路所圻，眷內閣之近班，督師原

之重柄。申伯宣力，方維屏以顯庸；韓侯獻功，卽介圭而入覲。佇參
輿，以協具瞻。比律方嚴，沖真尙遠。希上爲宗社，保固襟靈。

賀運使轉官啓

濟榮中旨，進秩郎闈。服顯命之褒優，竦輿情而驩忭。某官器
博以遠，道粹而明。學際天人之端，識通治亂之本。納祕延閣，剴劇
外司。彼方碌碌，以巧圖；此獨安安，而養正。恬於所守，人之難能。本
朝推越次之恩，旌非常之士。遷左兵之名部，質文臺之美資。矜飾
端廉，敦厚風教。尙煩使節之寄，以漸台袞之榮。某側聞詔聲，阻隨
賓慶，瞻望英重云云。

賀鈐轄柴太保啓

榮拜恩章，總持師柄。伏惟慶慰，竊以一都會之府，二浙統於
權維；諸刺史之兵，五符歸於節制。國家以安娛之地，域民甚於富
穰；備豫有經，置使新於紀律。宜得魁梧之士，以雄鎮領之方。恭惟
某官器範端良，機守強濟。出天嫺之貴，而自任清節；持使旌之重，
而素高能聲。此孰朝覲，遂董戎寄。翰謀成俗，坐肅於南州；軒陞圖
功，卽膺於簡數。屬關掌於支那，阻面慶於賓榮。瞻企風樓，豈勝欣
悚。

賀知縣啓

王安石全集 卷八十一 啓

光膺芝檢，榮宰花封。凡屬庇蔭，良增欣忭。恭惟某官，資性敏
悟，器懷坦夷。直哉有古人之風，挺然生賢者之後。自歷煩任，罄施
幹材。美聲聞於帝聰，佳器稱乎國寶。是乃拜綸綍之命，殿子男之
邦。凜乎清風，聳是羣望。操刀之能製錦，素聰殊勳；彈琴之不下堂，
行聞異政。

上宋相公啓

比者冒躋官次，榮託使車。躬裁瑣瑣之文，私布惓惓之意。如
磨爲吝，震疊於懷。會走幹之鼎來，辱騰書而寵答。優爲禮貌，略去
等夷。緊獎予之大隆，滋回皇之失次。恭審鑰臨，以簡保御；惟和積
有休祥，來護興寢。伏況某官，風華靈茂，天韻闊深。早冠冒於士人，
亟奮翔於朝野。謙言善策，發爲天子之光；厚質美名，布在輿人之
誦。惟江都之舊壤，乃天塹之上游。地接京師，聊倚諸侯之重；民瞻
嵩石，方圖師尹之賢。曾是頑疎，終然庶賴。尙茲嬰薄，未卽趨馳。

上集賢相公啓

爲東南州，抗塵末路。處洪鈞之大器，小以自持；昭英袞之尊
蹤，孤而難附。恭惟法宮議道，賢業熙天。變精稷之至和，納亨嘉之
盛福。伏惟某官，乘堪輿浩直之氣，爲廟堂倚平之材。逢辰清明，發
策高妙。垂紳近署之列，直筆中臺之端。龍閣之富圖書，密承顧問；
鄗部之風教化，遂協都俞。遽促鋒車，入參麗輟。旋屬圖虛，耀狼角。

之色，狂寇毒清河之民。擊義節以起行，先堂兵而制勝。淮西入命，晉公大宣慰之名，朔方燁威子儀開幕府之盛。盡劉大憝，入奏元功。式尊通宰之榮，上正文昌之坐。方將圖講熙事，修舉治綱。坏治一陶，輔成於醇化。簫勺羣鷹，躋格於太寧。願惟平進之微，獲此庇暉之下。希伏上爲國體，保固台嚴。首西鈞庭，下情無任云云。

上梅戶部啓

某一涯承乏，有晦於塵容；百舍懷賢，坐傾於風美。欽想承流之暇，妙均安節之休。恭惟某官，奧學不天，懿文華國。躋榮膺仕，逢吉太辰。由郡署之階，擢臺端之要。公毅執法，而邪擊不奸；謨明盡規，而權綱自正。嚙咨心術之具，往貳計侯之司。式是均勞，遂淹補外。朱轡問俗，訪山水之昔遊；文石疏恩，卽楓槐而日見。入持政柄，允副民瞻。屬臨懷氣之辰，尙遠隆堂之拜。願臻頤衛，前對韶光。

上杭州范資政啓

某近遊湖壤，久揖高風。當資斧之無容，幸曳裾之有地。粹玉之彩，開眉宇以照人；綉星之文，借談端而飾物。竊瑣方嗟於中路，逢迎下問於翹材。仍以安石之甥，復見牢之之舅。茲惟雅故，少稔燕閒。言旋桑梓之邦，驟感神庥之詠。寫吳綾之危思，未盡攀瞻；憑楚乙之孤風，但傷間闕。恢台貫序，虛白調神。禱頌之私，不任下懇。

上江寧府王龍圖啓

某位貌間殊，風規高遠。思賢百舍，無階發見之儀；承乏一涯，彌關門牆之便。恭審鎮臨會府，燕息黃堂。訟詬盡清，道環天粹。伏惟知府龍圖，巖廊佳品，時棟上材。達亨會於凝旒，躋榮階於近署。龍圖司祕閣之奧，使臺峻右陝之邦。均逸方城，爲國巨屏。帝暉溫暉，召還卽對於清光；台座煒煌，圖任必歸於舊德。蕭辰方肅，宇蔭尙遙。伏希上爲治朝，保和福履！

上泉州畢少卿啓

自去容暉，何嘗候問。竭來冗局，顧委瑣之自爲；陰想价藩，知崇高之難附。伏審履和嘉月，靜事雄堂。訟詬盡清，道環天粹。恭惟知府凝咨，恬懿遠器，廉深出相。交之名家，而無重衣之逸；領使符於壯齒，而無巧宦之譏。全德所高，上意必簡。方將治成坐鎮，擢實近班。習練臺閣之規，光大勳業之舊。某最惟孤苦，夙佩獎知。短羽卑飛，已甘心於枚粒；陰虬自誦，思遠耀於風雲。尙遙堂下之趨，益切城中之詠！

上信州知郡大諫啓

懷德名之重，竊伏獻爲；仰庭角之姿，何嘗發見。敢謂玉堂之彥，時飛寶刻之音。垂責塵容，過形謙柄。外惟榮佩，中所銘藏。恭惟

某官挺不世之資，敦絕俗之器。敷揚大業，陟降泰庭。演潤鑿坡，光大訓辭之美；保釐天邑，具瞻表則之材。屬邪正之靈連，亦勞逸之均致。銀符補郡，聊福於民；鵬鷺賀謀，即稽於天。若某海濱承乏，宇蔭未趨，伏希上爲本朝精調均履！

上明州王司封啓

伏審使旌，來臨州部。犯江湖之重阻，留淮楚之近藩。令德所存，明神來相。茂惟興止，休有禍祥。恭以某官，國之老成，士所素仰。入參省計，出擁州麾。竊聽海潮之謠，迎貪善政；特憂朝右之計，思得壯猷。會無幾時，遂去茲土。某竊邑無狀，芘身有歸。

上運使孫司諫啓

近者承顏使展，獲拜於真賢；恪次海濱，已虔於命署。願賦材之艱拙，薄容厚之庇存。蹈景爲懷，向風增悚。某官清機昭理，大業鎮浮。以謨明抗論諫垣，以才識典校仙藏。赤裳按部，一新廢置之綱；文石疏恩，即還清切之禁。伏冀爲時寶練，延國龍章。

上發運副使啓

海濱重復，天韻闕疎。想經制之會煩，固和倪之粹隱。恭惟某官，材爲時棟，名著吏師。澄清廢置之綱，仰給兵農之大。浸成久次，即冠近班。屬陽月之屆和，諒福基之敦裕。未涯拜伏，益用瞻祈。

上李仲偃運使啓

伏念某得邑海濱，寄身節下。操舟取道，持版過庭。自願下寮之愚，敢扳先子之雅。坐蒙高義，曲借善顏。載惟恩私，有過分願。去離門守，來造署居。取庇自今，馳情無遠。要之蚤莫，唯是曠官之憂；庶也始終，不爲愛己之負。歲時回薄，氣候互寒。明賢之姿，休福所嚮。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上通判啓

颯馳歲事，斗曠音塵。詠德所深，搖旌曷諭。伏審某官，陞華備輦，顯被於王靈；貳政侯藩，益隆於宸寄。忝守官於支邑，將仰芘於公材。欣忭之誠，倍萬常品。

謝范資政啓

竊陶大化，瞻若重霄。執訊隆堂，近修於常禮；占辭記室，屢致於尊光。賜諭褒袞之榮，仰極高山之詠。恭想鎮海都會，宣國福威。御六氣之和，薦百嘉之祐。伏惟某官，道宗當世，名重本朝。思皇廟廟之材，均逸股肱之郡。即還大政，以澤含生。某容跡海濱，被光台照。童烏署第，夙荷於揄揚；立鯉聯榮，復深於契眷。幸當棲庇，以處鉤成。

謝知州啓

某攝承人乏，附麗德輝。顧庸陋之無堪，辱庇存之尤厚。終逃官謗，得近宸慈。希驥仰高，惟日爲歲。恭惟布宣善治，棲有太和。伏以某官，美業內充，懿文彌飾。傳會升平之世，躋陞通顯之官。風聞日隆，寵靈交至。漢廷下詔，方尊千里之師。謝守論功，當爲九伯之冠。行惟英烈，尤副僉言。秋氣正剛，風華浸遠。詹依禱頌，倍萬等倫。

謝鄰郡通判啓

某備官於茲，間問之久。非席趨承之舊，難陳嚮慕之私。敢圖高明，過自貶損。授之溫敦，獎以謙辭。惟茲感銘，其敢忘去。進德之盛，知名於今。當衰以選，可拱而俟。仰惟自壽，下副所瞻。

謝葛源郎中啓

伏念某受材卑少，趨道闕疎。時所謂賢，少焉知慕。矧先君之德友，實當世之名卿。唯門牆之高，未始得望。故竿牘之藝，無容自通。如其仰望之勤，豈有須臾之閒。敢圖風誼，親貶書辭。追講前人之權，坐忘介子之醜。拜嘉已厚，論媿則多。恭以某官，邦之耆明，朝所貴重。聲譽行乎四海，勢猶屈于一州。雖牧養之仁，士民攸賴。而衰升之寵，日月以須。唯茲忝愚，其卒芘賴。伏惟爲道自愛，副人所瞻。

謝林中舍啓

鄉風有年，修問無所。維家伯氏，得婚高門。顧惟幸會之多，會是趨承之晚。比聞州邸，云改縣章。治所相望，私誠甚喜。謂宜朝夕，可布腹心。敢圖高明，見遇勤恪。先賜撫存之教，而加獎引之辭。雖睦婣之風，可以厚俗。而貶損之意，有如過中。言觀以思，頗恐且媿。餘譽謝去，薄寒來歸。吉士所居，明神實相。茂惟體氣，怡有休祥。未卽承顏，惟祈養福。

謝徐祕校啓

向因幸會，得奉光儀。再荷眷存之深，遂傷睽隔之遠。忽承高誼，特損謙辭。願獎引之過中，非孤蒙之敢望。拜嘉之重，爲媿則多。賢儁之材，神明所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未卽趨承，惟加調護。矧膺殊擢，以慰遐思。

謝林肇長官啓

伏蒙貶損，猥先臨存。方以出行渠川，未嘗得望車騎。纒陳悃悃，敘謝高明。敢圖仁人，見遇如舊。申錫重問，相存有加。唯賤且貧，尤愚不肖。學焉昧道，仕則曠官。有推襲之過情，處負媿以終日。三陽駸歲，萬物同春。茂惟賢明，休有祉福。以時自壽，良副所瞻。

答林中舍啓二

幸鄰封，叨綴威儀。仰風誠勤，奉騰願缺。敢圖盛意，中貺華辭。荷相存之至隆，非遽數之可既。欽承德履，茂享春祺。更冀保綏，少符懷嚮。

一一

去德不遠，嚮風誠勤。日有簡書之煩，久無竿牘之獻。敢圖風誼，遠損書辭。仰銜存愛之隆，實重頭疎之過。末由占對，竊冀保綏。禱頌之私，指陳不既。

答定海知縣啓

作邑海旁，倚鄰境上。布私書之未暇，辱重問以相先。惟知感悚，豈伊縷指未涯。占對尤積詠思，惟加自頤，願副所望。

答戚郎中啓

阻闊風貌，固常詠思。重慶誥章，摠陞郎署。聞報之晚，裁賀未皇。敢意謙明，首形緘問。辭博以厚，義高且醇。承拜置前，誦玩亡斁。喜聞王事優簡，神宇粹平。某官奉國不同，處官以正。秩中臺之顯要，柄外鎮之慘舒。民無隲情，治有異迹。竚聞旌召，續附慶書。

上樞密王尚書啓

竊以璿璣上列，齊七政以均和。帝袞輔成，欽四鄰之基命。親逢華旦，允屬宗工。恭惟某官，與國忠純，爽邦明哲。對越光華之且，居然文雅之宗。簡在上心，鑒爲時棟。雍容禁署，嘗密贊於容謀。參貳宰司，多委成於治體。奮庸甚盛，注意特隆。屬恩誥之誕頒，分鎮臨之重寄。居留神甸，爲表則於四方。寵進樞庭，當折衝於萬里。聲教所暨，慶忭率同。俯念空疎，夙叨存記。縮縣章而祇役，望君幄以勞懷。恭聽吉音，豈勝至願。

與交代趙中舍啓

嘗請代期，當留聽下。單舟在境，敢無告於候人。善政可師，將有求於令尹。自餘占對，乃盡布陳。

與張護戎啓

鼎來敝邑，甫次近郊。傳聞使旌，適在州部。將親盛德，尤激權

與譚主簿啓

爰茲治舟，亦以造境。將聯職治，可丐規模。惟喜則多，非陳所

上范資政先狀

某比者之官做邑，取道樂郊。引舟將次於近坵，斂衽即趨於前屏。瞻望廳戟，下情無任！

謝許發運啓

近持悃幅，進叩高明。荷溫教之見存，假善舟而使濟。亦既就道，即將造門。惟茲下情，感喜殊甚！

謝王供奉啓

伏審拜恩，鼎來視職。惟茲疎賤，將庇高明。敢圖恩私，先賜教督。感竦之極，敷言曷殫！

答馬太博啓二

伏審進被恩章，來臨職任。茲惟幸會，得奉光儀。敢圖隆私，先賜華開。感佩之至云云。

一一

伏審光奉聖恩，已諧禮上。未皇修好，先辱賜書。感慰至深，敘陳不既！

答沈屯田啓

趨承維舊，遠去尙新。唯是企思之深，曾無忘去之頃。敢圖恩紀，特賜書辭。仰荷眷存之尤，內懷恐媿之極。歲云郁沐，物且長贏。茂惟賢明，多有休福。竊況滯宣之盛，倚成陪貳之良。伏惟順序自頤，副人所望！

答陳推官啓

某受材無它，竊邑於此。高明賜教，褻諭過情。親觀以惡，懼恐且媿。末由占對，良自保綏。

賀集賢相公啓

代人作

恭以禁塵流恩，政堂遷秩。龍兼常伯，守在冬官。伏惟慶慰！恭以某官，鑿氣堪輿，爽精河岳。風華懋美，蟻若東南之鑄；天韻純淪，溫如西北之璞。不階尺木，遂致青雲。世圖任於老成，日對揚於休命。股肱作相，案同國體之安；喉舌命官，進致文明之政。茲爲異數，允答具瞻。某充位外，藩希風上。國觀文辯，燭高天老之台；通謁爲儀，寢遠豆晏之日。懼愉無狀，震慄兼常。

賀樞密相公啓

代人作

恭審遷秩上公，聯華冢宰。伏惟慶慰！竊以某官，略非世出，韻

自天啓時歸英特之材，獨運高明之器，光華漫漫，遂適於泰辰；文
學彬彬，適階於臚任。逮濟明之正統，圖衛翼之元勳，周歷清華之
陞，馳登機密之首。通規亮節，朝矜式以取平；深策遠猷，上咨嗟而
倚重。懋惟敷數，允合膚公。命布幅員，喜盈觀聽。某久從外補，越聽
一臚，會馳謁之未遑，第承風而竊甘。瞻依之厚，度越於常。

答福州知府學士啓

代人作

某啓：辭闕義風，累更元曆，雖蠶蠶之相比，槐緘疏之未皇。敢
意謙明，首書存聘，賜之良實，重以好辭。無因至前，承拜知悚。某官
卿材終固，國器方廉。登步本朝，注明盛聞。維高闕之要地，實南越
之舊都。顧賴忠良，鑽此襟帶。既開善治，宜有簡章。用冀保和，須來
命口。

賀鳳翔知府陳學士啓

代人作

恭審拜命恩綸，頒條侯府，竊惟慶慰。某官器謀強濟，業履粹
明。名日起以貴成，勢龍階而獨上。儒林村職之館方指事以載功，
岐陽襟帶之邦，出承流而宣化。國家試能補郡，嶺俊熙天。仰頒寬
大之書，召還清切之禁。某衰晚無狀，情契所同。願海上之身，寧爲
俗吏，瞻騁中之彥，敢附青雲。未涯費見之儀，益切瞻言之素。願臻
持體，前對龍光。

賀昭文相公啓

代宋寅獻公作

恭審肅被寵靈，參司樞要，伏惟慶慰。竊以安危所繫，文武相
須。容注意之殊時，崇仰成之異體。至若萬務通於四海，二柄萃於
一門。簡在休辰，職經全德。恭以某官風華博照，天韻雄成。挾且夙
之謀，讓章平之系。胄逢辰鼎鑊，序爵彌高。清議被民，卓冠一時
之傑。豐規振俗，邁躋三代之隆。嗟彼羌彘，警吾邊吏。有猷天討，爰
整王師。上方深拱以倚平，博謀而取重。界茲全責，欽若壯猷。與
所同，瞻惟允昔，僉通函谷，察浦邑之宗臣。威被匈奴，實漢家之
真宰。宜今具美，與古兼徵。某夙附末光，雅煩善庇。仕藩城而待罪，
隱若自安。佔宿邸之移文，趫然滋喜。依歸之素，有過等夷。

謝及第啓

三月二十二日，皇帝御崇政殿，放進士，蒙恩賜及第釋褐者，
四方之傑，茂對清光。一介之技，猥舉華選。冒榮之辱，撫己而慙。竊
以國家攬八寓之廣，具萬官之富。一化所染，人有善行，數路之舉，
毋無帶村。取士如此之詳，得人於斯爲盛。然猶謙不自足，樂於旁
求。比詔郡邑，詳延巖穴。向非旣有聲采，著在觀聽，何以躡上勤行。
寒人煩言如某者，族微而前材頑且疎。逢世治文，追師鄉道。員冠
方履，有賤儒之名。高文大冊，無作者之實。吳乾不弔，先子夙喪。僞
家異土，歸掃窳閭。上不能執軒冕，以取高；下不能力稼穡，而爲養。
俛首千進，斷榮速親。適會詔之興，毗遂負書而應令。鄉走署其行，

薦之明朝，春官嘗其材，置以異等。率趨法座，擊試殊庭。僅成軌轍之談，復玷高華之選。夫何抵此，厥有繇然。茲蓋伏遇某官，德厚兼容，風華博照，斟酌元氣，洪纖溥被，其仁彰刻，衆形研惡，曲成其黨。乘雲洒澗，秉律噓溫。使是寒士，階于榮路，敢不審圖大方，惇率常憲，取所承學，著之行事。唯仁之守，唯諒之循，不以邪曲回精，忠之操，不以寵利污廉，潔之尚。庶期靈齒，無負大賜。易此而他，未知所我。

卷八十二

記

虔州學記

虔於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交廣閩越，銅鑪之版，道所出入。椎埋盜奪，鼓鑄之姦，視天下爲多。慶歷中，嘗詔立學州縣，虔亦應詔，而卑陋褊迫，不足爲美觀。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之久矣。然吏常力屈於聽獄，而不暇顧此。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齋祠講說，候望宿息，以至庖廩，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內外全善矣。於

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已，而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也，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謂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鐘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爲之官師，爲之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辯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爾。然士學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則奈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爲勸沮而已也，然亦所以爲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爲卿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爲士。此舜所謂唐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峻者，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則據之以誨其過，嘗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威之者也。蓋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姻，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歷數，所以時其遲速，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爲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酬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爲人用，其流及乎既衰矣，尚可以鼓舞羣衆，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從容無爲，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詠歌之不息，凡以此

也。周道微，不幸而有秦，君臣莫知屈己以學，而樂於自用，其所建立，悛矣而盛。夫非之者，乃魏書書殺學士，掃除天下之庠序，無後非之者愈多，而終於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遠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無也。經雖亡，出於人心者猶在，則亦安能使人舍己之昭昭，而從我於弊昏？蓋然是心，非特秦也。當孔子時，既有欲毀鄉校者矣，蓋上失其政，人自爲義，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爲之難，則是心非特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發尙同之論，彼其爲愚，亦獨何異於秦？嗚呼！道之不一久矣。楊子曰：「如將復得其所，說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蓋有意乎辟雍學校之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今天子以盛德新卽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古之諸侯，其異於古者，不在乎施設之不專，而在乎所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無所於教，而在乎所以教未育，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材。虞雖地曠以遠，得所以教，則雖悍昏嚚凶，抵禁屬法而不悔者，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況乎學問之民，故余爲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乎上者，使歸而刻石焉。

君子齋記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爲此名也，所以命天，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諸侯、卿、大夫之位，

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滿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爲羞，以實爲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爲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不弗去，非以夫窮困屈辱爲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屈辱，不足以樂吾心爲可樂也。已濟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齋。君若君若，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爲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夫前則失已，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爲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蓋所以勝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爲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爲君子，獨智不足以爲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爲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輪如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爲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爲道之。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尙書戶部員外郎呂君冲之，始稽之樂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揚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勳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鏡之。東壁，夫

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闔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各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桂州新城記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賤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尙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

甃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三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財，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據。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爲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爲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於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於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於其君，於爲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戎夷，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至和三年九月丙辰，羣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記。

太平州新學記

太平新學，在子城東南，治平三年，司農少卿建安李侯定仲

求所作。侯之爲州也，寬以有制，靜以有謀，故不大罰戮而州既治，於是大姓相勸出錢，造侯之廷，願興學以稱侯意。侯爲相地遷之，爲屋百間，爲防環之，以待水患，而爲田二十頃以食學者。自門徂堂，闔壯麗密，而所以祭養之器具，蓋往來之人，皆莫知其經始，而特見其成。旣成矣，而侯罷去。州人善侯無窮也，乃來求文，以識其時功。嗟乎！學之不可以已也久矣。世之爲吏者，或不足以知此，而李侯知以爲先，又能不費財傷民，而使其自勸以成之，豈不賢哉！然世之爲士者，知學矣，而或不知所以學，故余於其求文，而因以告焉。蓋繼道莫如善，守善莫如仁，仁之施自文字始。積善而充之，以至於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推仁而上之，以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此學者之所當以爲事也。昔之造書者，實告之矣，有聞於上，無聞於下，有見於初，無見於終，此道之所以散，百家之所以成，學者之所以訟也。學乎學，將以一天下之學者，至於無訟，而士遊於斯，鋪於斯，而余說之不知，則是美食逸居而已者也。李侯之爲是也，豈爲士之美食逸居而記者哉？治平四年九月四日，臨川王某記。

繁昌縣學記

事先師先聖於學而無廟，古也。近世之法，廟事孔子何也？蓋古者自京師至於鄉邑，皆有學，屬其民人，相與學道藝其中，而不可使不知其學之所自，於是乎有祭享奠幣之禮，所以著其不忘，然則事先師先聖者，以有學也。今也無有學，而徒廟事孔子，吾不

知其說也。而或者以謂孔子百世師，通天下州邑爲之廟，此其所以報且尊榮之。夫聖人與天地同其德，天地之大，萬物無可稱德，故其祀，質而已，無文也。通州邑廟事之，而可以稱聖人之德乎？則古之事先聖，何爲而不然也？宋因近世之法，而無能改。至今天子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奠孔子，其中如古之爲，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者，亦得爲之。而繁昌小邑也，其士少不能中律，舊雖有孔子廟，而庠下不完，又其門人之像，惟顏子一人而已。今夏君希道太初至，則修而作之，具爲子夏子路十人像，而治其兩廡，爲生師之居，以待縣之學者，以書屬其故人臨川王某，使記其成之始。夫離上之法，而苟欲爲古之所爲者，無法流於今俗，而思古者，不聞救之所以本，又義之所去也。太初是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其不可以無傳也。

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叟，亦皆徂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卽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以司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

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闢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皇祐五年十月日記。

信州興造記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三年也。姦彊帖柔，隱譎發舒，旣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嶽，命百緡，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佛寺，苞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敕吏士以桴收其鰥孤老癯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八十六，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有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富民出粟以贖貧民者三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贖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七月甲午，募人城水之所入，垣羣府之缺，考監軍之室，立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伏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迴車」，築二亭於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於兩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二亭於州門之左，曰「宴」，曰「吉」，所以屬賓也。凡爲梁一爲城垣九千尺，爲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九日，卒九月七日，爲日

五十二。爲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凡故之所有，必具其所無也。迺今有之，故其經費，卒不出縣官之給。公所以掇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弛舍之不適，哀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病極矣。吏乃始警然自喜，民相與誹且笑之，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爲政，其重困民多如此，以予所以哀民而閱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爲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庶乎無憾矣。十月二十日臨川王某記。

餘姚縣海塘記

自雲柯而南至于某，有隄若干尺，截然令海水之潮汐不得冒其旁田者，知縣事謝君爲之也。始隄之成，謝君以書屬予，記其成之始，曰：「使來者有考焉，得卒任完之以不隳。」謝君者，陽夏人也，字師厚，景初其名也。其先以文學稱天下，而連世爲貴人。至君，遂以文學世其家。其爲縣，不以材自負，而忽其民之急。方作隄時，歲丁亥十一月也。能親以身當風霜氣霧之毒，以勉民作，而除其蓄，又能令其民，翕然皆勸趨之，而忘其役之勞。遂不踰時，以有成。功。其仁民之心，效見於事如此，亦可以已，而猶自而爲未也。又思有以告後之人，令嗣續而完之，以永其存。善夫！仁人長慮，卻顧闔民之災，如此其至，其不可以無傳。而後之君子，考其傳，得其所

以爲其亦不可以無思。而興時予嘗以事至餘姚，而君過予，與予從容言天下之事。君曰：「道以閔大隱密，聖人之所獨鼓萬物以然，而皆莫知其所以然者，蓋有所難知也。其治政教令施爲之詳，凡與人共，而尤丁寧以急者，其易知較然者也。通塗川，治田桑，爲之隄防溝澮，以禦水旱之災，而興學校，屬其民人相與習禮樂其中，以化服之，此其尤丁寧以急，而較然易知者也。今世吏者，其愚也，固不知所爲，而其所謂能者，務出奇爲聲威，以驚世震俗，至或盡其力，以事刀筆簿書之間而已。而反以謂古所爲尤丁寧以急者，吾不暇，以爲吾會爲之，而曾不足以爲之。萬有一人爲之，且不足以名於世，而見謂材，嘻，其可歎也。」夫爲天下國家且百年，而勝殘去殺之效，則猶未也，其不出於當時予良以其言爲然。既而聞君之爲其縣，至則爲橋於江，治學者以教養縣人之子弟，既而又有隄之役，於是又信其言之行，而不予欺也已。爲之書其隄事，因并書其言終始而存之，以告後之人。慶歷八年七月日記。

通州海門興利記

余讀爾雅詩，「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隴至喜，」嗟乎爾雅之人師其家人，戮力以聽吏，吏推其意以相民，何其至也。夫喜者非自外至，乃其中心固有以然也。既歎其吏之能民，又思其君之所以待吏，則亦欲善之心，出於至誠而已。蓋不獨法度有以馭之也。以

賞罰用天下，而先王之俗廢，有士於此，能以爾雅之吏自爲，而不苟於其民，豈非所謂有志者邪？以余所聞，吳興沈君興宗，海門之政，可謂有志矣。既隄北海七十里，以除水患，遂浚大渠川，竊取江南以灌義寧等數鄉之田。方是時，民之斲於海，呻吟者相屬，君至則寬禁緩求，以集流亡，少焉誘起之，以就功，莫不駭駭然奮其德而來也。由是觀之，苟誠愛民而有以利之，雖創殘窮敝之餘，可勉而用也。況於力足者乎？興宗好學知方，竟其學，又將有大者焉。此何足以盡吾沈君之才，抑可以觀其志矣。而論者或以一邑之善，不足書之，今天下之邑多矣，其能有以遺其民，而不愧于爾雅之吏者，果多乎？不多，則予不欲使其無傳也。至和元年六月六日臨川王某記。

卷八十三

記

鄞縣經遊記

慶歷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渠川，至萬靈鄉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雞山，觀碑工鑿石，遂入育王山，宿廣利寺。雨不克東。辛巳，下靈巖，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謀作斗門於海濱，宿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蘆江，臨決渠之口，轉以入於瑞巖之

開善院，遂宿。甲申，遊天童山，宿景德寺。質明，與其長老瑞新、上石、望玲、瓏巖、須猿、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西堂。遂行至東吳，具舟以西。質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保福寺莊。過五峯，行十里許，復具舟以西。至小溪，以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水灣，還食普寧院。日下，吳如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明，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歸云。

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勝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尙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尙足以入，火尙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

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城陂院興造記

靈谷者，吾州之名山，衛尉府君之所葬也。山之水，東出而北折，以合於城陂。陂上有屋，曰城陂院者，僧法冲居之，而王氏諸父子之來視墓者，退輒休於此。當慶歷之甲申，法冲始傳其毀而有之。至嘉祐之戊戌，而自門至於寢浮屠之所宜有者，新作之皆具，乃聚其徒而謀曰：「自吾與爾有此屋，取材於山，取食於田，而又推其餘，以致所無，然猶不足以完也，而又取貴力於邑人以助，蓋爲之以八年，而後吾志就，其勤如此，不可無記。惟王氏世與吾接，而衛尉府君之葬於此也，試往請焉，宜肯。」於是其徒相與鑿石於庭，而使來以請。

慈溪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賦，汎汎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偪逐，以勉其意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搏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卽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溪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

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歷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一卽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溪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游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游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於至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萬宗泉記

僧道光得泉之三年，直歲善端治屋龍井之西北，發土得泉，泉二萬宗，命溝井而合焉。東爲二池，池各有溝注於南池，而東南其餘水以溉山麓之田。旣登善端譜名，余爲名其泉曰萬宗云。

揚州龍興講院記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既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庠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人，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枵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爲，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蓋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雖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卿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撫州招仙觀記

招仙觀，在安仁郭西四十里，始作者與其歲月，予不知也。祥符中常廢，廢四五十年，而道士全自明以醫游其邑，邑之疾病者，賴以治，而皆憂其去，人相與言州出材力，因廢其築宮而留之。全與其從者一人爲留，而觀復興。全識予舅氏，而因舅氏以乞予書。

其復興之歲月，夫宮室、器械、衣服、飲食，凡所以生之具，須人而後具，而人不須吾以足，惟浮屠知士爲然。而全之爲道士，人須之而不可以去也，其所以養於人也，視其黨可以無媿矣。予爲之書，其亦可以無媿焉。慶歷七年七月復興之歲月也。

石門亭記

石門亭，在青田縣若干里，令朱君爲之。石門者，名山也。古之人咸刻其觀遊之感，繫留之山中，其石相望。君至而爲亭，悉取古今之刻，立之亭中，而以書與其甥之婿王某，使記其作亭之意。夫所以作亭之意，其直好山乎？其亦好觀遊眺望乎？其亦於此間民之疾憂乎？其亦燕閒以自休息於此乎？其亦憐夫人之刻暴剝，偃蹇而無所庇障，且泯滅乎？夫人物之相好惡，必以類，廣大茂美，萬物附焉以生，而不自以爲功者，山也。好山，仁也。去郊而適野，升高以遠望，其中必有樂然者，書不云乎？「予耄遜於荒。」詩不云乎？「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夫環顧其身無可憂，而憂者必在天下。憂天下，亦仁也。人之否也，敢自逸，至卽深山長谷之民，與之相對接而交言語，以求其疾憂，有其樂而不聞者乎？求民之疾憂，亦仁也。政不有大小，不以德，則民不化服。民化服，然後可以無訟。民不無訟，令其能休息無事，優遊以嬉乎？古今之名者，其石幸在其文信善，則其人之名與石且傳而不朽。成人之名而不奪其志，亦仁也。作亭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通判撫州太常博士施侯，爲閣於其舍之西偏。既成，與客升以飲，而爲之名曰見山。且言曰：「吾人脫於兵火，洗沐仁聖之膏澤，以休其父子者，餘百年。於今天子恭儉，陂池苑囿臺榭之觀，有墮毀而無改作，其不欲有所騷動，而思稱祖宗所以憫仁元元之意，殊甚。故人得私其智力，以逐於利，而窮其欲，自雖蠻夷、湖海、山谷之聚，大農富工、鬻買之家，往往能廣其宮室，高其樓觀，以與通邑大都之有力者，爭無窮之侈。夫民之富溢矣，吏獨不當因其有餘力，有以自娛樂稱上施耶？又況撫之爲州，山耕而水蒔，牧牛馬，用虎豹，爲地千里，而民之男女以萬數者，五六十地，大人衆如此，而通判與之爲之父母，則其人奚可不賢？雖賢，豈能無勞於爲治，獨無觀游食饗之地以休其暇日，殆非先王使小人以力養君子之意。吾所以樂爲之就此言忘勞者，非以爲吾之不肖，能長有此願不如是，不足以待後之賢者爾。且夫人之慕於賢者，爲其所樂與天下之志同而不失，然後能有餘以與民，而使皆得其所願。而世之說者曰：召公爲政於周，方春舍於蔽芾之棠，聽男女之訟焉，而不敢自休息於宮，恐民之從我者勤，而害其田作之時。蓋其隱約窮苦，而以自媚於民如此，故其民愛思而詠歌之，至於不忍伐其所舍之棠，今甘棠之詩是也。嗟乎！此殆非召公之實事，詩人之本指，特墨子之餘言，贅行，吝細褊迫者之所好，而吾之所不能爲。

於是酒酣，客皆歡，相與從容譽施侯所爲，而稱其言之善，又美大其閣而嘉其所以名之者。曰：「閣之上，流目而環之，則邑屋草木、川原、阪隰之無蔽障者，皆見。施侯獨有見於山，而以爲之名，何也？豈以山之在吾左右前後，若蟠若踞，若伏若驚，爲獨能適吾目之所觀邪？其亦吾心有得於是而樂之也。」施侯以客爲知言，而以書抵予曰：「吾所以爲閣而名之者如此，子其爲我記之。」數辭不得止，則又因吾叔父之命以取焉，遂爲之記，以示後之賢者，使知夫施侯之所以爲閣而名之者，其言如此。

真州長蘆寺經藏記

西域有人焉，止而無所繫，觀而無所逐。唯其無所繫，故有所繫者守之，唯其無所逐，故有所逐者從之。從而守之者，不可爲量數，則其言而應之，議而辨之也，亦不可爲量數。此其書之行乎中國，所以至於五千四百八十八卷，而尙未足以爲多也。真州長蘆寺釋智福者，爲高屋，建大軸兩輪，而棲匾於輪間，以藏五千四百八十八卷者。其募錢至三千萬，其土木丹漆珠璣萬金之閎壯麗，言者不能稱也。唯觀者知焉。夫道之在天下，莫非命而有廢興時也。知出之有命，興之有時，則彼所以當天下貧窶之時，能獨鼓舞得其財以有所建立，每至於此，蓋無足以疑。智福有才略，善治其徒衆，從余求識其成於是乎書。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道之不久矣！人善其所見，以爲教於天下，而傳之後世。後世學者，或徇乎身之所然，或誘乎世之所趨，或得乎心之所好，於是聖人之大體，分裂而爲八九。博聞該見有志之士，補苴調劑，冀以就完而力不足，又無可爲之地，故終不得。蓋有見於無思無爲，退藏於密，寂然不動者，中國之老莊、西域之佛也。既以此爲教於天下，而傳後世，故爲其徒者，多寬平而不忤，質靜而無求，不忤似仁，無求似義。當士之夸漫盜奪有已而無物者，多於世，則超然高蹈，其爲有似乎吾之仁義者，豈非所謂賢於彼而可與言者邪？若通之，瑞新闢之懷璫，皆今之爲佛而超然吾所謂賢而與之遊者也。此二人者，既以其所學自脫於世之淫濁，而又皆有聰明辯智之才，故吾樂以其所得者問語焉，與之遊，忘日月之多也。璫嘗謂余曰：「吾徒有善因者，得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得吾所謂經者五千四十八卷於京師，歸市廛而藏諸屋，將求能文者爲之書其經藏者之歲時，而以子之愛我也，故使其徒來屬，能爲我強記之乎？」善因者，蓋常爲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因瑞新以求予記其歲時，予辭而不許者也。於是問其藏經之日，某年月日也。夫以二人者，與余遊，而善因屬我之勤，豈有它哉？其不可以終辭，乃爲之書，而并告之，所以書之意，使璫諸石。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某自揚州歸，與叔父會京師。叔父曰：「大中祥符觀所謂九曜者，道士丁用平募民錢，爲堂庖廡，已又爲閣，置九曜像其下，從吾乞汝文，記其年時。汝爲之。」臨川之城中，東有大丘，左溪水，水南出而北并於江城之東，以溪爲隄，吾廬當丘上。北折而東百步，爲祥符觀。觀岸溪水，東南之山不掩乎人家者，可望也。某少時，固嘗從長者游而樂之，以爲溪山之佳，異異州樂也。況吾父母之州，而又去吾廬爲之近者邪？雖其身去爲吏，獨其心不須臾去也。今道士又新其居，以壯觀游，閣焉使游者得以窮登望之勝，使可望者不唯東南而已，豈不重可樂邪？道士之所爲，幾吾之所樂，而命吾文，又叔父也，即欲已得邪？惜乎安得與州之君子者游焉，以忘吾憂而慰吾思邪？閣成之日，某年月日也。

揚州新園亭記

諸侯宮室臺榭，講軍實，容俎豆，各有制度。揚古今大都，方伯所治處，制度狹庳，軍實不講，俎豆無以容，不以偪諸侯哉！宋公至自丞相府，化清事省，矧然有意其闔之也。今太常刁君實集其意，會公去鎮鄆，君卽而考之，占府乾隅，夷弗而基，因城而垣，並垣而溝，周六百步，竹萬箇覆其上。故高亭在垣東南，循而西三十軌，作堂曰愛思道，僚吏之不忘宋公也。堂南北鄉，袤八筵，廣六筵，直北

爲射時，列樹八百本，以翼其旁。賓至而享，吏休而宴，於是乎在。又循而西，十有二軌，作亭曰隸武。南北鄉，袤四筵，廣如之。時如堂，列樹以鄉。歲時教士戰射，坐作之法，於是乎在。始慶歷二年十二月某日，凡若干日卒功。初，宋公之政務，不煩其民，是役也，力出於兵材，資於宮之饒，地敞於公宮之隙，成公志也。喧揚之物與監，東南所規仰。天子宰相所垂意，而選繼乎宜，有若宋公者，承乎宜，有若刁君者，金石可弊，此無廢已。慶歷三年四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番陽劉定嘗登廬山，臨文殊金像所沒之谷，睹光明雲瑞圖，示臨川王某，求記其事。某曰：有以觀空，空亦幻；空空以觀有，幻亦實；幻實果有辨乎？然則如子所睹，可以記，可以無記，記無記果亦有辨乎？雖然，子既圖之矣，余不可以無記也。定以熙寧元年四月十日，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睹。某以元豐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記。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臨川之州城橫溪上，西出，出城之上，有宮巋然，溪之沄沄，流過其下，東南之山，皆在其門戶隱牖之間者，曰祥符觀。觀之中，有屋四注，深五十五尺，廣七十二尺。陛之高，居深十八分之一，楹二十有四，門兩夾窗，中象三，旁象二十有六者，曰三清殿。用其師之

說以動人，而能有此者，曰道士黎自新。出其力以歸於道士之說，而卒成此者，曰里之人鄧侏。侏之子表，故嘗與予遊。予之歸，表語其父之事，而乞予文，予不能拒也。夫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者，道士也。予力顧出道士下，復何云哉。皇祐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卷八十四

序

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其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臺臺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

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味旨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勞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為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興泯紛紛，豈不宜哉！伏焉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願臣等所聞，如燁火焉，豈足以瘞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置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樸樸之作人，以壽考為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繼聖志而成之也。臣竄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房實嗣講事，有旨為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庶夏商周之遺文，更奏而

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為愧歟。謹序。

熙寧字說序

文者，奇麗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交，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二而生，生至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闢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本於自，非人私智所能為也。與夫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符而成，易先王以為不可忽，而思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之者，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書，而為隸，蓋天之文，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為，余讀詩，慎說文，而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為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憤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余之淺陋考之，且行所不合，雖然，庶謂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余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如此者，則於道行之意已十九矣。

新秦集序

新秦集者，故直學士尚書禮部郎中知陳院韓略揚公之文。公以嘉祐七年四月某日甲子卒官，而外嫺開封府推官

尙書度支員外郎中山李壽朋廷老治其蘊，爲二十卷。公諱敏，字樂道，世家新秦。其先人以忠力智謀爲將帥，名聞天下。至公始折節讀書，用進士起家，嘗提點荊湖北路刑獄，數自擊叛蠻有功，得士卒心。故雖智高反時，自喪服中特起之往擊。其後爲三司副使，天章閣待制，侍讀，知制誥，數以言事有直名，故遷龍圖閣直學士，制諫院。又數言事，無所顧望，所言有人所不能言者。故其卒，天子錄其忠，賻賜之加等，而士大夫知公者爲朝廷惜也。公所爲文，莊厲謹潔，類其爲人，而尤好爲詩，其詞平易不迫，而能自道其意。讀其書，詠其詩，視其平生之大節如此，嗟乎！蓋所謂善人之好學而能言者也。

老杜詩後集序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尙有遺落，未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鄙，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壬辰五月日，臨川王某序。

靈谷詩序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鸞、翟之文章，榘、楹、棊、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魘魅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謠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質生其址。君姓吳氏，家於山陞，羨僕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鸞、翟之文章，榘、楹、棊、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士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邀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爲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鏘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繪，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送陳興之序

先人爲陳江軍判官，實佐今駕部員外郎陳公。其後二十五年，公之子興之，主泰之如臯簿，某爲判官淮南，以事出如臯，遇之，相好也。其後二年，歸京師，興之亦以進士得嘉慶院解，復遇之，相好加焉。興之試禮部有日，今宰相其世父也，奏前試罷之以避嫌。

興之當遠官。踰數月，乃得泉之晉江主簿去。陳公世大家，仕宦四十年，連坐謫流落，不得所欲，其意不能毋望興之貴富世其家也。興之亦誠博學能文辭，有氣節，吾意其為進士，宜有得焉。今失所欲，又為所謂主簿者，遠其親三千里，不曾，是其心獨能毋介然者邪？夫大公之道行，上之人子弟苟賢者，任而進之，無嫌也；下之人固亦不以嫌之。今興之去，知者皆憐其才之可以進焉而不得，無以慰其親也。吾於興之又世故，故又為之思，所以慰其親，豁其心之介然者，不得其說，而獨以悲大公之道不行焉。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君之才，縉紳多聞之。初，君抵金陵酒政，人皆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將陵為之，曰：「孔子嘗為乘田委吏矣，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蕃而已矣。」既而又得調高郵關吏，人復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言如初，色滋蔓喜於戲。今之公卿大夫，據微乘機，鑽隙抵隙，僅不盈志，則戚戚以悲。君乃傲然反之，此蒙所以高君也。抑有猜焉。古之柄國家者，有戢景藏采，恬處下列，拔而致之朝，使相讓謀，今豈不若古邪？奚遂君請而弗拔也。

石仲卿字序

子生而父名之，以別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奚而為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名之，於是乎命以字。

之，字之為有可貴焉。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聞人石仲卿來請字，予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為之云爾。子正於進士中名知經，往往脫傳注而得經，所以云之意，接之久，未見其行已有闕也，庶幾不失其所以貴者歟。

伴送北朝人使詩序

某被勅送北客至塞上，語言之不通，而與之並轡十有八日，亦默默無所用吾意。時竊詠歌，以興愁思，當笑語鞍馬之勞，其言有不足取者，然比諸戲謔之善，尚宜為君子所取，故悉錄以歸，示諸親友。

唐百家詩選序

余與宋次道同為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誘余擇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善救方後序

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臣某代讀善救方而竊歎曰：此可謂不忍人之政矣。夫君者，制命者也，惟

命而致之民者，臣也。君臣皆不失職，而天下受其治。方今之時，可謂有君矣。生養之德，通乎四海，至於蠻夷荒忽不救之病，皆思有以救而存之。而臣等雖賤，實受命治民，不推陛下之恩澤而致之民，則恐得罪於天下，而無所辭。謹以刻石，樹之縣門外左，令觀赴者自得而不求有司云。皇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序。

送陳升之序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一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有餘於仁矣。予孑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埃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予孑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然於上，上必戀前日之所埃，而逆疑焉。於下，下必戀前日之所埃，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埃，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濫於賞，爲此則奈何？亦稽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

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予孑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張刑部詩序

刑部張君，詩若干篇，明而不華，喜諷道而不刻切，其唐人善詩者之徒歟。君並楊劉，以其文詞染當世學者，迷其端，靡靡然窮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韻錯叢靡，無文章黼黻之序，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也。方此時，自守不污者少矣。君詩獨不然，其自守不污者，邪？予更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觀君之志，然則其行也，彥博字文叔爲撫州司法，還自揚州，識之，日與之接云。慶曆三年八月序。

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蹶，不肯一失，誰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湯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軻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眞儒之效，不自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聞冠峨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

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學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巳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眞儒之效不自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慶歷二年閏九月十一日。

送胡叔才序

叔才，銅陵大宗，世以賢名。子弟豪者，馳騁漁弋爲己事，謹者，務多闢田以殖其家。先時，邑之豪子弟，有命儒者，耗其千金之產，卒無就。邑豪以爲諺，莫肯命儒者。遇儒冠者，皆指目遠去，若將浼已然。雖胡氏亦然。獨叔才之父母不然，於叔才之幼，捐重幣，逆良先生教之。既壯，可以遊，資而遣之。無所靳，居數年，朋試於有司，不合而歸。邑人之訾者半，竊笑者半，其父母愈篤不悔，復資而遣之。叔才純孝人也，悻然感父母所以教己之篤，追四方才賢，學作文章，思顯其身以及其親，不數年，遂能變然爲材進士。復朋試於有司，不幸復誦於不已，知不予，愚而從之遊。嘗謂予言父母之思，而慙其邑人不能歸予曰：「歸也，夫祿與位，庸者所得以爲榮者也。彼賢者，道邇於中而襪之以藝，雖無祿與位，其榮者固在也。子之親，矯羣庸而置子於聖賢之途，可謂不賢乎？或營或笑，而終不悔。」

不賢者能之乎？今而舍道德而榮祿與位，殆不其然。然則子之所以榮親而釋慙者亦多矣。昔之訾者，竊笑者，固庸者爾。豈子所宜慙哉？姑持予言以歸爲父母壽，其亦喜無量於子何如？因釋然寤，治裝而歸，予卽書其所以爲父母壽者送之云。

卷八十五

祭文

祭曾魯公文

肅魯公爲時臣宗，小大具宜，濟以勤恭，寔相累朝，有德有庸。帝序之爵，三公是秩，神介之社，乃終有吉。顯克嗣子，能匹公休。贊我事，樞符帝之求。公榮在家，祿養具美。既壽且康，順以卒齒。公則無憾，以返其真。天子震悼，逮及國人。況如安石，辱知最久。西望涕頤，以薦食酒。

祭范穎州文

仲淹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緇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

不回慕者興起。儒先循節，以節相修。公之在貶，愈勇爲忠。稽前引古，諷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灤河江，以灌尋尺。宿賊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弦歌，莫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我孳爛狂，敢歸我疆。鐫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晏眠，更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於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充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強。彼闕不遂，歸侍帝側。卒屏於外，身也道塞。謂宜耆老，尙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府庫逾空。和其色辭，收許以容。化於婦孺，不靡珠玉。翼翼公子，弊梯愚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吝。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墮於深，孰鏗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哭馳辭，以贊醇羞。

祭周終道文

初我見君，皆童而幘。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隱憂困窮。貌則侔年，心如翁悅。俯仰悲歡，超然一世。皓髮鬢鬢，分當先弊。孰知君子，赴我稱孤。發封涕洟，舉屋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縉絕。弔禍問疾，書猶在眼。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設辭雖褊，義不愧心。君實愛我，祭其知歎！

祭張左丞文

若谷

嗚呼！公作昇州，先君實佐。公爲其子，請昏於我。先君不幸，公覲京師。訃逮公門，公哭殊悲。弔問賻祭，使來以時。乃今公薨，獨以變故。財無以殮，力無以賻。祭又不時，獨悲以慕。惟公之生，明惠裕和。善恕於人，恩實我多。雖祭不時，其吐之乎？

祭高樞密文

越初生民，降訖於茲。廢興亂治，成敗安危。猷爲之君，辯論之師。章書傳記，箴賦銘詩。乖離詭賊，有萬其辭。公於其間，靡所不知。江含海畜，其富無營。孰窮其源，孰究其涯。作時宗工，出長羣司。洋洋厥聞，可以敷施。謂且永年，左右謙咨。曷云其凶，弗饒弗期。凡我常僚，曷已其思。爲此薄物，以將我悲。

羣牧司祭高公文

嗚呼！惟公！學問文章。丘山鬱鬱，湖海茫茫。弼我密命，作刑四方。恭寅淑慎，天子所臧。駟駟之良，兵賴以盛。公用勅告，遂圖厥政。某等在職，維公之依。孰奪以遊，邈乎不歸。殯引就行，有勳其旅。來陳薄物，以告長筵。

祭呂侍讀文

嗚呼伯夷相唐，尚父賓周。受氏昨國，重光葬休。於辰之逢，發我文靖。公實家嗣，續前之慶。御書翰林，典禮太常。是爲世臣，焜輝家邦。方奮方奮，厥隕誰使。震驚吞嗟，上自天子。凡居此列，惟公弟僚。於公之殞，祇薦羞慙。

祭馬龍圖文

嗚呼！余託業於進士，熟君名於垂髫。既備官於淮南，習爲縣之風謠。去幕府而西遊，依國門之嵯峨。始逢君之執鞿，屢顧我而回鑾。逮揚子之既見，方皖城之窮漂。遂有通家之好，終無挾長之嫌。君言事以北出，予罷官而南僑。一江亭之邂逅，話宿昔以終宵。以牧官之在列，當御史之還朝。又追隨於暇日，心所好而忘遙。距垂隔之幾何，忽水淺而風飄。畫半塗於萬里，棄餘日於一朝。維知君之日久，信智邁而才超。考前人之治亂，講後世之昏昭。釋衆言之抵牾，排異學之傾搖。衆相紛以異緒，君獨悟而同條。嗟！漫人之已矣，斤欲奮而誰要。想明靈之猶在，冀薄禮之能招。

祭曾博士易占文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天，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爲誰。公之問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圯。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

至其壽夭，尚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蛻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唯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降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

祭蘇虞部文

君慎足以保其身，和足以諧於世。嗟乎不淑，而不永年。受命徂東，纔三年耳。孰云今者，君以喪歸。交游之情，哀痛何極。聊陳薄奠，以告長違。

祭李省副文

密朋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零，孰謂君氣足以薄雲漢兮，神昭晰乎日星，而忽隕背乎不能保百年之康寧。惟君別我往嗣，太一笑言從容，愈於平日。既至卽事，升降孔秩。歸鞍在塗，不返其室。計聞士夫環視太息，矧我於君，情何可極。具茲醴羞，以告哀惻。尚饗！

祭高師雄主簿文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時康定，慶歷之間。愛我勸我，念我所難。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歡。去歲憂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冶城之側。握手笑語，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舫。安

知彌年，乃見哭庭，維君家行可，謂修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終於遠域。豈唯故人，所爲歎惜！撫棺一奠，以告心惻。尙鑿！

祭馬圯大夫文

嗚呼！惟君才敏強明，爲時能吏。剴劇撥煩，易於屈指。近長遠懷，有警無警，使於嶺南，俗易夷鄰。江東內遷，厥勢方起。孰云一朝壽止，如此！擯懷以辭，薦此薄菲。

祭盛侍郎文

某聞之，行義弗高，位與年尊，慙者則已。行義既高，位與年下，慙者則人在己無慙，在人無慙。有若公然，其又奚言！惟昔先人，捐我諸孤，實在公藩，公泫然哀。榘死，賻存，託殯得宮，寓處得廬，一出公恩。公或我臨，不有其尊。我獎我矜，均其子孫。載德莫酬，誰謂我人。去公三年，問不再行。豈曰悞忘，賤不敢煩。補官揚州，公得謝歸。會幾何時，訃者來門。哭泣作書，以弔後昆。欲鬻棺前，靡不可奔。會更有吏，盡室而南。戢恨含慙，轉移寒暄。乃今來歸，公喪且暮。纒命使人，薄進蘋蘩。嗟嗟公恩，死其敢緩！

祭杜待制文

士恥無材，恥不脩身。身脩而材，有不及民。凡世可願，於公皆育。孰審其年，不使難老。貴者善防，其有孰類。公心豁豁，不置牆帷。

有挾易，不難拒善。公義所在，服之無賤。推以時施，宜以每成。又況於公，強果以行。物貴於時，常以其少。悲矣予思，我知其久。鍾山北蟠，江落而東。完厚密牢，萬世之宮。其歸孰知，愚與在此。將公以文，以配銘史。

祭丁元珍學士文

我初閉門，屈首書詩。一出涉世，茫無所知。授掇覆護，免於阽危。難培浸灌，使有華滋。微吾元珍，我始弗殖。如何棄我，隕命一昔。以忠出恕，以信行仁。至於白首，困厄窮屯。文從擠之，使以墮死。豈伊人尤，天實爲此。有契彼石，可誌於丘。雖不屬我，我其徂求。請著君德，銘之九幽。以馳我哀，不在醜羞。

祭刁景純學士文

嗚呼！刁公，不忤不求。坦然立行之平，裕然與人之間。既貴賤以同觀，亦始終之相伴。惟其動必依於仁，故其壽若此之脩。望音容而已遠，欲親弔以無由。慨臨風而出涕，辭以侑乎醪羞。

祭韓欽聖學士文

嗚呼！君兮邦之特，目揚秀兮顏髮澤。紛百家兮並涉，超獨懷兮道德。博蕩蕩兮無畛，寬恂恂兮莫逆。出當官兮發論，使權彊兮衆息。年何尤兮止此，祿不多兮誰膏。其壺觴兮酌哭，攀喪車兮啓

夕。豈獨愁兮吾僚，隱多聞兮諒直。顧笑語兮已矣，冀來嘉兮魂魄！

祭沈文通文

嗚呼文通！一世之英，耀矣其光，韡矣其聲。其所不為，為無不果。有所不學，學無不成。故治行備於人主之心，名聲溢於時士之口。謂且復起，謀謨左右。何與之以如此之才，而不副之以須臾之壽？悲傷歎息，舉世皆然。豈特故人，為之流涕馳哀一醑，以訣終天！

祭杜慶州杞文

嗚呼慶州！一世之英，濯濯其靈，粲粲其明。材能稱於天下，言行信於朝廷。孰多其予，而不足以論不肖之身。始佐公揚，公後來，東有賜於明。昔飲同堂，今奠於庭。酒肴則薄，豐者維誠。再拜事公，敢不如生！

卷八十六

祭文 哀辭

祭吳侍中冲卿文

嗚呼公命在西，長我一時。公先我萬，我後公夢。中間仕宦，有合有離。後我所踐，公輒仍之。出則交臂，處則連榻。坐肘則並，行肩

則差。豈願敢及，天實我賂。公之停蓄，及所設施。有話有誅，亦有銘詩。又將有史，傳所不疑。我既憊耗，句辭能為。婚姻之故，唯以告悲！

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奇。其積於中者，溢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至雄辭闊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聞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遭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餽靈氣，不隨異物腐敗，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淵。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歎歎；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繫慕，而瞻瞻。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道誰與歸！

祭張安國檢正文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始悼歎其如此！自君喪除，知必顧予，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弟哭而來赴，天不姑釋一士，以爲予助，何生之艱而死之遽？君始從我，與吾兒游，言動視聽，正而不偷，樂於饑寒，惟道之謀。既掾司法，議命獄失，中書大理，再爲君屈，遂升宰尉，能撓彊，辯正獄訟，又常精出，豈君刑名爲獨窮深，直諱明，靡所不任，人桃莫知，乃惻我心！君仁至矣，勇施而忘己，君孝至矣，猶慕以至死，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呼！吾兒逝矣，君又隨之，我留在此，其與幾時？酒食之哀，倍以音障。

祭李審言文

嗚呼！嘻公之才，豈獨我知？公數困厄，豈人能爲所崎乎？人豈能無疵所俾乎？天我乃知之，交不就利，高明所忌，菴不失宜，孤寡所恩。凡今君子，核實在茲，公亦如我，如我公知，賦交淡如，唯正無私，哀今亡矣，伯醜以辭。

祭沈中舍文

惟公之生，於朝縉紳，夫人嬖之，以作封君，皆以壽終，而世有人，昔我先子，公倫之舊，施於不肖，遂爲世友，不腆之交，既藏於土，惟是瀛區，以贊醴羞。

祭東向元道文

嗚呼！東君其信然耶？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元道，我始疑嘆，惟昔見君，田子之自，我欲疾走，哭諸田氏，吾靡不赴，田深不知，今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仕，士莫敢匹，洪洪其聲，碩碩其實，霜落之林，衆鷹鴞，萬鳥避逃，直摩蒼天，贖焉備止，后愈以困，洗藏銷塞，動輒失分，如縱駭馬，以駕柴車，側身墮首，與寒詞，命又不然，不能中壽，百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世孰予多，學則同游，士則同科，出作揚官，君質其端，傾心倒肝，遮斥形忘，君於壽，食我飲，鄒水豈無此，朋念不去，彼既來自東，乃臨君喪，闕閭陰宮，掘野榛荒，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於今，萬世之別，嗟也，怨窮閭，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亡，予其何言，君尙有知，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祭陳浚宣叔文

嗚乎！宣叔，學以爲己，不溺於俗，孤奮舍峙，孰以不羸，孰性不強，卒躓窮巴，乃命不祥，怡怡在宮，翼翼在外，胡是不福，貴祿誰恃，我思古人，祿世其初，悲君之食，不逮於孤，古不肯死，隆親急故，今此營營，誰瞻誰助，自昔海濱，以心相投，俱官於南，濯遁綢繆，顯合意同，云誰無友，諒直之好，於君實厚，有志不施，又困無財，雖痛何爲，維以告哀。

祭王回深甫文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為，實受命於吾母。曰：「此人乃與為友。」吾母知子過於予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既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即死，吾何能久搏胸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為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尙知否？

祭刁博士繹文

惟君其先，獻冕之華。君弱而良，遂世其家。越天聖初，上始即位。開延閣，人聞不容僞。若古堯虞稷契親逢，君子其時，奮追羣龍。五兩之綸，三鋪之粟。沈才下惠，開闢楚蜀。竭來揚州，輔佐元侯。朝其或者，明試謨謀。最未及論，泯焉之幽。縵紫紛如，朱丹其車。昔之同升，秦亦業已。胡寧若人，乃此乎止。晏天介壽，宜良者多。良者弗壽，謂是天何親髮墮頤，子髮猶鬢。惟堂一慟，誰者無悲。令龜得日，棺還無咎。銘旌悠悠，羽鬣南首。惟君之舊，惟僚及友。徘徊路旁，涕落餐餼。

祭虞靖之文

剛耿直諫，醇明博美。敢於為義，我實知子。達我所願，窮吾所恥。奈何終窮，命也天。只前年僕馬，來自田里。白頭夷貊，相見悲喜。

輸吾肝膈，莫逆其體。衰老邂逅，綢繆山水。念我難繼，庶今少止。翻然為辭，遂隔生死。寓哀一酌，嗚呼已矣！

祭北山元長老文

元豐三年九月四日，祭於北山長老覺海大師之靈。自我壯強，與公周旋。今皆老矣，公棄而先。逝孰云遠，大方現前。僕陳告違世禮，則然尙饗！

祭呂望之母郡太文

嗚呼賢矣夫人，善持門閭。皓若玉雪，一其終初。允孝維婦，允仁維姑。實生才子，我所數譽。秉義率法，困而不渝。夫人之教，著不可誣。歸殯窀穸，無悔無愉。維子之故，具此卣壺。

祭程相公琳文

為高者訥作

嗚呼公在京師，為天子叱。發論疆疆，不苟其為。公於四方，為鎮為屏。推良抑姦，兩適寬猛。自伯休父，有稱於周。及公千年，追配前休。時文而文，時武而武。願我無狀，辱公等件。庶見吉召，乃聞凶歸。馳哀一觴，終古之違！

祭秦國夫人文

為高者訥作

於惟夫人，順慎和恭。上之岐岐，實護於中。開號大邦，顯祿之

隆康寧考而以榮祿喪車其行祭此明發上用舊德情之鬱結凡我在位敢忘心也焚云將之其此薄物。

祭鮑君永泰王文

年月日官某敢告於鮑君之神農之勞神之所知也歲之四時而於冬爲最際然猶築場圃治屋廡塗困倉糞田疇未嘗一日而晏然以休息今茲令又以其暇時屬之使治渠川比常歲則農之勞蓋有加焉神宜哀憐而有以相之也治之無幾也而雨雨且止丁壯老弱相與行水而涸之猶未也而又雨非民獨病也而令亦夙夜以憂惟神相之以籙令是役早有卒也夫令之所以憂其職民也惟神之食於民也爲已久而憂之亦不可在令後也謹告。

一一

年月日敢再告於鮑君之神謁於神之明日而天地廓然以溫民賴以供役且卒事而復雨雨淫不止民愁而令恐意者令之治行無有可媚於神者而神不卒聽之乎令則有罪而民何尤且霜雪風雨之濫淫固其責自神而無與於令也巍然南面饗人之歸事已而利澤不加焉亦神羞也惟神降意以從令之言毋忽令亦能發明神之令德使民世事神不懈而有加焉謹告

祈雨文

王安石全集 卷八十六 祭文

惟神美名正氣索之前史詳矣噫昔人也挺王臣之節忠信我任德誼我負故時君倚焉今其神也享廟食之貴陰陽吾職禍福吾柄故州民貢焉今千里旱暵及時不雨農夫悼心郡將失色某遂躬率僚屬來請於大廡下惟神全死生之大名聞聰明於一方霽甘露以足民食則前謂人神之靈於古今無愧焉尙饗。

謝雨文

夫廟其貌神其靈函聰明正直之德俾禍福倚伏之時用默於民而不知其所以用者斯之謂至神乎太守領天子命藩一都會歲時豐凶疾若得勞佚之使百姓無愁歎之聲斯太守之事也神陰也陰陽契合若影響然曩以郊原旱暵及夏不雨耘者籽者悼心自失遂祈福於大廡下惟神惻然開明靈惠然納至誠言然而雲興禮然而雨零苗枯而生民默而聲又得非神之至乎今吏民潔牲醴奔走歡呼請償其靈某不佞輒書爲千古世謬尙饗。

李通叔哀辭并序

通叔李不疑世爲閩民通叔再從太學進士試斥不送自京師歸面其親道建溪溪水暴下反其舟溺死年二十八云初予既孤寄金陵家焉從二兄入學爲諸生常感古人汲汲於友以相鑄切以入於道德予材性生古人下學又不能力又不得友以相鑄切以入於道德予其或者歸爲塗之人已邪爲此憂懼既而遇通

哀辭

六三

叔於諸生間，望其容，而色晬然類君子。卽而與之言，皆君子之言也。其容色在日，其言在耳，則予放心不求而歸，邪氣不伐而自遁去。求其所爲文，則一本於古華虛蕩肆之學，蓋未嘗接於其心，誠有以開予者。予得而友之，憂懼釋然，作太阿詩貽之，道氣類之同而合也。通叔亦作雙松詩，道氣類之同而期之久也，以爲報。自予之得通叔，然後知聖人戶庭可策而入也，是不惟喻於其言而已，蓋觀其行而得焉者爲多。其再斥於太學而歸也，予待禮部試，留京師，別且言曰：「通叔去而歸，某也不沒而入於愚也，其幾矣。明年，亦斥而歸，或得官，皆宜在淮江之南，某也不可以之。閩通叔來若何？」通叔曰：「是亦不疑之言也。」明年，從事淮南，將問且召焉，則未也，或以死狀訃，既慟且疑，且幸其不然。會有江南之役，遇閩人，輒問狀，還道東流，尉尉程者，閩人也，乃知訃者信，又知陳安石者亦溺死，安石字伯起，亦閩人，予嘗聞通叔素友，獨言伯起云：「噫，二子豈行殆也，其亦命而已矣！予悲通叔窮以天也，其道之不及民也，又悲天之不予相也，作哀辭。」

我思古人兮，維友之求。燕處自講兮，行相爲謀。相翼以進兮，相持以修。要歸於道兮，不入於尤。卒聖若賢兮，其本則然。我無以是兮，甚懼以憂。猗嗟吾子兮，畜德挾材，傑然自如兮，不羣庸游考。講六藝兮，造窮微深。匪富貴慕兮，匪賤窮羞。曰予既逢兮，朝夕其旁。仁義之光兮，忠信之隙。邪志滯夷兮，正氣獨完。吾子賜我兮，於安以嚙。尙曰子與兮，羽儀於世。吾君德澤此兮，淳漓固偷。孰神不

渠兮，隕子於漢。子生適然兮，欲誰仇。所嗟存者兮，志孤道遘。子之不就兮，一朝而休。死不以所兮，誰得子尸。誰極於棺兮，誰坎於土。予欲慟哭兮，子豈有聞。子不可作兮，予生之愁。

秦興令周孝先哀辭

吁嗟於思兮，孝於父母。施於族姻兮，亦及朋友。云然兮，宜不富，又曷爲兮，不諱。藐藐兮，其子，贊贊兮，其妻。無慮與田兮，哀者其誰。吾無奈何兮，哀以吾辭。

卷八十七

神道碑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魏公既薨之明年，皇帝篆其墓碑之首，曰：「大儒元老之碑。」有詔造文賜公，子使之并刻。臣某昧死序列，再拜稽首以聞。曰：

公諱昌，字子明，姓賈氏。皇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太師中書令尙書令齊國公諱璉之子，皇太子左贊善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尙書令齊國公諱璉之孫，晉中書舍人史館修撰皇贈太師中書令魯國公諱諱之曾孫。其先南皮人，中從獲鹿。今秦開封，而爲其縣人者，自公皇考始。公少則莊重謹密，治經章解句達，老師宿學。

譽數以爲賢已。天禧元年，獻文章，召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常州晉陵縣主簿，國子監說書。又以江州德化縣令，兼穎川郡王院伴讀。當是時，孫宣公領國子，一見聽語，待以公相，數舉公學問。當在人主左右，大臣有以親嫌者，故久弗用。以知常州宜興，開封府東明兩縣，監在京廣濟永濟兩倉，又召置國子監說書。景祐元年，積官至尙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爲之。公於傳注訓詁，不爲曲釋，至先王治心守身經理天下之意，指物譬事，析毫解縷，言則感心。自仁宗卽位，大臣或操法令斷天下事，稽古不至秦漢以上，以備衡爲疏闊，然上嘗獨邀鄉塾，舜三代，得公以經開說，則慨然皆以爲善，而公由此顯矣。於是上所質問，多道德之要，公請悉記錄，歲終錄之太史。詔以章獻太后故，爲彭城郡王諱其名，公言母之諱，禮不得以出於宮，太平興國寺災，公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天意蓋有所在，獨可勿繕治，以稱陛下畏天威愛人力之意。西域僧以佛骨銅像來獻，公請加賜遣還，毋以所獻示外，上皆從之。以直集賢院，天章閣侍講史館修撰，判尙書禮部判太府寺，天章置侍講自公始。故事，親祠郊廟，燕遊優戲之物，皆在儀衛，公奏除之，無幾，遂以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權判吏部流內銓，權知開封府。又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而侍講如初公之爲銓也。河北蟲旱，以公安撫，公舉能誦姦於利害多所興除。異時縣令奉錢滿萬二千，乃舉公以爲法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治，乃請槩舉

令，而與其奉如大縣。其在御史，劉平爲趙元昊所得，邊吏以降敵告，議收爲族。公言：「漢殺李陵母妻，李陵不歸而漢悔，真宗撫王繼忠家，後賴其力，且平事固未可知。」乃不果收。作講林，稱者言：「天子卽位當步其日占所得卦，以知吉凶。」公奏：「瑀所言不經，不可用，上卽爲公罷。」瑀又奏劾，駙馬都尉柴恭儔，奪其州，人以爲宜。初元昊反，公言：「兵事起，財不贖，宜及今度經費，罷減諸不急，至是詔與三司合議，一歲所省，率緡錢百萬。」歷二年，契丹來求地，請婚，公主其使，責以信義，告之利害，客詘服不能發口，執政議使契丹攻元昊，公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必驕以弱我，而責報無窮，已不且以我市於元昊矣。且唐中極衰時，聽吐蕃擊朱泚，陸贄尙以爲不可，後乃知吐蕃陰與泚合，而陽言助國，今獨安知契丹計不出此。」乃言所以待夷狄者，凡六事，上皆行其策。三年，遂以本官參知政事。四年，以尙書工部侍郎檢校太傅爲樞密使。五年，以集賢殿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居兩月，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議，附章惠太后太廟，公言其非禮。及附獻懿二后，密救遷兩府官，公又不從，乃已。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公爭言：「自古將帥被執，歸多不死。」元孫以不死。七年，上以旱避正殿，貶食自責，公因稽首遜位，章六七入，乃除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河北安撫使。妖人王則謀舉大名反，河南北使其黨挾書妄言，冀得近公，公疑爲姦，

考問其服，則惶恐不及，會獨嬰貝州以反，公即使部將王信、孟元、鄒質馳兵揀攻具往，且請自出搏賊，不許。終賊所以擒滅，功居多。移鎮山南東道，檢校太師，賜爵安國公。公因請寬諸吏民爲則所脅者，而捕河北妖人，治殺之，無所漏。河決商胡，方暑，公暴隄上，躬親指畫，出倉廩與被水百姓，舍其流槩，接以醫藥，所活九十餘萬口。契丹誘亡卒，號爲南軍，以戰夏人，而邊法卒亡自歸者死，公變其法，自歸者故拔擢超其伍，於是歸者衆，因以知契丹國事。契丹亦因拒亡卒，黜南軍不用。邊人以地外質，公請重禁絕，主不時贖人，得贖而有之地則盡歸，邊以不爭。皇祐元年，徙鄭州，從公求也。至見留爲祥源觀使，既而以尙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尙書都省，朝會班宰相視其儀物。歲中，又求任外，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固辭，射侍中乃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欲遷公四子各一官，亦以公辭而止。二年，母燕國太夫人薨，命以故官不起，賜書寵慰從之。公事燕國以孝聞，上嘗賜銀飾肩輿，士大夫以爲榮，及薨，自鄭歸葬，扶舁舂然，肩足皆胼，行路瞻望，悲哀歎息。四年，除故官侍講，居頃，出治許州，將行矣，仁宗問易之乾卦，公既講解，又作書以亢龍爲戒，手詔褒答，以公所獻藏太史。五年，又蒞大名，安撫河北，中書議塞商胡決，以公異論，故使建言者專其事，公猶爭不已，河果不可塞，建言者得罪，而瀆魏濱棣德博多水死，公乃請使撫巡賑救，人用歸息。嘉祐元年，進封許國公，又兼侍中，方避未聽，而以樞密使召。卒，罷侍中，而以尙中

書門下平章事爲樞密使。三年，以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充景靈宮使，又出許州。七年，以保平軍節度使陝州大都督府長史，移大名，兼安撫。公凡三至魏及許鄭，皆以寬惠爲治，人安樂之。它將相賜公使錢，多使牟利，公度所賜爲用，故在所尤不擾。皇帝即位，改節度鳳翔，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治平元年，求還使侍中，守許州，至六七，終不許。二年，乃授許州，入見，又辭，不許，使撫諭。須秋，乃發。六月，告疾，中人太醫問視相屬，又力求解將相，乃以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尙書都省。七月，戊寅薨，上親臨哭發，涕爲不聽朝。二日，賜龍腦水銀以斂，制服，用司賓祭，別賜黃金給葬，贈司空兼侍中，諡曰文元。以九月甲申，葬開封汴陽里晉公墓。次公年六十八，散官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號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忠亮佐運翊戴功臣，邑戶萬五千，實封五千六百。公所著書有春秋要論十卷，羣經音辨十卷，通紀八十卷，本朝時令十二卷，又奏議文集各三十卷。元配王氏，尙書兵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軫之女，追封萬國夫人。繼配陳氏，武信軍節度使康肅公堯咨之女。封魏國夫人。六男子：章，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早卒。圭，尙書比部員外郎，田尙書駕部員外郎，青尙書司門員外郎，齊大理寺丞，炎未仕。三女子：國子博士程嗣綱，大理寺丞，宋惠國，太常博士，龐元英，公壻也。其後天子以炎守將作監丞，又官公內外族親，凡九人。賈氏自訖及耽，傅王相帝，皆以儒學。至公又以經術致將相，出入文武，有謀有功。當中國治安，四夷集附，龍祿光大，始終褒榮，君臣相

遭於是爲盜者曰：

於皇仁宗時宋之隆。爰此中國四夷來同。孰夾孰承。有宰魏公。帝曰：「詢爾。」羣公卿士。朕欲考古。以求善治。有博六藝。使熙朕志。魏公乃來。錫帝之求。進於殿中。登闈沈幽。乃升開封。治民不緣。乃承御史。督制庶尤。督澤在下。垂然在上。今國政事。遂都將相。帝巡大塗。公帝之車。帝御廣宮之屏。文飾武墜。具獻功。終徂在天。公則隨適。廷喪元老。隱加問養。有銘太史。有謚太常。次詩不譚。斲石墓旁。

秘上韓公汴陽里。以水故改。熙寧元年八月庚申。葬許州陽翟縣三峯鄉支流村。奉敕改鄉名曰大儒。村名曰元老。里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賜紫金魚袋。臣王某謹記。

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謚曰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符縣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崇始來請銘。以作公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高祖而徙處雲中。贈太師諱某者。於公爲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於公爲祖。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中書令尙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

爲父。蔡公從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爲契丹所得。故馬氏又徙處淺儀。今開封府祥符也。公諱某字子元。蔡公之終也。年七歲。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直。詔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請參軍人李飛。乘驛稱誦捕公及秦隴巡檢劉文裕等。將擊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反公。辨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頭供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廷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交公方料丁壯。集芻糶。繕城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於冀州。端拱元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饋河北。公青轉運使。堯知古。一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餼其餉。尙可得十七。一知古用此得粟五十一萬斛。以饋河南之役。軍開朝廷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踞於契丹。城郭虛舍多壞。而流民聚。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壞者完。流者復。與州志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爲能。撫我僉保州不治。移往代之。淳化二年。又移知廣州。莞萬人。以怨程德元來寇。公誘其渠帥。諭以威信。即皆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嗣爲亂於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以爲先鋒。平劍州。召還至三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大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終不能得城。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遷

洛苑使。五年，除劉漢九州都巡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馬鈐轄。眞宗卽位，改內苑使劉卒，劉聚黨數千人爲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劉州與戰，刘走邳州，而詔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事，公爲正畫曰：「賊破邳州，必乘勝劫掠，度江薄我。既息而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之必矣。」遂行次方升，與正合，殺刘等無噍類，眞宗賜書獎諭，賞以錦袍金帶。咸平元年，加澄州判史，知秦州諸羌質子有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德公，訖公去，無一人犯塞。小泉銀坑久不發，掌吏盡產以償歲課，而責之不已，公奏得釋，而歸其產。四年，就除西上閣門使，知成都府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龍騎士謀爲變者，所引以千數，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爲送吏，多坐漂失，藉其家，公奏擇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課其漕事爲賞罰，至今便之。六年，移鄜州路駐泊兵馬都總管，兼知延州，劉之於公去，皆環以泣。公至延州，羌方以兵觀邊，會上元開門張燈，視以無爲，而羌卒不能爲寇。又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景德元年，契丹入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盜錢二百者，公卽殺之。於是自檀以北，城郭皆畫閉，詔使過，公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使所至受諸漕餉給邊之物，公屢越之不爲動，移書譴讓，乃始出。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留不赴，公屢越之不爲動，移書譴讓，乃始出。師猶辭以中渡無橋，則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上聞手詔褒之。

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知定州，又除東上閣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爲行宮都總管。自此行幸，必以公爲都總管，而皆許之專殺。公部分明，約束審，出入肅然，而夫嘗輒戮一人。於是邊將言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遷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爲，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母不然之。常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它爭議甚衆，眞宗多以公言爲是。七年，除鎮州防禦使，知澠州州之稅賦，常多以輸邊，公爲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鄴州而已。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爲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言足疾，特詔內朝別爲一班，免其蹈舞。二年，疾病，賜告去位，眞宗不許，而數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實病，不可強以事，乃罷，以爲節德軍節度觀察，留後。而公固求外職，終不許。居久之，朔間入謁，眞宗輒使閣門祇候二人伺公至，卽扶以入，因被其拜，起數屏左右問事，常聽用。三年，又求外職，乃以公知貝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固辭，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爲本鎮。至五月，公疾作，詔使公子河英將太醫往視，而魏潞二鎮之人亦皆奔走來問，爲公請。公已而公疾革，眞宗又使公弟之子威美馳召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年六十五。眞宗爲之爲

悼罷朝，昭贈侍中，錄其子孫，賻賜皆加等。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之美，終內殿承制，閣門祇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慶宗今爲右班殿直，慶崇今爲文思院知恩州。公少慷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審審，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眞宗初或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

在浚西南，誰封誰樹？有宋正惠，馬公之墓。公當太宗眞宗之時，暨暨諤諤，謀行計施，以羸擊強，以少捕衆，以賤抗貴。維公之勇，雖貴雖衆，雖強雖衆。維公之敏，亦維公直。帝曰：「直哉！汝予良弼，見國而已，不知家室。」內朝十年，典掌機密。暨子一心，綱紀庶物，元功宗謀，莫汝敢匹。公曰：「孤臣，敢曠於榮，讓說不用，是維帝明。士或困窮，莫知其有。既榮以位，正或見醜。」公於可願，兩得其尤。不訖大憲，天爲不謀。德歎於年，孰云耆老有養後世，公爲壽考。刻跌篆首，作此銘詩。陳之墜道，永矣其詒。

卷八十八

神道碑

王安石全集

卷八十八

神道碑

贈太師中書令勤威馮公神道碑

馮氏有家於滑州之白馬者，莫知其始所以徙，至魯公而嘗以功開國於始平日，其本出於漢杜陵楚相唐之後也。公諱守信，字中孚，自爲兒童，狀貌巖然，慷慨有大志，人固已奇之矣。既冠，從其鄉人受學，以三禮舉於鄉會。太平興國初，取兵民間，公出應選，有司以公儒者欲免之。公曰：「吾以子弟免，而父兄任其勞，此儒者所不爲。」遂行，以才武給宿衛。太宗征河東，公奮身冒兵，數取俘誠，以獻於行在。太宗壯而勞之，以功數遷，至弓箭直副指揮使。眞宗兩駕河北，皆命公帥其所領，先驅以禦契丹。公所斬虜最諸將，遷天武軍都指揮使，封州刺史，充御前忠佐馬步軍都頭。公雖在軍旅，數以孝經論語爲人講說，人尙以儒者目之。至是眞宗召問，出孝經使講，公講天子一章，因言自天子至於士，不可以無學，學不必博，孝經論語皆聖人以誨學者言之要，臣愚不足以盡識，然所以事陛下不敢一日而忘此。眞宗嗟嘆者久之。由封州數遷，至捧日四廂都指揮使，英州防禦使，知瀛州，兼高陽關都部署，由瀛州召還，領步軍司公事。當是時，河決滑州，天子以爲憂，問誰可使者？公自言少長河上，能知河利害，詔以公爲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容州觀察使，知滑州，兼修河都部署。河怒動埽，婦且陷，公坐其上，指畫自若也。遂號其部人，以一日塞之。天子賜手書獎諭，召還領步軍如初，已而遷威塞軍節度使，是歲天禧五年。

六九

也。公年六十六，以八月二日薨於位。天子悼慟，爲之罷朝二日，贈太尉，賜錢三百萬，勅宣慶使蔣州團練使韓守英、禮部郎中直集賢院石中立給護其喪事。遂以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開封之祥符縣黃泚鄉大里之原。公會祖諱論，祖諱筠，皆不仕。考諱繼，贈官至左屯衛大將軍。先夫人劉氏，玉城縣君。後夫人張氏，清河郡夫人。子男十三人，於是文懿左侍禁，文吉文擢，文德文慶文顯文質，文貴文銳並右班殿直，文燦文俊並右侍禁，文郁文雅皆已卒。公孝謹忠篤，遇人有恩。祖母夫人疾病，公不釋帶以待，輒數月。常患世醫不足，賴以爲養，力學方醫，遂通其術。公弟常欲上其子爲公子，以取高蔭，公對之慨然曰：「吾自行伍，蒙主上拔擢至此，欲棄軀以報久矣，顧未有所奈何欺之。」是歲，并公子無所蔭，曰：「以明吾心於弟，非有愛也。」韋城董方廉直爲公所友，其卒，有三女無以嫁，公爲選士，辦裝嫁之，如己子。公將兵治民，寬簡有法，故人人畏愛之，而無敢犯。所居有迹，賢士大夫多稱之者。公年之三十二年，而以其子故，累贈至中書令兼尙書令，追封魯國公。又二年，始請謚於天子，而天子賜之謚曰勤威。又五年，文顯爲西京左藏庫副使，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始作碑以表公墓，而以銘來請。予問諫於太常，問書於太史，問諸故老以考公子之所告，而得公之所爲如此，於是爲銘曰：

允文真宗，俊藝在工。相協予武，有來馮公。馮公領額，奮節金華。有聲中邦，外勳夷狄。自公在野，手不去經。率其所學，以撫戎兵。

公之所撫，貔貅豹虎。指麾進退，妥若兒女。武靈以暇，文罷於柔。維時馮公，兩取其優。孰施其文，有壤千里。孰致其武，宿衛天子。帝咨馮公，爾往視河。河決已塞，滑人來歌。帝聞而嘉，勞以手教。公拜稽首，匪臣之力。帝曰：「來爾，予釐爾勤。授之旌節，留掌我軍。」方朝告薨，有詔寵視。弔贈賻葬，哀榮始終。追拜爲令，尙書中書。賜爵國公，昨以魯墟。士生顯榮，沒則多已。維時馮公，至今受祉。在周方虎，咸有褒詩。至漢充國，雄爲之辭。誰能詩公，流示無止。刻碑墓門，公實有子。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

神道碑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事，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事，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梅公之墓，在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有五子：鼎臣、德臣、實臣、輔臣、清臣。清臣今獨在，爲尙書司門郎中，以公行狀及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文，以刻墓碑。時熙寧元年八月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涉秦，不見史策。有錫有福，著漢名籟。公福之孫，詢字昌言。三世弗仕，陵陽之里。公第廷中，判官利豎。再歲而擢，以承將作。以宰仁和，人譽用多。主推御史，侍考進士。一見天子，以爲知己。詔曰：「試哉。」遂試中書館之集賢，賜服緋魚。

於時繼遷兵我西鄙。老弱餽守，丁彊多死。靈州告危，帝視不怡。公請擇人，使潘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帝曰：「誰可？」無如臣者。曰：「予汝嘉，閉路奈何？」公拜且跪，鬚言而起：「苟紆西師，臣不愛死。」

一出書授之，往訖爾謀。至甌救還，會棄靈州。帝察公可書帝制，相或止之，留佐三司。其後羅支果窘西賊，論將料敵，皆如所策。或從或違，或擠或推，梧合阻夷，神者公尸。黜之梓州，用獄一省。去杭而蘇，列國東屏。漕輸瀕河，就付將領。三年告功，僅得故省。又以譴投守，彼推州。有僚許公，相得於此。與之欣然，樂以忘徙。

使於湖北，還自濠梁。又奪一官，往裨於襄。坐發驛馬，給奔喪者。於鄂，於蘇，割將之符，握節關中，使總其輸。煌煌金章，厥賜特殊。謀復靈武，度兵胡蘆。秦有將璋，諸公與俱。會璋召還，公復淪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弗察，後捕而誅。自懷祖池，再副戎車。真宗新陟，罪垢皆滌。爲郎度支，以將廣德。外更四州，楚壽陝前。乃還待制，中糾獄刑。有歸龍圖，其唐殖殖。就以學士，專其閣直。輟之銓衡，乘傳臨井。超遷郎秩，進直樞密。趣歸封駁，考國中失。申命選事，得權進細。加職侍讀，改司羣牧。移之審官，審是在服。代闕積遷，給事於中。告疾出許，鼓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人上。談辭慨然，帝悅而嚮。及後晚出，皆爲將相。公則老矣，將歸田里。康定辛巳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公開南昌，勳爵第一。夫人曰劉，不及郡封。封君彭城，其卒先公。公卒明年，季秋挾日，於州山西下。耐而吉，公有四子，伯爲進士，承於殿中，與仲前死。仲賜科名，叔也皆承。將作殿中，或

廢或興，有顯惟季，時承衛尉。今爲郎中，論序初終。實來求詩，刻示無窮。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旣以嘉祐七年九月某甲子，葬開封府之祥符縣西韓村。皇考魏公之塋，至十二月，公子世範等，乃來求銘，以作公碑。蓋公昆弟皆從先人游，而某又嘗得讖公父子，故爲序其實，而繫以銘序曰：

公諱某，字良器，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衛國公諱嵩者爲曾祖，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燕國公諱光嗣者爲祖，而尚書左承集賢院學士諱恕之子也。左承當眞宗時，參知政事，後以其子岐公之貴，而贈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公，岐公之弟也，而於魏公爲少子。年六十八，以嘉祐七年六月得疾，分司而以乙巳棄世於陳州。階至朝散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潁川郡開國子，食邑至六百戶，賜紫金魚袋，官終於司農卿。而所更者，祕書省正字，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光祿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員外郎，郎中，司農光祿少卿，少府監，任終於知陳州。而所歷者，監楚州，衡州，酒稅知衢州，江山縣，知南恩州，通判江揚洪廬潭州，知衡州，監江寧府糧料院，知興化軍，知均州，判登聞鼓院，知曹州，判殿中省，知鄆州，鄭州。其通判揚州，廬州，皆有所避不赴。知鄆州，則未赴而徙。凡仕四十二年，蓋其行

事可記者衆矣。而公子所能記者，在江州，人大饑且疫，公爲具饘粥醫藥，不足，則取廬山諸佛寺餘財以續之，所活以萬數。有盜刈人之禾而傷其主者，當死，公曰：「古之荒政，所以恤人者盡矣，然尚緩刑，况今哉？」即奏貸其死。洪州大水，城之不滅者十五，水得城寶以入，舉城惶擾，不知所爲，公豫具薪藁，不終日以塞，州人德之，曰：「無陳公，吾屬如何矣！」衡州之南山，廣袤百餘里，與夷接壤，大木蒙密，中國人遁逃其中，冒稱夷人，數出寇常寧諸邑，其酋有挾左道者，人傳以爲能致風雨，官軍尤懼之，公誘以恩信，則率衆數百來自占，已而與其甥亡去，又將爲寇，州人皆恐，公設方略，以一日捕得殺之。天子賜詔書獎諭，公因圖上山川形勢，攻取之策，以爲賊今不除，黨附日衆，夷人謂中國無能爲，必出助之，可須農隙發千人，使操斧斤，隨以強弩，斬木除道，則賊失所恃，不攻而自窮，又出其材，可以佐經用。奏未報，轉運使害其事，劾公擅擊斷，不聽用佐吏，又嘗稱病不自祭，炎帝公坐此罷。州人乞留不得，而賊果侵尋不制，朝廷出使發兵擊之，數年然後定。興化多進士，就鄉舉者常八九百人，而學舍弊小，無文籍，公至，則新而大之，爲之購書，而國子之所有者皆具。均州漢上舟子，數溺商旅取貨財，而以險爲解，公捕案寘法，因取近灘數家，除其術，使表水險，涉者因此得不死。曹州多盜，亡命之尤凶強者七十餘人，公集重購得之，殘盡，又修律令五家爲保之法，故盜往往逃去之它境。蓋公施於政者能如此，公嘗爲書十二篇上之，曰：國政要事，其說多聽用，而

中書欲遷職事以獎之，公乃自言外祖王氏葬揚州，無主後，願除淮南所當得之一官，以往視其丘墓而已。岐公之葬也，天子自曹州召公歸襄事，特詔許公升殿，公謝岐公遭遇始終恩禮之厚，因乞御篆岐公之碑首，上爲勤容賜其首曰：「哀忠之碑。」而公終無一言自及。既分司，無田園，僦官屋以居，自爲棺斂葬埋之制，越於儉而已。少長好書，以至於老，於篆籀尤善，有集二十卷，其文能世其家者也。夫人馮氏，江南李氏時宰相延己之孫，子男五人，世範前商州洛南縣尉，世安，前廣州新會縣令，世修，大理寺丞，世永，將作監主簿，世奕，太常寺太祝，女四人，長適大理評事柳安期，次適右班殿直王允懿，次尚幼也。陳氏，漢太丘長諱實之後，故其望在潁川，而世居洪州之南昌縣，當唐末五代之亂，無仕者。魏公布衣起閭巷，明敏諒直，稱天下，仍父子執國柄，而至岐公尤盛。公於仕嘗齟齬，然尚至九卿，以榮祿自終，蓋太丘之仁，隱阨於一時，而紀諶羣泰貴顯者數世，豈魏公之先，遭世不治，亦有潛德晦行如太丘者乎？不然，何其後世之興如此，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虞賓夏商，其後爲陳，屢絕復封，以承聖人。至漢太丘，棄時就德，詒祿魏晉，子孫世食。既又困窮，乃生魏公。魏公之出，魁名碩實，有公有卿，饋祀其室。公則盛矣，天子所思，繩繩維卿，亦顯於時。治官牧民，入出具宜。胡公之虛，太丘之里，兩有州國，紹榮本始。歸葬浚郊，皇考在前。峙此銘詩，爲告新阡。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卽位，大賚羣臣，陸朝者及其父母，具官某父具官某，率德蹈義，不躬榮祿，能教厥子，並爲才臣。加賜名命，序諸卿位，所以勸天下之爲人父者，豈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衛尉卿。」翌日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賜寬等，以待蔡焚寬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世行治始卒來請曰：「先人賴天子慶施，賜之官三品矣，而墓碑未刻。惟德善可以有辭於後世者，夫子實聞知。」某曰：「然。衛尉公墓，隆宜得銘久矣。」於是爲序而銘焉。序曰：

公姓李氏，故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於光山。五世祖諱某，以其郡人王闔從之，始爲建安人。曾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嘗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舉進士中等，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父大理評事，而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尚書。遊豫章，樂其湖山，曰：「吾必終於此。」於是又始爲豫章人。尚書之子伯曰虛，已官至尚書工部侍郎，以才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公諱某，字公濟，少篤學，讀書晝夜不息，一以進士舉不中，卽以兄蔭爲郊社齋郎。再選福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有能名。遷饒州餘干縣令，至於毀淫祠，取其材以爲孔子廟，率縣人之秀者興於學。豪宗大姓，斂手不敢犯法。州將部使者，奏乞興京官移之，刺縣不報，而坐不覺獄，卒殺人以免。當是時，侍郎方以分司就第，公曰：「

吾兄老矣！我得朝夕從之游，以灑掃先人廬冢，尙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言仕。侍郎之卒也，天子以公試祕書省校書郎，知江州德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說，欲官之，終以其不可強也。而晏元獻公爲公請，乃除太子洗馬致仕。初尚書未老，棄其官以歸。至侍郎及公之退也，亦皆未老。自尚書至公，再世皆有子，而皆以嚴治其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慕其世德，稱其家法。蓋近世士多外自藩飾爲聲名，而內實罕能治其家；及老，往往顧利冒恥，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嗚呼！其可謂賢於人也。已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六年，然後已。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及公老矣，二子就養，如公之爲子弟也。寬嘗爲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又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爲洪州官，不去左右者十二年，皆以才能爲世聞人。以恩遷公官至尚書虞部郎中，階至朝奉郎，勳至護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卒於豫章之第，年八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卒八年，旣葬矣。五年某月某甲子，以公葬於夫人之墓左。曰雷崗，在新建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衢州人某官湘之女。湘有文行，尚書與爲友，故爲公娶其女。子三人，寬、定、實。實守祕書省正字，早世。於公之葬也，寬爲尚書司勳員外郎，定爲尚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已嫁。孫二十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率公教無違者。公旣葬，而二子以恩贈公衛尉卿云。銘曰：

李氏大家，隴西其先。於唐之季，再世光山。移遷於閩，嶺海之

間。乃生尙書，節行有偉。始來江南，考室章水。繩繩二子，隱顯兼榮。孰多後祿，其季維卿。幼壯躬孝，唯君之踐。能不盡用，止於一縣。退以德義，釐身於家。外內肅讙，人不疵嗟。亦有二子，爲天子使。父曰「往矣，致而臣身。」子曰「歸哉，以寧吾親。」以率其婦，左右恂恂。以官就侍，天子之仁。既具祉福，考終大耄。追榮於幽，乃賜卿號。伐石西山，作爲螭龜。營之墓上，勒此銘詩。

卷八十九

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君少學問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誦之，而去其階，蓋數年而具業經。後遂博極天下之書，屬文操筆布紙，謂爲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以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補蘇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司理，再舉進士甲科，遷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移知潯州。潯當是時，人未趣學，乃改作廟學，召吏民子弟之秀者，親爲據案講究，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旁州士皆來學，學者由此遂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財而不直者，安撫使以爲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爲是，而用君議，編於勅。慶歷二年，擢爲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彈奏狄武襄公不當沮敗劉滬

永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宮爲戒。仁宗大獵於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隕於殿中，君奏疏，即是夜有詔止獵。蠻唐和寇湖南，以君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乃知復州。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吉州稍遷至尙書都官員外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之。儂智高反，君卽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詔。會除廣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煽，天子出大臣部諸將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民，轉芻米於惶擾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壘，修器械，屬州多完，而師飽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遷尙書司封員外郎。初，君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賊所以破滅，皆如君計策。軍罷而人重困，方恃君綏撫，君乘險阻，冒瘴毒，經理出入，啓居無時，以皇祐三年三月初七日卒於治所。年五十四。官至尙書工部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騎都尉。君所爲州，整齊其大體，闕略其細故，與賓客談說，弦歌飲酒，往往終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曲直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爲文，自少及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掇拾貫穿，無所不言，而詩爲多。君諱抗，字和叔，姓孫氏，得姓於衛，得望於富春。其在彭縣，自君之高祖棄廣陵，以避孫儒之亂，而至君曾大父諱師睦，善治生，以致富。歲饑，賤出米穀，以斗升付糴者，得驩心於鄉里。大父諱且，始盡棄其產，而能招士以教子。父諱遂，良當終時，君始十餘歲，後以君故。

贈尙書職方員外郎。君初娶張氏，又娶吳氏，又娶舒氏，封太康縣君。五男子：適邈、迪、适、邁。適嘗從予遊，年十四，論議著書，足以驚人。終永州軍事推官。邈，今潯州上黨縣令，亦好學能文。狀君行以求銘者，邈也。君之卒也，天子以适試祕書省校書郎，二女子一嫁太廟齋郎李簡夫，一嫁進士鄭安平。君以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縣縣懷遠鄉上林村。歛之爲州，在山嶺湖谷崎嶇之中，自去五代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也。黜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罕至。君孤童子，徒步宦學，終以就立爲朝廷顯用。論次終始，作爲銘詩，豈特以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詒其鄉里銘曰：

在仁宗世，盤跳不制。餽師牧民，實有庸使。踐艱乘危，條變盡奇。癘毒既除，膏馘以治。方遷旣隕，哀暨山夷。維此庸使，文優以仕。祿則不殖，其書滿箚。書藏於家，銘在墓前。以告黜人，孫氏之阡。

故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宋故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墓，在河中府河東縣陶邑鄉仙觀里紫金山北初咸平二年，公以東班殿侍，隨彰國軍節度使康保裔部軍於高陽關，契丹內侵，眞宗狩於魏，大將恃城，千里閉逃，保裔以其屬出，公提少卒，所戰輒破，寇搏我疾，孤堅弗支，舉軍陷焉，乃以義死。當是時，十二月五日也。公年四十六。有詔賻恤，錄公

子樞以爲西班殿侍。蓋六十九年，而樞以行治勞烈，積官至皇城使，賀州團練使，而嘗一再辭賞，以求追榮其父母。天子亦數推恩，以及乎其親，而公九贈官，自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至左監門衛大將軍，逮今上卽位，則再至三品。而公夫人朱氏，亦封錢塘仙遊永安縣太君。太君有美志純行，年六十三，以天聖七年六月六日卒於其子之官舍，而以嘉祐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與公合葬。公幼而慤恭，長而敏武，涉書喜謀，將有以爲，而卒不克，蓋知者傷焉。唯忠壯不屈，以論祿於其後世，而團練君實能力承以大厥家。噫！其可銘也哉！李氏世家，鄭之原武，公諱興，字仲舉，曾祖諱顯，祖諱光，父諱元超，皆弗仕。公生一男二女，二女皆早死。孫六人，其二入早死，葬今爲尙書都官郎中，餘皆以父廕仕，昌齡終三班差使，莫今爲右班殿直，榮今爲左班殿直。銘曰：

李姓之始，賙周隱吏。厥家鄭邦，代晦其光。公奮自田，啓蹟班行。匪熊匪羆，彼萬其旅。帝徂伐之，孰致予武。操戈以先，所遇蹙逃。日敵可盡，其來滔滔。終沈於我，唯義之濟。閱有傳祿，追榮以暨。誰無孫子，錫命在闕。我以吾功，克稱無羞。詒詩後觀，有石道周。

故淮南江淞荆湖南北等路制置茶

鹽礬酒稅兼都大發運副使贈尙書工部侍郎蕭公神道碑

蕭氏，故長沙人也。去馬氏亂遷江南，又為廬陵人。公會祖諱
 齊，七季氏終洪州武寧縣令。祖諱煥，考諱良輔，皆不仕。公諱定基，
 字守一，用天禧三年進士補岳州軍事推官，以母夫人陳氏喪罷。
 後除虔州觀察推官，人饑，說州將以便宜糶倉米，秋糶償之，所求
 活甚多。監納潭州茶米，舉者十八人，遷大理寺丞，知臨江軍新喻
 縣，移監成都府市買務，劾引二江漑諸縣田，多少有約。李順為亂
 時，成都大豪趙氏盜約改一晝夜為六，由此他縣歲賂趙氏，乃
 得其餘水，訟二十年不決。轉運使以屬公，公曰：「約所以為均，即
 不均，約不可恃也。」乃親決水，視一晝夜而焚，氏縣水有餘，焚氏
 即伏罪，諸縣得水如故約。轉運使以為能，舉知黎州。州近蠻，出善
 馬，異時勢人多以託守，公一拒絕，蠻大喜。於是累遷至太常博士，
 以博士召兼監察御史裏行。成都王諤請鑄小鐵錢為大錢當十，
 鑄十得三，是廢十得三十也。公疏以為不便，而議議中。貴人妄
 告兩湖轉運使罪，以公往治，直之。斬州王蒙正恃勢賂橫猾，誣屬
 縣長罪死，又以公往治，告隨吏曰：「蒙正賂汝，受之以告我。」蒙
 正果賂吏，直三百萬，公因以正其獄。仁宗欲官公一子，公乃以讓
 其隨吏，除開封府判官，於是自監察再遷至侍御史，除江西水陸
 計度轉運使。奏事稱上意，賜三品服。三司稅賦醵鷲羽，民入一尺，
 費餘百錢，奏以鵝鶻代之。宜州蠻為寇，乃移廣西兼安撫，公馳至，
 問所以反，曰：「吾知之矣。」乃蒐諸州澄海忠敢士萬人，守要害，
 戒諸將，賊至乃擊，歸則已，蠻不復動。明年，邕州甲洞與永平寨將

秦珏爭銀治，殺珏反，邊大擾。公曰：「蠻何敢，是必珏有以致之。」
 問之果然，乃廢銀治，誅道賊賊戶數十人，又移交州討殺珏者而
 邊遂定。仁宗曰：「邊吏好生事，輩某如此，可召用。」三司度支判
 官王琪使江淮瀾議鹽酒事，請公俱往，乃除三司鹽鐵判官，與琪
 俱使江淮瀾議鹽酒事。至吉州，除江淮瀾荆湖制置發運副使。以
 官卒於家，享年五十四。實慶歷二年五月十四日。以其年九月二
 十日葬廬陵儒行柳故舍之原。公寬厚寡欲，內行孝友，講於鄉里。
 尤知為吏在所皆有聲績。夫人河陽縣君毛氏，五男子，汝礪，汝諧，
 汝器，汝士，汝爽，皆進士。汝礪終太常博士，汝器終殿中丞，汝諧今
 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汝士今為永州祈陽縣令，故累贈至尚書工
 部侍郎。而墓碑未刻，汝諧請曰：「先人於王氏有故，子銘士大夫
 多矣。」某曰：「然是宜以屬我。」乃銘曰：
 蕭氏食鄴漢功之冠，卒成齊梁以戾於唐。人不絕史，與唐終
 始。賊遷廬陵，來自長沙。使乎御史，於宋初家。折獄禦戎，有聲無譁。
 祿則世繼，而年不退。揚詩墓石，以相哀嗟。

尚書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狄公神

道碑

狄氏故并人。唐武后時，有以諒直至宰相者，有功中宗以及
 社稷，是為梁公。公，梁公之十四世孫也。諱榮，字輔之。曾祖曰崇謙，
 連州桂陽縣令。祖曰文蔚，全州清湘縣令。考曰希顏，徐州錄事參

軍及公貴，贈錄事君至兵部尚書；而公母李氏，封隴西郡太君。蓋梁公之後，有兼養者，亦有名蹟至大官，其後祿仕不終，寔微弗顯。及公乃以行能爲時用，出使入侍，終尚書工部侍郎，直樞密，爲學士，天下稱爲善人長者。公少孤力學，中咸平三年進士甲科。其官自大理評事，歷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部官職，方員外郎，祠部刑部郎中，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給事中。其職，自直昭文館，歷龍圖閣直學士。其初任知袁州分宜縣，後嘗知開封府，司錄通判鄧州，成都府，爲開封府判官，使京西，成都府，路轉運，又使制置江淮，荆湖，再判吏部流內銓，知審官院，知壁廣濟，隴隨，陝，鄭，同，揚，九，州，河，中，河，南，二，府。其知陝州，河中府，以趙元昊反，擇西方守吏。其知隨州，則坐在魏，時軍事有驕不遜者，不卽治。其知揚州，則不及赴而卒於京師。慶歷三年二月十七日也，享年六十。七。公醇厚篤實，未嘗妄言笑，雖有喜慍，未嘗見色，終身不言人過惡。隴南海所齋，無南物。在陝中，貴人有力者，言將援公於上，公爲不聞，接以它語。退而歎曰：「吾束髮至此，得俸祿皆以義，可以老而自污邪？」蓋其廉如此。其治民，出於寬仁，不忍，雖以此嘗得罪，然自若弗悔也。當時士大夫聞其死，多歎惜。累階至中散大夫，勳至上桂國，爵至山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四百戶。夫人武城縣君路氏，左司諫知制誥振之女。初，公以布衣見路公，路公卽譽公文學行治，妻以其子。生六男子，遵道，遵度，遵禮，遵慈，遵路，遵彝。遵路，當天聖初，善爲古文，志義甚高，嘗爲襄州襄陽縣

主簿，不幸早死，君子莫不傷之。遵度爲太常寺奉禮郎，與遵道，遵慈，遵彝亦皆早死。遵禮今爲尚書虞部員外郎。六女子嫁衛尉卿王罕，衛尉卿魏瑛，樞密直學士何中立，尚書駕部郎中王信民，二人早死。狄氏當五代之亂，占潭之湘潭，至公始葬武城君於許州陽翟縣張湖，里，故以公合葬，葬以慶歷五年。既葬二十年，而遵禮來求銘文，刻之墓碑。銘曰：

維狄先公，開號於梁。扶國舉帝，仁柔義剛。施垂子孫，祿不曠。仕歷世十四，公爲循吏。內行振振，恕以與人。無恚無忌，考終厥身。陽翟古墟，有幽新里。銘詩不磨，彼石之視。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刑部尚書李公

神道碑

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杭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贈刑部尚書李公諱陟，字元昇，少以進士舉太學，衆推才高，不妄交游，獨與故相張文節公友善。淳化中，用甲科，補河南府澠池縣尉。羣盜阻殺以略行人，朝廷出中貴人傳捕，公率其屬捕殺之盡，以故爲轉運使。所奏留再任，方賞遭父喪去，而契丹犯河北，卒亡命相聚爲寇，所居內黃大擾，令尉初不自保，公爲設方略，擒賊，縣賴以無事。改除貝州司理參軍，州將邊公肅知公能有難輒以屬公，遂劇賊，用一日馳百里，悉縛取以歸。於是州及轉運使爲論功，驛召見，除大理寺丞，知漢州什加縣，改殿中

贈禮部尚書安惠周公神道碑

公諱某，字某，姓周氏。為人儼有大節，敏於文學，達於政事。

真宗初即位，以進士甲科除將作監丞，通判齊州，即有能名。召還為著作郎，直史館，提點開封府諸縣鎮公事，歷三司戶部度支判官，又皆有能名。遂以右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數進見奏事，真宗以為材。其後置登聞鼓院，糾察在京刑獄，及考進士以糊名謄錄之法，真宗皆自選主者，而輒以屬公。居糾察未幾，遂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聽斷明審，無留事。真宗滋以為材，至嘗幸其府，問勞賦詩樂飲然後去。以公更外事未久，故不即大用，而以公知河中府。又以知永興，移天雄軍，所至輒有聲績，數賜詔書獎諭。於是真宗知公果可付以政，即召還，除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既而又以為尚書禮部侍郎，樞密副使。真宗得疾幾不寤，丁晉公用事，遂去寇萊公，而以公為黨，亦逐去之。以尚書戶部侍郎知青州，既而又以為太常少卿，知光州。仁宗即位，稍遷祕書監，知杭揚二州。晉公得罪去，還公禮部侍郎，留守南京，召見之，將復用，公病矣，乃請知潁州。自穎徙陳，自陳徙汝。至汝若干年，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卒，春秋五十九。計開天子為震悼，贈禮部尚書，賻賜錄其子孫加等，諡曰安惠。初，公奮白衣數年，遂知制誥，特為真宗所禮，禁中事大臣所不得聞者，往往為公道之。公亦慷慨為上言事，無所撓，而其言秘，世莫得盡聞。東封還，公卿大夫皆獻文章頌功德，公獨上

承知秀州嘉興縣。真宗東封，改太常博士，通判通利軍，又以祀汾陰，改尚書屯田員外郎。河決奪一官，監真州鹽倉。杭州言瀨江墜壞不可治，詔江淮荆湖發運使舉可用者，以公通判杭州。隄成，度用財力甚省，而完且可久，乃復得故官，留再任。當是時，呂文靖公提點刑獄，尤知公，極論薦以為材，且召除御史矣。會母夫人死，公行內修，事母尤以孝聞，所收恤親屬，多貧不能北歸，留治喪南京，哀感登甚，未及服除而卒。年五十三。天禧三年六月八日也。留守王沂公賻助之，乃能具棺殯。凡五娶，賈氏、高氏、張氏、耿氏，最後邊氏，封太康縣君，今皆贈郡太君。邊氏則貝州邊公女也。邊公彊明少所可，知公而好之，故女以其子。太康有賢行，蓋見於國史。公二男四女。男曰中庸，守大理寺丞致仕。曰中師，給事中，天章閣待制。西京留守。女嫁太子中舍，再復貝州漳南縣令，葛初平，尚書比部員外郎，張參其一早死。公初以文藝自進，然喜吏事，所至強果辦治，終以愛利為人所思。嘉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葬於衛州新鄉縣貴德鄉戒海里。至熙寧元年十月，乃始作銘刻之墓碑。李氏故博平人，後徙內黃。曾祖諱祥，弗仕。祖諱守澄，開封府襄邑縣尉。考諱珣，殿中丞，銘曰：

矯矯李公，升自辭科。啓迹瀨池，終功瀨河。課文曰治，武奏厥多。毀於大喪，會不及燔。素琴未御，虞殯遂歌。垂延在後，簡祿有那。兆衛西南，彼墳陂陀。追秩榮矣，哀如之何。

書進戒。及在樞密，進止侃侃，不以丁晉公方盛爲之詘節，故爲所逐。公好收挽後進士，得一善，汲汲如世之夸者爲己進取，未嘗問家人生產。好讀書，善爲文，有文集二十卷。獨奏事諸草，則公既焚之矣。無在者。愛其弟越甚篤，與越皆以能書爲世所稱。每書輒爲人取去。積階至金紫光祿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汝南郡開國公，食邑至四千一百戶，食實封至九百戶。嘗爲東京留守，判官，東封考制度副使，亦皆眞宗所自選也。周氏世爲淄州都平人。公會祖考諱某，祖考諱某，皆儒者，以學行知名山東。考諱某，仕歷御史，終尙書都官員外郎，及公貴，贈會祖考某官，祖考某官，考某官。公夫人王氏，北海郡夫人，先公一年卒。於公之卒也，公子延尙爲大理寺丞，延讓爲太常寺太祝，延諱爲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延篤爲大理評事。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公鄧州新鄧縣平康鄉之北原，而以王氏附。其後若干年，公子延篤爲尙書都官郎中，累贈公至某官，始追序公世次。閱行治來，謂曰：「先人名位功德著顯矣，而墓碑無刻，諸孤獨延篤爲後死，微夫子許我，則無以詒永久。」嗟乎公之事遠矣，蓋雖公有所不及知，故所次止於如此，然觀公所以進而公之材可見，視公所以遂而公之行可知，懷懷乎一世之名臣矣。所次如此，不爲略也。銘曰：

上不豫，乃讒乃逐。既投有罪，而以公歸。退施一州，遂隕於旃。美矣邦士，公之季子。銘詩墓門，載以魄趾。

卷九十

行狀 墓表

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祕書省校書郎起家，中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尙書兵部員外郎，以卒。嘗知汝之頰陰縣，校理祕書直集賢院，通判常州河南府爲開封府三司支度判官，與修眞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最後以請知鄧州，遂葬於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二年。公以文章貴朝廷，視於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遇事繁劇，乃若簡而有餘，所至輒大興學舍，莊懿明肅，太后起二陵於河南，不取一物於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聞公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於學。鄧州有僧某，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昏夜聚爲妖，積六七年不發，公至立殺其首，弛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堰，廢職田，復召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不就。於吏部所施置，爲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其職言。郭皇后失位，稱詩白華以諷，爭者貶，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民失業，獻

大寶箴，議昭武皇帝不宜配上帝，請罷內作諸奇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政，又論方士不宜入宮，請追所賜詔，又以爲詔令不宜偏出數易，請繇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嘗言甚衆，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豫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爲己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墓，尤歎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入哭其堂，櫛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蓋食者數十人，三從孤弟妹皆在，而治衣櫛纒二婢。平居寬然，貌不自持，至其敢言自守，矯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受氏至漢魏，無顯者，而盛於晉宋之間。至公再世，有名爵於朝，而四人皆以材稱於世。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撰次如右，謹狀。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公諱璋，字齊臣，眞定府靈壽縣人。少以蔭爲天平武寧二軍牙內都虞候。至道中，李繼進盜據河西銀夏等州，後又擊諸部，并其衆。李繼隆范延召等數出無功，而朝廷終棄靈武，繼遷遂強，屢入邊州爲寇。當是時，公爲東頭供奉官，開門祇候。年十九，太宗問：「大臣誰可使當繼遷者？」武惠王以公應詔。太宗以知渭州，而欲除諸司使以遣之。武惠王爲公固諫，乃以本官知渭州。眞宗即位，改內殿崇班，開門通事，舍人西上閣門副使，移知鎮戎軍。當是時，繼遷虐使其衆，人多怨者，公即移書言朝廷恩撫納之厚，以

勳之。羌人得書，往往感泣，於是康奴諸族皆內附。咸平六年，繼遷死，其子德明求保塞。公上書言繼遷擅中國要害地，終身旅拒，使謀臣狼顧而憂，方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盛強，無以息民。當是時，朝廷欲以恩致德明寢其書不用，而河西大族延家妙等，遂拔其部人來歸。諸將猶豫，未知所以應。公曰：「德明野心去就尙疑，今不急折其羽翮，而長養就之，其飛必矣。」即自將騎士入天都山，取之內徙。德明由此遂弱，而至死不取敢邊。大中祥符元年，召還，除西上閣門使，鄆寧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鄆州。東封，遷東上閣門使，高州刺史，再移眞定府定州路都鈐轄。已而又以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公乃圖涇原環慶兩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眞宗留其一樞密院，而以其一付本路，使諸將出兵，皆按圖議事。祀汾陰，遷四方館使。初，章理驕於武延，鹹泊撥城，偏強於平涼，公皆誅之。而汧渭之間，遂無一羌犯塞。八年，遷英州團練使，知秦州。秦西南羌唃廝囉宗哥立，遵始大，遵獻方物，求稱「贊普」。公上書言夷狄無厭，足其求必輕中國。大臣方疑其事，會得公書，遂不許，而猶以爲保順軍節度使。公曰：「我往遵矣，又將爲寇，吾治兵以俟爾。」遵使其舅賞樣丹招熟戶郭廝敦爲鄉導，公即誘樣丹捕廝敦，而許以一州。樣丹終殺廝敦，公遂奏以爲潁州刺史，而樣丹亦舉南市城以獻。先是，張吉知秦州，生事熟戶多去，爲遵耳目，及公誅廝敦，即皆惶恐避逃。即許之入贖，自首還故地，而至者數千人，後遂帖服，皆爲用。至明年，囉遵果悉衆號十萬寇

三都公帥三將破之，追北至沙州，所俘斬以萬計。事聞，除客省使康州防禦使。其後又破滅馬波叱臘鬼留等諸羌，囉蓮遂以窮孤逃入磧中，而公斥境疆上，置弓門威遠凡十寨，自是秦人無事矣。天禧三年，召還，除華州觀察使。以四人之恃公也，復以爲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四年，遂除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署樞密院事。丁晉公用事，稍除不附己者，既貶寇萊公，卽指以爲黨，改宣徽南院使，出爲環慶路都部署，又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晉公貶，乃以公爲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天聖三年，除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知天楸軍，又移知永興軍，而詔使來朝，至則除昭武軍節度使而復還之。天聖五年，以疾病求知孟州，得之，會言事者以公宿將有威名，不當置之閒處，乃以爲眞定路馬步軍都部署，知定州。七年，換彰武軍節度使。八年正月，薨於位，年五十八。皇帝爲罷朝兩日，贈侍中，謚曰武穆。公爲將幾四十年，用兵未嘗敗衄，尤有功於西方。舊羌殺中國人，得以羊馬贖死如羌法，公以謂如此非所尊中國而愛吾人，奏請不許其贖，又請補內附羌類族以爲上軍主，假以勳階爵秩如王官，至今皆爲成法。陝西歲取邊人爲弓箭手而無所給，公以塞上廢地募人爲之，若干畝出一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稅斂發兵戍守，至今邊賴以實。所募皆爲精兵，在渭州取隴外籬於川築城置兵以守，曰「後當有用此者。」及李元昊叛，兵數出，卒以隴於川爲德順將軍，而自隴以西公所措置人悉以爲便也。自三都之戰，威震四海，鳴斯囉聞公姓名，卽以手

加額。在天雄，契丹使過疆地，輒陰勒其從人，無得高語，疾驅至，多憚公不敢仰視。契丹既請盟，眞宗於兵事尤重慎，卽有邊事，手詔詰難至十餘反，而公每守一議，終無以奪。眞宗後憲德信，有論邊事者，往往密以付公可否。好讀書，所如必載書數兩，兼連右利公羊穀梁左氏傳，而尤熟於左氏。始娶潘氏，馮翊郡夫人，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國公美之子。後娶沈氏，安國太夫人，故相左僕射倫之孫，光祿少卿繼宗之子。子男四人，僖、禮、賓、使，知儀州。當元昊叛時，以策說大將，不能用，反罪之，遷韶州以死。倚終內殿崇班，俛供備庫副使，拒元昊於瓦亭戰死，贈寧州刺史。倩右侍禁一女子，適四方館使榮州刺史王德基。孫五人，諒、諷、東、頭、供奉官。誼、右侍禁閤門祇候，諱三，班奉職，諱右，班殿直。

魯國公贈太尉中書令王公行狀

公諱德用，字元輔。其先眞定人也，世以財雄北邊，而蔣公邢公皆倜儻喜赴人急，歲飢，所活以千計。武康公當太宗時，貴寵任事，以殺前都指揮使受遺詔輔眞宗。葬其先公河南密縣。縣後分屬鄭州管城，故今爲管城人。焉公先喪其母韓國夫人朱氏，事繼母魯國太夫人張氏以孝聞。至道二年，太宗五路出師，以討李繼遷之叛，而武康公出夏州。當是時，公爲西頭供奉官，而在武康之側。年十七，自護兵當前，所俘斬及得馬羊功爲多。及歸公，又請殿將至隘，公以爲歸之至隘而爭先，必亂，亂而繼遷薄我必敗，於是

又請以所護兵馳前至隘而陣。武康爲公令於軍曰：「至陣而亂行者斬！」公亦令曰：「至吾陣而亂行者，吾亦如公令！」至陣，士卒帖然以此行，而武康公亦爲之按轡，繼選兵相隨屬，左右望公莫敢近。於是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兒矣！」及論功，武康公曰：「吾爲大將，不可使子弟與諸將分功。」絀公不列。三年，遷東頭供奉官。咸平二年，繼內殿崇班。三年，換御前忠佐馬軍副都頭。景德二年，爲馬軍都頭。大中祥符元年，爲邢洺磁相巡檢提舉捉賊。男子張鴻霸，聚黨界中爲盜，朝廷以名捕，久之不得，公以氈車載壯士，僞服爲婦人，誘之於野，於是鴻霸與其黨三十二人皆得。朝廷以爲能，移陝西東路提舉捉賊。自陝以東爲盜者，聞公擒鴻霸事，皆惶恐逃去。五年，爲環慶路指揮使。奏事上前，忤旨，責授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是歲，武康公薨，天子命公乘驛護喪歸京師，已而還其舊職。七年，遷散處候散都頭。八年，遷散員內殿直都處候。天禧四年，爲殿前左班都處候，柳州刺史。乾興元年，爲捧日左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天聖三年，改博州團練使，知康信軍。城境，公使禁軍爲築，築者久之，而無敢竊言望公，使已，非其事者。城成，天子賜書獎諭。五年，移冀州兼馬步軍都部署。是歲，除康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又除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六年，除侍衛親軍步軍都處候，歸就職。又除環慶路副都部署，不行。八年，除并代州馬步軍副都部署，又除殿前都處候。十年，除桂州觀察使，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權馬軍都指揮使。諸將皆遷，與士之請

馬者，皆不求有司而得。故事，取糞錢於軍以給，公使自公始罷之，使各置庫以待其軍用。明道元年，除福州觀察使，軍人挾內詔求爲軍吏，公爭曰：「軍人敢挾詔以干軍制，後不可復治，凡軍吏不可使求而得，得則軍人必大受其侵。」明肅太后固使與之，公固不奉詔，已而太后亦寤，卒聽公。及太后崩，有司請衛士皆坐甲，公又不奉詔，曰：「故事無爲太后喪坐甲也。」於是天子心賢公，以爲可用，又問太后宮得爭軍吏事，遂以公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公固辭，武人不學，不足以當大任，天子使中貴人趣公入院。公於朝廷臨義慷慨，言無所顧計。至於親戚故舊，待之亦皆當理而有恩。故人爲人求官於公，公問其得謝幾何，故人辭窮以實對，公亦不拒也。歸而使家人以銀與之，曰：「爾所求者在此矣，官非吾有，不可得。」居頃之，除樞密副使。三年，除明州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樞密院事。四年，除安德軍節度使。五年，檢校太尉，充宣徽南院使。寶元元年，李元昊叛，公嘗請將以扞邊，天子不許，曰：「吾以公謀可也。」卒所以鎮撫扞治者，亦多公計策。始，人或以公威名聞天下，而狀貌奇偉，疑非人臣之相，御史中丞孔道輔因以爲人言如此，公不宜典機密，在上左右。天子不得已，以公爲武寧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赴本鎮，賜手詔慰遣，而言曰：「皆尙論公未止也。」又以公爲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人爲公懼，恬然唯不接賓客而已。移曹州，或聞孔道輔死，以告曰：「是嘗害公者，今死矣。」公愀然曰：「孔中丞豈害某者乎？彼其心所以事

君當如此也，惜乎朝廷無一忠臣！言者服公以謂有德，而終身自愧其言。曹人喜鬪多盜，他日獄未嘗空也。公在曹嘗無一人囚者。數矣。慶曆二年，除檢校司空保靜軍節度使。天子以手詔賜公曰：「賜卿重地，勉視事，毋以人言爲憂。有傷卿者，朕不聽。」喫丹使劉六符過澶淵，喜曰：「六符聞公久矣，遇於此，豈非幸也！今此州歲大熟，豈非公仁政之效也？」公謝曰：「明天子在上，固常多豐年，此豈吾力也？今朝廷多賢士大夫，可畏者皆老矣，備位於此，不足以累公稱數。」是歲移真定府等路駐泊馬步軍都部署，求奏事京師。天子使中貴人諭公入覲，除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固辭不得。未行，以契丹使使求周世宗所取三關故地，聚兵幽薊，爲若侵邊者，乃移公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聽以便宜從事，而以楊崇勳知成德軍。崇勳使客問公所以戰，公曰：「吾患不仁，不患不威；患不知，不患無功。蓋見敵而後勝可制，吾所戰豈可以豫言也！」公至定州，則明賞罰以教戰，契丹使人來覲，或以告，勸公執殺，公置之不問。曰：「吾視士卒皆樂戰，可用矣，使彼得歸，以告其主，是伏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公提桴鼓誓師，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而畢，乃下令具糗糧，聽鼓於中軍，將盡以汝行，唯吾其所嚮。契丹聞之震恐。已而天子密詔問公方略，公上書論近世用兵之失，與今所以料敵制勝之方，甚備。會兵罷，徙公知陳州。過都，天子使中貴人勞賜，問公欲見否。公辭謝備邊無功，幸蒙上恩赦，諫徒內郡，非有公事當對者，不敢見。三年，移孟州，召還署。

宣徽院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七年，移鄭州，封祁國公。八年，還除會靈觀使，又除檢校太師，判鄭州。過都，天子召見慰勞。皇祐二年，除集慶軍節度使，進封冀國公。三年，以年老求致仕，詔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公威名雖老矣，尚爲四夷所憚，而天子亦賢公，以爲可屬大事也。四年，復強起公以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遂以爲樞密使。契丹使至，公伴射，使曰：「南朝以公使樞密而相富公，可謂得人矣。」天子聞之，賜公神弓一矢，五十以寵焉。嘉祐九年，進封魯國公。以年老求去位，至六七，天子爲之不得已，猶以爲忠。武軍節度使景靈宮使，又以爲同羣牧制置使。有詔五日一會朝，給扶者以一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八矣。明年二月辛未，公以疾薨。天子至其第，爲之罷朝一日，又爲之素服發哀。苑中，而以太尉中書令告其第，又賜以黃金、水銀、龍腦等物，出內人撫其諸子。公忠實樂易，與人不疑，不詰小過，望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及就之溫如也。平生少玩好，不以名位驕人，而所得祿賜，多施之親黨。善治軍旅，寬仁愛士卒，士卒樂爲之盡。與士大夫遊，士大夫亦多服其度，以爲莫能窺也。夫人宋氏，武彜軍節度使延渥之女也，累封安定郡夫人。先公卒，後以子追封榮國夫人。孝慈恭儉，有助於公。男子咸熙，東頭供奉官，早卒。以子故，累贈至右千牛衛將軍。次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咸庶，內殿崇班，早卒。次咸英，供備庫副使。次咸康，內殿承制。女四人，長嫁尚書。

部郎中張叔詹其次嫁太常博士程嗣恭國子博士寇澤皆早卒孫八人澤淵皆內殿崇班開門祇候淑左侍禁洪左班殿直潭右班殿直沅瀛左侍禁溫未仕淑洪皆早卒曾孫二人任左侍禁价未仕公子卜以五月甲申葬管城之先塋而國夫人耐謹具公歷官行事狀請諱考功太常議諡并史館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寧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某誌其墓曰公學不期言心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其義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彫斲以為廉所不為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為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一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一及為今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於是天子悅其至虛己而問焉使蒞諫職以觀其迪己也使董學政以觀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既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達俗而適己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久莫如以石石可麻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朽不可得也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德安鄭湜書其父太常博士諱詒字正臣之行治伐閱世次

因其妹婿廣陵朱介之以來請曰鄭氏故家滎陽有善果者卒於唐江州刺史而子孫為德安人自善果至七世生裔為樂清縣令君之大父也裔生東君之父也以詩書教授鄉里而終不仕君以景祐四年進士為洪州都昌縣主簿於是令老矣事皆決於君而都昌至今稱以為能又為廬州合肥縣尉盜發輒得故其後無敢為盜者又為同州朝邑縣令當陝西兵事起案簿書度民力所堪以均賦役而人不困又掌集慶軍書記歲旱轉運使不欲除民租以屬其子而使君出視君以實除民租如法又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南丹軍南康縣移知梧州方是時儂智高為亂吏多避匿即不往君獨亟往治城壘集吏民以守而州無事經略使舉君以知賓州再遷至太常博士而歸為陵臺令召見言事稱旨賜緋衣銀魚未赴以嘉祐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卒年六十君前夫人張氏後夫人吳氏子男三人其長則湜也次治次深女四人其三人已嫁矣董振何鈞朱介之其婿也君為人孝友諒直得人一善若已出能振窮急而自養尤儉約自賓州歸所齎無南方一物其平生所為如此今既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德安之永泰鄉谷步里而未以有以碣諸墓也故因介之以告介之於余為外姻而其妻能道君之實將懼浪沒而無聞數涕泣屬其夫求得余之一言以表之墓上蓋余嘗奉使江東泝九江上廬山愛其山川而問其州人士大夫之賢而可與游者莫能言也今湜能言其父之賢如此問其州人之游仕於此者乃以為良然嗟乎鄭君誠如此豈特一鄉之

善士歟！而其子男與女子又能如此，故爲序次其說，使表之墓上。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予先君女子三人，其季嫁沈子也。他日有問予先君之壻，而予告以沈子。其知沈子之家者，必曰：「是其父能文學。」他日從沈子於銅陵，而遊觀其縣，縣人得沈子，必曰：「是其父能政事。」已而予求其父所爲書於沈子，沈子曰：「先君卒於逆旅，其書悉爲人取去，無在者。」又問其政事，曰：「吾嘗聞於祖母矣，先君爲池州貴池縣主簿，令不能而縣大治者，先君之力也。嘗攝銅陵縣事，縣人有兄弟爭財者，先君能爲辨其曲直，而卒使之感寤讓財，相與同居。其去也，兩縣人追送涕泣，遠焉而後去。」其施設之方，則吾不得其詳也。沈子遂言曰：「先君事生嚴，喪死哀，自族人至於婚友，無所不盡其心。終身好書，未嘗一日不讀，而於酣樂嫚戲未嘗豫也。循道守官，以不詔其上，而幾至於殆者數矣。故其仕嘗有去志而無留心，唯不得壽考富貴，以卒其學問，究其施設，故其文章不多見，而獨爲士友所知，其行義不博聞，而獨爲親黨所稱。其政事不大傳，而獨爲邑人所記。日月行矣，不卽論次，懼將卒於無傳也。吾願以此屬子矣。」予應曰：「然。子之先君固賢，而又有賢子，其後世將必大，不可使無考也。」於是爲之論次曰：君諱某，字某，再世家於杭州之錢塘，而其先湖州之武康人也。武康之族顯久矣，至唐有旣濟者，爲尙書禮部員外郎。生傳師，爲尙書吏部

侍郎，贈吏部尙書。尙書生詢，爲贛州刺史昭義軍節度使。自昭義以上三世皆有名迹，列於國史。昭義生丹，爲舒州團練判官。舒州生牢，江南李氏時，爲隴州刺史。隴州生廷，爲濠州軍事推官。濠州生承誨，大宋爲明州定海縣主簿，累贈光祿卿。光祿生玉，尙書屯田郎中，知眞州軍州事。眞州之子，天聖二年，以進士起家。楚州司法參軍，再調爲池州貴池縣主簿。年三十六，疾卒於京師之逆旅。夫人元氏，生男子伯莊、季長、叔通，皆爲進士。而季長則予先君之壻也。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眞州城北之原。蓋其行義文學政事，皆如其子之言云。

建昌王君墓表

君，建昌南城人，姓王氏，諱某，字君玉。少則貧窶，事親盡力，未嘗佚遊慢戲，以棄一日；亦未嘗屈志變節，以辱於一人。故雖食蔬水飲，而父母有歡愉之心，徒步藍縷，而鄉人有畏難之色。及其有子，則盡其方以教子，於是鄉人之子弟皆歸之。君隨少長所能以教，又盡其力。蓋娶邑里周氏女，有賢行，能助君所爲。生四子，無一不無咎無隱，無悔，皆進士。無忌早卒，而無咎獨中第，爲揚州江都縣尉。率君之教，博學能文，篤行不怠，然人以爲君能長者，以有是義，而非特其教之力也。君亦嘗舉進士，不中。某年，年六十五，以某月日卒於江都其子之官舍。明年三月二十四日，葬所居縣裏屯之原。葬久矣，無咎始求予文以表君墓。當時無咎棄台州天台縣令，

教授於常州，其學彌勤，其行彌厲，其志蓋非有求於茲世而止，能使君顯聞於後世，庶其在此。以予不肖而言之不美也，安能有所重以稱君之孝子耶？亦論次之如此。

處士征君墓表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醫，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爲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筮故，多爲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著書，能爲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爲進士。某，今爲某官。某，今爲某官。某，亦再賈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爲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於家，年七十七。嚙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爲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講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鑿諸墓上。杜君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鄱陽李夫人墓表

鄱陽處士贈大理評事黃君諱某之妻，太平縣君鄱陽李氏者，今太常博士巽之母也。年若干，以嘉祐五年十一月乙酉終。而以後年十一月丙子，從其夫葬鄱陽長順里之西原。葬若干年，而太君之子所與游者臨川王某，表其墓曰：「太君之爲女子，以善事父母，聞於鄉里。及嫁，移所以事父於舅，而致其禮有加焉。凡在舅黨者，無不禮也。移所以事母於姑，而致其愛無損焉。凡在姑黨者，無不愛也。相其夫以正而順，誨其子以義而慈。處士君嘗娶而有子矣，蓋視遇之無異於己子。其後太君之子以進士起爲聞人，而州之士大夫皆曰：「是母非獨能教，亦其爲善也，宜有子。」初，其子爲尉於宣州之太平，又參虔州錄事，皆欲迎太君以往。太君曰：「吾助汝父享祀春秋於此，義終不得獨往。」及爲南劍州順昌縣令，知洪州新建縣事，而處士君已不幸，乃曰：「吾老矣，今而後可以從子。」故其終在新建。其子之官寢，太君生一男二女，男卽博士，女皆已嫁。其幼蚤卒，其長者少喪其配，事姑以孝聞而不嫁。州之士大夫，又皆曰：「是母能教，非獨施於其一男而已，蓋其女子亦母之力也。」嗚呼！豈不賢哉？

外祖母黃夫人墓表

外祖母夫人黃氏，生二十二年歸吳氏，歸五十年而卒。卒三月

而葬。康定二年十二月也。夫人淵靜裕和，不彊而安，事舅姑夫撫子皆順適。吳氏內外族甚大，朝夕相與居，歲時以解幣酒食相綴接，卒夫人之世，咸疏愚良，一無間言。又喜書史，曉大致，往往引以輔導處士，信厚聞於鄉。子爲士，無斷行，緊夫人之助。夫人資寡言，笑聲若不能出，雖族人亦不知其曉書史也。某外孫也，故得之詳。明道中過舅家，夫人春秋高矣，視其禮猶若女婦，然視其色不知其有喜慍也。病且革，以薄葬命子，噫！其可謂以正始終也已。舅藩旣誌其葬，四年某還自揚州，復其墓，復表曰：聖人之教必繇閭閻始，後世誌於教者，亦未之勤而已。天下相重以辰，相蕩以侈，茫然敦矣！自公卿大夫無完德，豈或女婦然？或者女婦居不識聽屏笑言，不聞鄰里，是噤然也，置則悖矣！然其死也，聞人傳焉以美之，是亦教之熄也。人人之不能然也，傳焉以美之宜也。矧如夫人者，有不可表耶？於戲！

翁源縣令楊府君墓表

君諱某，字某，故華陰楊氏，其爲臨江軍之清江人，蓋亦已久矣。會皇祖曰某，仕江南李氏，爲大理評事。皇祖曰某，皇考曰某，眞宗時以行義聞，嘗召之不起。初，宰相王隨，少時與友善，仁宗卽位，隨知杭州，謀以皇考奉章入賀。旣至，度不可屈，乃已。後終推子弟一官以與其子，得太廟齋郎，君是也。初任袁州萍鄉縣尉，會令免，獨當一縣，濠猾吏民以君少，共爲十餘獄，皆之，君立斷治，大服。又

選贖州德興縣主簿，舉餘干縣令。大水，民乏食，有死者，君以便宜出常平米，計口賤糶，又誘富人發錢米，所活人蓋數萬。縣人還璉捕盜，盜父因殺子，誣璉以求賂，君治服，語璉曰：「汝歸以米百石，餽貧民，所以謝我。」至州，州吏疑璉大姓持賂，當是時，范文正公爲將，問璉：「汝來時長官何言？」璉道君語，公曰：「楊某治此不自嫌，可以無疑也。」璉卒得雪，歸，璉民如君語。蓋君爲文正公所信如此，而能得民樂輸多此類。又除韶州翁源縣令，轉運使舉監廣州市船司，至一月卒。年四十二。某年某月某日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君事後母孝，至然，謹於人喪，或大寒，脫衣買棺以赴之，平生如此不一。旣已未嘗爲人道死之日，家所有獨其父書十餘篋，舉者甚衆，然仕終不遂，其可惜也已！娶陳氏，子曰遠，漳州軍事判官，曰退，池州建德縣尉，皆時所謂才士也。天所以報施蓋將在於是。

卷九十一

墓誌

太子太傅致仕田公墓誌銘

田氏故京兆人，後遷信都。晉亂，公皇祖太傅入於契丹。景德初，契丹寇澶州，略得數百人，以屬皇考太師。太師哀憐之，悉縱去。

因自脫歸中國。天子以爲廷臣積官至太子率府率以終，爲人沈
悍，實不苟爲笑語。生八男子，多知名，而公爲長子。公少卓犖，有
大志，好讀書，書未嘗去手，無所不讀，蓋亦無所不記。其爲文章，得
紙筆立成，而因博辨，輒稱天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後
數年，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喪，罷去。除
興，補楚州團練判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又對
賢良方正策爲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數上書言事，召還，將
以爲諫官。方是時，趙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公經略陝西，言一臣
等才力薄，使事恐不能獨辦，請得田某自佐。一以公爲其判官，直
集賢院，參都總管軍事。自真宗弭兵，至是且四十年，諸老將盡死，
爲吏者不知兵法，師數陷敗，士民震恐。二公隨事鎮撫，其爲世所
善，多公計策。大將有欲悉數路兵出擊賊者，朝廷許之矣。公極言
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邊者十四事，多聽用，還爲右正言，判三
司理欠，遷由司權脩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於是陝西用兵，
未已，人大困，以公副宰相，樞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宣撫歸邢州，
兵士殺通判，閉城爲亂，又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真定
府定州安撫使，往執殺之。論功，遷起居舍人，又移秦鳳路都總管，
經略安撫使，知秦州，遭太師喪，辭起復者久之，上使中貴人手敕
趣公，趣不得已，則乞歸，葬然後起。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
以孝治天下，方邊鄙無事，朝廷不爲無人，而區區犬馬之心，尙不
得自從，臣既死，知不曉矣。」一因法然泣數行下。上視其貌甚瘠，又

聞其言悲之，乃聽終喪。蓋帥臣得終喪，自公始。服除，以樞密直學
士爲涇原路兵馬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渭州。遂自尙書禮部郎
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成德府，充副樞密使，路兵馬鈐轄。西南夷侵
邊，公嚴兵憚之，而誘以恩信，卽皆稽顙。自王均李順再亂，遂號
爲易勳，往者得便宜決事，而多擅殺以爲威。至雖小罪，猶并妻子
遷出之，流離顛頓，有以故死者。公拊循教誨，兒女子畜其人，至
有甚患，然後繩以法。蜀人愛公以繼張忠定，而蜀公所治，爲未
嘗有誤。歲大凶，寬賦減徭，發廩以救之，而無戢者。事聞，賜書獎諭，
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召未至，以爲樞密直學士，
權三司使。旣而又以爲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遷尙書禮部侍
郎，正其使號，自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鈎考財賦，盡知其出入，於是
入多景德矣。歲所出乃或多於入，公以謂厚斂疾費如此，不可以
持久，然欲有所掃除，變更興起法度，使百姓得完其蓄積，而縣官
亦以有餘，在上與執政所爲，而主計者不能獨任也，故爲皇祐會
計錄，上之論其故，冀以寤上。上問特公，欲以爲大臣，居頃之，遂以
爲樞密副使，又以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公自常選數年，遂任事於
時，及在樞密爲之使，又超其正，天下皆以爲宜，顧尙有恨公得之
晚者。公行內脩，於諸弟尤篤，爲人寬厚長者，與人語，款款若恐不
得當其意，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寧歸，宰相私使人招
之，公謝不往，及爲諫官，於小事近功有所不言，獨常從容爲上言
爲治大方而已。范文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爲公卿，而其位未

副，公得聞輒爲上言之，故文正公等未幾皆見用。當是時，上數以天下事責大臣，慨然欲有所爲，蓋其志多自公發。公所設施，事趣可功期成，因能任善，不必己出，不爲獨行異言，以峙聲名，故功利之在人者多，而事迹可記者止於如此。嘉祐三年十二月，暴得疾，不能與上聞驚駭，敕中貴人太醫問視疾，加損輒以聞。公即辭謝，求去位，奏至十四，猶不許，而公求之不已，乃以爲尙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事，而公求去位終不已，於是遂以太子少傅致仕。致仕凡五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酉薨於第，享年五十九。號推誠保德功臣，階特進，勳上柱國，爵開國京兆郡公，食邑三千五百戶，實封八百戶，詔贈太子太傅，而賻賜之甚厚。公諱況，字元均。皇曾祖諱祐，贈太保。皇祖諱行周，贈太傅。皇考諱延昭，贈太師。妻富氏，封永嘉郡夫人。今宰相河南公之女弟也。無男子，以弟之子至安爲主後。女子一人，尚幼。田氏自太師始占其家，開封而葬陽翟，故今以公從太師葬陽翟之三封鄉西吳里。於是公弟右贊善大夫洵來曰：「卜葬公，利四月甲午，請所以誌其壙者。」蓋公自作江寧以至守劄，在所趣興學，數親臨之，以進諸生。某少也，與公弟游，而公所進以爲可教者也，知公爲審。銘曰：

田室於姜，卒如龜祥。後其子孫，曠不世史。又宋繼顯，自公攸始。奮其華薤，配實之美。乃發帝深，宏卓煒。乃興佐時，宰任調軀。文馴武克，內外隨施。亦有厚仕，孰無衆毀。公獨使彼，若榮豫已。維

昔皇考，敢於活人。傳祉在公，不集其身。公又多譽，公宜難老。胡此殆疾，不終壽考。掩詩於幽，爲告永久。

給事中贈尙書工部侍郎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郟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尙書工部侍郎贈尙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尙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尙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彊不遜，內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原魯，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山司登身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秦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緹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

未嘗自謂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人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郟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郟，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復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洵，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朝，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景贄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如財，樂振施，馮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禳祿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卽與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異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軌。權彊所忌，讒語所

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讎。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壻以狀至，乃敘銘，赴其葬。敘曰：君諱寶，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爲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爲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也。又爲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猶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爲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剡縣。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全弊與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爲太常博士，移知端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州。會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舉者，遷博士就第，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君爲循吏也。英宗既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守，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爲之喜。居無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答言者謂爲不宜。夫殿未嘗數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狼百倍之

賦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向以得罪於言者，亦其理也。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尚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於武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君曾祖諱輝，祖諱諒，皆弗仕。考諱柬，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管陵縣君，前死。子男隅，太廟齋郎，除隋爲進士，其季恩兒尚幼，女嫁祕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爲達，行於德爲充。道於古爲可，命於今爲窮。嗚呼已矣！此新宮。

王平甫墓誌

君臨川王氏，諱安國，字平甫，贈太師中書令諱明之曾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諱用之之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康國公諱益之子。自非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爲戲，文皆成理。年十二，出其所爲銘、詩、賦、論數十篇，觀者驚焉。自是遂以文學爲一時賢士大夫譽，蓋於書無所不該，於詞無所不工。然數舉進士不售，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第一，又以母喪不試。君孝友，養母盡力，喪三年常在墓側，出血和墨，書佛經甚衆，州上其行義，不報。今上卽位，近臣共薦君材行卓越，宜特見招選，爲繕書其序言以獻，大臣亦多稱之，手詔褒異，召試賜進士及第，除武昌軍節

度推官，教授西堂國子。未幾，校書崇文院，特改著作佐郎，祕閣校理，士皆以謂君且顯矣。然卒不偶，官止於大理寺丞，年止於四十七，以熙寧七年八月十七日不起。越元豐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江寧府鍾山母楚國太夫人墓左百有十六步。有文集六十卷。妻會氏，子旌旆，女塔，壘，濤，處者四女，濤有學行，知名。旌旆亦皆疑，有立君社所施，庶在於此。

建安章君墓誌銘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郇公爲宰相，欲奏而官之，非其好，不也就。自江淮之上海嶺之間，以至京師，無不遊。將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交際，未嘗有所忤，亦莫不得其懽心。卒然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知其喜愠。視其心，若不知富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頽然而已矣。昔列禦寇莊周，當文武末世，哀天下之士，沈於得喪，陷於毀譽，雖性命之情，而自託於人，僞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之矣。君讀書通大指，尤善於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爲人道之。知音樂書畫弈棋，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旨召起，君辭焉。於是大學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陽冰相上下，又召君，君卽往，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也。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於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生二男，存孺爲進士。五女子，其長嫁常

州晉陵縣主簿侍其壽早卒又娶其中女次適歙州祈門縣令黃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者五世矣其先則豫章人也君曾祖考諱某仕江南李氏為建州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尚書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

弗續弗彫弗跋以為高俯以狎於野仰以游於朝中則有實觀銘其昭

王補之墓誌銘

君南城人王氏諱无咎字補之嘉祐二年進士也初補江都縣尉丁父憂服除調衛真縣主簿嘗棄天臺縣令以與予共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乃去補南康縣主簿會予召至京師因留教授上方興學校以經術造士予言君可教國子命且下而君死君所在學者歸焉賈士大夫皆慕與之游然君寡合常閉門治書唯與予言莫逆當熙寧初所謂質直好義不為利疚於回而學不厭者予獨知君而已君之死年四十有六實熙寧二年閏十一月丁巳至四年二月壬申妻會氏子細縉始克葬君南城縣禮教鄉長義里銘曰

安時所難學以為己於呼鮮哉可謂君子

尚書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張君墓

誌銘

蘇全椒張君諱瑗字君玉其先有司泗州法者諱煦於君為曾祖嘗曰吾施德於人多矣後當有顯者一尚書祠部侍郎參知政事諱洎者於君為祖有二子生君者長子諱安期官終國子博士君以進士甲科守祕書省校書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職公事故事得獻書求試君無所獻知建昌軍南豐縣通判鄂州又將通判梓州而有以君為言者乃召試以為祕閣校理於是自校書五遷為尚書祠部員外郎年五十五以嘉祐五年四月壬申卒京師夫人蓬萊縣君王氏生三男子伯孫仲孫世孫三女子其一嫁試將作監主簿蘇泌其次尚幼治平二年九月甲申葬君全椒善政鄉修仁里於是伯孫主邵武軍光澤縣簿君與余善其能貧而不為利余所畏其於故事蓋無所問而不知其好書天性也往往日吁僮薪不屬而闔門讀書自若又能為吏當官有所守疑難必得其意然平居安言徐視易狎若無能者銘曰

卷九十二

墓誌

有幽滌山滌水兩間盤礴演迤乃多君子我儀其替以博厥聞我肖其滌以清厥身書此哀石永詒崖瀆

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公諱致堯，字正臣。其先封鄆，鄆亡，去邑爲氏。王莽亂，都鄉侯據棄侯之豫章家之。蓋豫章之南昌，後分爲南豐，故今爲南豐人。可徙爲宜州刺史。再世生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公考也。李氏有江南撫州上公進士第一，不就。太平興國八年，乃舉進士中第，選主符籙簿。歲餘，授興元府司錄道，遷大理評事，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召見，拜著作佐郎，知淮陽軍。將行，天子惜留之，直史館，賜緋魚袋，使自汴至建安軍行漕。詔曰：「凡三司州郡事有不中理者，卽驗之。」最鉤得匿貨以五百萬計。除祕書丞，兩漕轉運副使，改正使。始，諫議大夫知蘇州魏庠，侍御史知越州王柄，不善於政，而喜怒縱入庠，介舊恩以進柄，喜持上公到劾之，以聞。上驚曰：「會某乃敢治魏庠，克畏也。」克畏，可畏也，語轉然而然。庠柄皆被細，楊允恭將揚于通，數言事，多可人厭苦之，公每得詔曰：「使在外，便文全己，非吾心也。」輒不果行。允恭告上，上使問公，公以所守言，上繇此薄允恭不聽。言苛稅一百三十餘條，罷之。移知壽州。壽俗挾質自豪，陳氏范氏名天下，聞公至，皆迎自戢，公亦盡歲無所罰。旣代，空一城人遮行，至夜，乃從二卒騎出城去郡，轉太常博士。主客員外郎章聖嗣位，常親決細務，公言之，又言民德甚，宜弛利，禁。是時羌數犯塞，大臣議棄銀夏以解之，公奏曰：「羌虛款屬我，我分地王之，非計也。令羌席此，劫它種以自助，不過二三年，患以

復起矣，宜擇人行塞下，先調兵食，待其變而已。」不報。二年，羌果反，圍靈州。議臣請去靈州，勿事公。議曰：「羌所以易拒者，以靈州綴其後也。」判三司鹽鐵句院，天子欲以爲知制誥，召試矣。大臣或忌之，遷戶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請限公卿大夫子官京師。陳彭年議遣使行諸部，減吏員，下其事京西。公曰：「彭年議，無賢愚一切置不用邪？抑擇愚而廢之邪？擇愚而廢之，人材其可以蚤暮驗邪？」上令趣追使還。數論事，上感之，還公。旣而王均誅，命公撫蜀，所創更百餘事。李繼遷再圍清遠靈武，以丞相齊賢爲鄆寧環慶涇原儀渭經略使，丞相引公爲判官。公奏記曰：「兵數十萬，王超旣以都部署爲之主，丞相徒領一二朝士往臨之，超肯用吾進退乎？吾能以謀付與超，而有不能自將乎？不并將西無補也。超能薄此重事，願更審計。」丞相文公以爲言，詔陝西諸將略使追兵，皆以時赴。公曰：「將在空虛無人之處，事薄而後追兵，如後何？」遂辭行。上怒，未有所發，會召賜金紫。公曰：「丞相敏中以非功德進官，臣論其不可用，今臣受命，事未有效，不敢以冒賜。」固辭。上繇此貶公爲黃州團練副使。旣而超果敗，清遠靈武踵亡。會南郊恩復官，知泰州丁母夫人陳氏憂服除，授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公常謂選舉舊制非是，請得論改之。陳省華子堯咨，受請殿上爲姦，以第舉人，敗省華，堯咨有邪巧材，朝廷皆患惡，而方幸無敢斥之者，公入十餘疏辯之。移知蘇州，至五日，移知揚州。揚州守職田歲常得千斛，然遣吏督貧民耕，民苦之，公不使耕。天子方崇符瑞，

興昭應諸宮，且出幸祠，公疏言：「皆周成王既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緯國體，人事微細無不具，則知王者受命，必脩人事以稱天，所以命之之意，不舉屬之天以忘人事也。」終曰：「陛下始卽位，以爵祿得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盜賊。」大臣愈不懌，移知鄂州。封泰山，恩禮禮部郎中，始解揚州，受添支差多。一月，公尋自言，惡公者因復細公，監江寧鹽酒，西祀，恩選戶部郎中，以祥符五年五月丁亥疾不起，年六十六，階至朝請郎，勳至騎都尉。遺戒曰：「毋陷於俗，媚佛夷鬼，以汙我家人之行。」所著雙鳥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西陲要紀十卷，爲臣要紀三卷，直言集五卷，文集六十卷，傳於世，尤長於歌詠云。以其年十一月歸葬南豐之東園。水濱墓，天聖元年，改葬龍池鄉之源頭。始公娶黃氏，生子男三人，易占晉爲太常博士，以能文稱。公以博士故，贈至右諫議大夫。公歿八年，而博士子輩生。生三十五年，輩以博士命，次公生平事，使來曰：「爲我誌而銘之。」某視公猶大父也，其少也，則得公之詳如其孫之云。始公自任以當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及遭太宗，自謂志可行，卒之閉於姦邪，彼誠有命焉。悲夫！亦止之難合也。雖其難合，其可少枉乎？雖其少枉，合乎未可必也。彼誠有命焉。雖然，其難合也，祇所以見正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於戲公之節，非庶幾所謂大臣者歟？銘曰：

既墓而圯，乃升宅原。誰來求銘，公子與孫。初公泊終，惟義之

事。維才之完，而薄於施。乃其後人，有克厥家。天啓予公，非在茲邪？

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

提點京東諸州軍刑獄公事，兼本路勸民事，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集賢校理，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陸君諱廣字彥博。其先吳郡人也。至君之高祖，始遷福州之侯官，以避唐末之亂。會祖諱景遷，仕吳越爲驍騎上將，官檢校太傅。祖諱崇，屢以威武軍觀察推官，從其王歸京師，官至殿中丞，歷知滬道、潮、廣、四州。以卒。考諱中和，不仕，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方員外郎。君以天聖二年進士起家，皇祐四年某月，以使赴齊州。某甲子，卒於鄆之平陰。君子長倩等，以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葬君杭州之錢塘某所之原，而書君繫世官職行能勞烈卒葬之地，一時以來求誌墓銘曰：

於惟陸氏，吳郡其始。福之侯官，近自唐徙。君曾大考，太傅將軍。實仕吳越，爲皇陪臣。太傅有子，始來皇朝。承於殿中，歷將四州。卒葬侯官，實生處士。廩官職方，君實其子。維君諱廣，彥博其字。文辭甲科，四府從事。起家鄆武，再選徐州。遂監稅酒，滿歲陳留。許昌之招，寧海之從。乃令烏程，乃水開封。始作著作，去爲尉氏。詠歌仁明，無有壯穉。移邛大邑，告母高年。免蠲就養，稅商於泉。又移導江，斗穀千錢。君命振之，以我公田。盜屠民家，尉以囚來。囚言實盜，君曰：釋之。尉方力爭，衆亦莫寤。後得真盜，果如君慮。雖堆之江，豪右

擅焉。君脩堰渠，始誦其專。灌田爲頃，穫有七千。鑄約示後，後無凶年。鄭文肅公來治杭劇，君以通判往從其辟。州人僦屋吏待之。輸君爲柳法，遂無逋租。中書選君，御史推直。有言朝廷今以爲勅，冬狩於郊，大講戎兵，作箴以獻，適戒荒萌。召置集賢，以爲校理。常時名氏簡在天子，出知婺州，惡吏先鉏，募能拯溺，民以不魚。婺之明年，改命治泉。泉人習君，謠語譁然。爲橋南江，濟者免覆。置原州學，士懷我育，有告衆叛，當君燕時，命捕立得，坐人不知。蘇饑息窮，去害除弊，使臣以聞，守政尤異。智高整遼，吏不時搏。君書驛上，焯有方略，歸佐三司，廷論南師。帝曰：「可哉！汝言予施。」河京以東，再執刑柄，誅囚於齊，至鄆而病。棄世平陰，壽五十三。有子四人，扶喪而南。長倩惟伯，仲惟長緒，長恕惟叔，季惟長彥。侍掾秀州，敏有辭章。緒由君恩，郊社齋郎。又女六人，皆出陳氏。維陳淑慎，善相君子。四男有立，女亦有歸。受封長安，卽養無違。爰以嘉祐六年正月，歸君錢塘，范村之穴。惟君靜深，不苟笑。喜降親，篤友，遇物愛慈。讀書慨然，慕古奇偉。顧謂君子，仕當如此。官止外郎，尙書司封。又不得年，以旣厥庸。有文藏家，後世之誥。於君所得，可以此窺。有幽斯窺，掩石在下。撰君初終，以告來者。

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墓誌

銘

慶歷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脩，以言

王安石全集 卷九十二 墓誌

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脩者，爲惡言，欲傾脩，銳甚。天下涵涵，必脩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脩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謂君以不直，細使爲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脩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終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至卒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遂權貴人更用事，幾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帆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乎？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普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依渭。於是延州還者，千入至陝，聞再戍，大恐，卽謀聚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聞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亦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爲兵，敢死者死，旣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君輒縱去，而上言曰：「令民以死者，爲事不集也；事集矣，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率而爲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爲然，無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幣，大家數十，君悉鈎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爲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

其先武功人，後徙劔門，歸家於京師，今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為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尙書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齎勸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為清河縣君。子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崧，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尙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某為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亢亢蘇君，不圖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對誰慍，祇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君無窮，安石之銘。

太子中舍沈君墓誌銘

沈氏世家吳興，其後有陵者，仕吳越士，卒官明州家之。五世而生公公諱兼，字子遠，以五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再補承有能名。用舉者遷衛尉寺丞，知湖之歸安縣。移知邵武之歸化，又有能名。遷太子中舍通判蘇州，其以能聞愈甚。公好剛，遇事果急，不顧計。為通判日，與守爭可否，不為之小屈。重犯轉運使使守相與害公入之法，除名。天子薄其罪，免所居官而已。公歸怡怡，間為五字詩自戲，無躁戚言。卒於家，年七十三。慶歷六年七月也。子男一

人起。女三人。起好學，通政事，能守節法，為進士，與某同時得科名者也。公之坐獄，為判官蘇門，立棄官從公，世以為孝。將以某年某月葬公某處，以夫人柳氏附。先三月，來求銘。與銘曰：生也不得其須而死，死也何有。有嘉者子嗚呼已矣夫！

祕書丞張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先成都之新繁人。曾祖諱某，不仕。祖諱某，太宗時以高貲徙內地，除三班奉職，非所好也。即辭去，不仕。始家真州之揚子，而葬焉。皇考諱某，起進士，終登州軍事判官，贈太常博士，生三子，而君長子也。君寬和厚重，友愛諸弟甚篤，待朋友以信，而樂棄財物，以寬人之急。年七歲，日誦書數百言，操筆為篇章，立就。及壯，舉進士，開封第一，遂以釋褐，為宣州寧國縣主簿。會南陵無令，州以君行令事，有能名。用舉者，令潁州之沈丘縣，轉著作佐郎，知江寧府上元縣事。又皆有能名，移知英州，遷祕書丞。以嘉祐二年十二月某甲子卒於州寢。是時君年四十七。天子官其一子，師軻，太廟齋郎。君之疾病也，州人相與為君奔走請命，至有欲以身代者，蓋其得人心如此。夫人河南縣君丹陽吳氏，生三男子，長即師軻，次某，次某，皆尙幼。五女皆未嫁。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某州之某縣某鄉某所之原。余與君相好，又同年進士也，故與為銘曰：

嗚呼張公兮，難矣其光。其先剝產兮，後葬於揚。視瞻先人兮，兆此新塋。深泉高壙兮，萬世之藏。

司封郎中張君墓誌銘

君張氏諱式字景則。其先建州浦城人，後徙建安。蓋弗仕者三世。諱漢夫者，曾祖也。諱讓者，祖也。諱希顏者，父也。父以君貴，乃贈尚書職方員外郎，有氣節，知君可教，乃付家事長子，而縱君遊學。及長，文辭行義爲鄉里所推。天禧二年，釋進士褐，主福州閩縣簿。又主南劍將樂簿，有銀冶，坐歲課不足，繫者常數百人，君籍其人，使富貧財力相兼，課遂有美無繫者。歸以勞，命開封府祥符縣尉。趙樞將拜州辟軍事判官，禮所爲有不可於衆，徐啓諭弗許，樞以故聽，而君亦以此稱長者。未幾，適母夫人喪，服除，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福州古山縣。耕鑿田，息遷太常博士，知開封府咸平縣。呂許公罷宰相，以許州觀察判官辟，從之。又通判麟州，獄有十數年不決者，君一言而決。會擇河北吏，御史中丞舉君，得洛州，賜緋魚。又以選知虔州虔於東南州爲最劇，君能鎮撫之以無事。三司市緇絹十餘萬，非經數君，拒弗市，民以君爲有賜也。又知濠壽二州，人盜其妻而以自殺告，獄既具，請立服，舉州謹以爲明。居頃，召爲開封府推官，坐拷掠囚死，出知岳州。皇祐二年九月六日卒，享年六十二。官至尚書祠部郎中。君廉靜好書，長於政事，所居官舉既去而人思。見時事有不便，往往能極言之，無所忌。趙元昊反時

誘人出財助軍，誘多得賞，於是吏或劫富人出財，君疏諷之。爲開封推官時，富中以私財爲佛寺置田，又以疏爲亂法，後遂以君言而止。既老矣，終不肯治田宅，所得祿以置書。曰：「吾子業此足以自活，不然，雖田宅何足？」妻姓徐，濮陽縣君子，六人，志思悉，意悉以君故，得太廟齋郎，與悉同時中進士第。女二人，皆已嫁。某月某日，葬君某鄉。某銘曰：

張祖留侯，世窳久幽。君始士服，起家以學。發於州縣，治見稱舉。有言朝廷，弊事用除。維清厥誨，尚後弗渝。

葛興祖墓誌銘

許州長社縣主簿葛君諱良嗣，字興祖。其先處州之麗水人，而興祖之父徙居明州之鄞。興祖舉其父潤州之丹徒，故今又爲丹徒人矣。曾大父諱遇，不仕。大父諱呼，尚書都官郎中。父諱源，以尚書度支郎中終仁宗時。度支君三子，當天聖景祐之間，以文有聲，赫然進士中。先人嘗受其學，聞之終篇，而屢歎葛氏之多子也。既而三子者，伯皆蚤死，獨其季在，卽興祖。興祖博知多能，數舉進士，角出其上，而刻勵修潔，篤於親友，慨然欲有所爲，以效於世者也。年四十餘，始以進士出仕州縣。餘十年，而卒窮於無所遇，以死。嗟乎！命不可控引，而才之難恃，以自見，蓋久矣。然興祖於仕，未嘗苟聞人疾苦，欲去之如在己。其臨視，雖細，故人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興祖且老矣，弊於州縣而服勸

如此！余曰：「是乃吾所欲於興祖。夫大仕之則奮，小仕之則息，忽以不治，非知德者也。」興祖聞之，以余之言為然。興祖娶胡氏，又娶鄭氏，其卒年五十三，實治平二年三月辛巳。其葬以胡氏。在丹徒之長樂鄉顯揚村，即其年十一月某甲子也。興祖三男子：繁、蘊，皆有文學。繁，許州臨潁縣主簿，蘊，鄧州穰縣主簿。蘊尚幼也。四女子，皆未嫁云。銘曰：

塞於仕，以為人尤。不愆施以年，孰主孰謀無大憾於德。又將何求？

卷九十三

墓誌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公諱易占，字不疑，姓曾氏，建昌南豐人。其世出有公之考贈諫議大夫致堯之碑。大夫當太宗真宗世，為名臣。公少以廕補太廟齋郎，為撫州宜黃臨川二縣尉。舉三司法中進士第，改鎮東節度推官，遷改武勝節度掌書記。崇州軍事判官，皆不往。用舉者監真州裝卸米倉，遷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知秦州之如臯，信州之玉山二縣。知信州，錢仙芝者，有所丐於玉山，公不與，即誣公吏治之，得所以誣公者，仙芝則請出御史。當是時，仙芝蓋有所挾，故雖

坐誣公抵罪，而公亦卒。博士歸不仕者十二年。復如京師，至南京病，遂卒。娶周氏吳氏，最後朱氏，封崇安縣君。子男六人：肇、章、宰布、肇、女九人。公以端拱己丑生，卒時慶曆丁亥也。後卒之二年，而葬其墓在南豐之先塋。始公以文章有名，及試於事，又愈以有名。臨川之治，能以威，而使惡人之憂帥其黨數百人，皆不復為惡。在越州，其守之合者，倚公以治，其不合者，有所不可。公輔正之，莊獻太后用道士言作乾明觀，匠數百人，作數歲不成。公語道上曰：「吾為汝成之。」為之捐其費大半，役未幾而罷。如臯歲大饑，固請於州而越海以糴，所活數萬人。明年稍已熟，州欲收租賦，如常，公獨不肯聽。歲盡而秦之縣民有復亡者，獨如臯為完。既又作孔子廟，風縣人興於學。玉山之政，既除其大惡，而至於橋梁、驛驛，無所不治。蓋公之已試於事者，能如此。既仕不合，即自放為文章十餘萬言，而時議十卷，尤行於世。時議者，懲已事，憂來者，不以身之窮而遺天下之憂，以為其志不見於事，則欲發之於文。其文不施於世，則欲以傳於後。後世有行吾言者，而吾豈窮也哉？蓋公之所為作之意也。寶元中，李元昊反，契丹亦以兵近邊，陽為欲棄約者，天子獨憂之，詔天下有能言者，皆勿諱於言者，翕然論兵以進，公獨以謂天下之安危，願吾自治不耳。吾已自治，夷狄無可憂者，不自治，憂將在於近，而夷狄豈足道哉？即上書言數事，以為事不爾，後當如此。既而皆如其云。公之遭誣，入以為冤，退而貧人為之憂也。而公所為十餘萬言，皆天下事古今之所以存亡治亂

至其寃且困，未嘗一以爲言。公沒，而其家得其遺疏曰：「劉向有言：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捨而善政還，此可謂明白之論切於今者。夫夷狄動於外，百姓窮於下，臣以謂尙未足憂也。臣之所謂可憂者，特在分諸臣之忠邪而已。」其大略如此，而其詳有人之難言者。蓋公既病而爲之，未及上而終云。嗚呼！其尤可以見公之志也。夫諫者貴言人之難言，而傳者則有所不得言，讀其略不失其詳，後世其有不明者乎？亂之事親，心意幾微，輒逆得之，好學不怠，而不以求聞於世，所見士大夫之喪葬二人，逆一人之概以歸，又字其孤，又一人者宰相舅，嘗爲贊善大夫，死三十年猶殯殮，公爲增修，又與宰相書責使葬之，此公之行也。蓋公之試於事者小而不盡其材，而行之所加又近，唯其文可以見公之所存而名後世，故公之故人子王某取其尤可以落後世者而爲銘曰：

夫辨邪正之實，去萬事之例，而歸宰相之責，合兵爲農，以立天下之本，設學校，獎名節，以材天下之士，正名分，定考課，通財幣，以成制度之法，古之所以治者，不皆出於此乎？而時議之言如此，讀其書以求其志，嗚呼！公之志何如也？

內翰沈公墓誌銘

公姓沈氏，諱遵，字文通，世爲杭州錢塘人。曾祖諱某，皇贈兵部尙書。祖諱某，皇贈吏部尙書。父扶，今爲尙書金部員外郎。公初

王安石全集 卷九十三 墓誌

以祖廕補郊社齋郎，舉進士，於廷中爲第一，大臣疑已仕者例不得爲第一，故以爲第二。除大理評事，通判江寧府。當是時，公年二十，人吏少公，而公所爲卓越，已足以動人。然世多未知公果可以有爲也。祀明堂，恩遷祕書省著作佐郎。歲滿召歸，除太常丞。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權三司度支判官。又判都理欠憑由司，於是校理八年矣。平居閉門，雖執政，非公事不輒見也。故雖執政初，亦莫知其爲材。居久之，乃始以同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及爲制誥，遂以文學稱天下。金部君坐免歸，求知越州，又移知杭州。鍾治盜，所禁無不改。崇獎賢，知其歡心，兩州人皆畫像祠之。英宗卽位，召還，句當三班院，兼提舉兵吏司封官告院，兼判集賢院。廷見勞問甚悉。居一月，權發遣開封府事。公初至開封，指以相告曰：「此杭州沈公也。」及攝事，人吏皆屏息。既而以知審官院，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公且晝視事，日中則廷無留人，出謝諸客，從容笑語。客皆怪公猶有餘日，而畿內翕然稱治。人人如公坐視其左右，於是名實暴振，發賢臨一時。自天子大臣皆論以爲國之器，而閭巷之士奔走談說，謠呼鼓舞，以不及爲恐。會母夫人疾病，請東南一州視疾。英宗曰：「學士豈可以去朝廷也？」明日，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充羣牧使，兼權判吏部流內銓，判尙書禮部。公雖去開封，然皆以爲朝夕且大用矣。而遭母夫人喪，以去。英宗聞公去，尤悼惜，特遣使者追賜黃金，而以金部君知蘇州。公居喪致哀，寢食如禮，以某年某月得疾，杭州之墓次，某日至蘇。

州而以某日卒，年四十有三。三男子，六女。中男恭嗣，後公六日卒；
隆嗣，延嗣與六女皆尚幼。夫人陸氏，封安郡君。公官右諫議大
夫，散官朝散大夫，勳輕車都尉，爵長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有
文集十卷。公平居不常視書，而文辭敏麗，可喜，強記精識，長於議
論，世所謂老師宿學，無所不讀，通於世務者，皆莫能屈也。與人甚
簡，而察其能否，賢不肖尤詳，視遇之各盡其理，為政號為嚴明，而
時有所縱合，於善良貧窮，撫恤之尤至。在杭州，待使客多所闕略，
而州人之貧無以葬，及女子失怙恃而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
之，凡數百人。於其卒，知與不知，皆為之歎惜。某年某月某日，葬公
杭州某鄉某里。銘曰：

沈公儀儀，德義孔時。升自東方，其明孰夷。視瞻歎譽，無我敢
疵。正畫而隕，嗚呼可悲。序傳有史，亦在銘詩。

王深父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
為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為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
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
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為深父
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
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
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為道不任於天，德

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
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楊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
為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為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
不為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
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
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
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為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
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
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
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為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
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舉穎州之汝陰。
故今為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夏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
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
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為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
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會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
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會氏。銘曰：
嗚呼！深父，惟德之仵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邇，力必踐取，莫若
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叔父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

親爲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小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於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食飲玩好之物，苟可以愜吾母而力能有的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及，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憚其意之所欲爲。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爲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閭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誦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爲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爲，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爲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尙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祔於眞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爲銘，銘曰：

虞部郎中刁君墓誌銘

刁氏於江南爲顯姓，當李氏時，君會祖諱某，甚貴寵，嘗節度昭信軍，卒葬昭信城南皇祖諱某，亦嘗仕李氏，歸朝廷，以尙書兵

部郎中直祕閣終眞宗時，其墓在江寧牛首之北。後祕閣再世不大遂，然多名人在世議中。尙書屯田員外郎諱某者，葬丹徒，於君爲皇考，故君爲丹徒人。君諱某，字某，嘗舉進士，不中，遂用皇祖諱某，葬州縣，以尙書虞部郎中知廣德軍歸卒於京師，年六十一。後卒之若干日，治平二年二月十五日，葬丹徒樂亭村。君敦厚謹飭，治內外皆嚴，以有恩，所居官舉其治，以此多薦者。初娶孫氏，後娶郭氏，封金華縣君。有六男子：珉，試將作監主簿，嘗守某縣，令次玘，環玠，珣，爲進士。三女：長嫁尙書屯田員外郎梁昱，餘未嫁。銘曰：

王會之墓誌銘

君諱逢，字會之，姓王氏，太平州當塗縣人也。嘗舉進士不中，去以所學教授，於是蘇州士人從轉運使乞君主其學，學者常致數千百人。君所獎養成就者多矣，乃始以進士起家，權南雄州軍事判官，歸試判超等補袁州軍事判官，留爲國子監直講兼隴西郡主宅教授。李某行內修謹，君蓋有力焉。岐國公主既嫁爲君求，遷有命矣。君辭焉，乃已。君少以文學知名，於書無所不觀，而尤喜易，作易四十卷，乾德指說一卷，復書七卷。名士大夫多善其書者。於是樞密使張公舉君可試館職，而宰相無知君者，故不用。通判徐州，以疾不赴，求監蘇州酒。以嘉祐八年正月六日不起，年五十

九官至太常博士。君為人樂易，篤於朋友故舊，於勢利無所苟，能愛人，以得其歡心。君皇祖考延嗣，祖考皆不仕，而皇考以君故，贈大理評事。前夫人蘇氏，後夫人陳氏，皆無子。陳氏名家子，亦有賢行。以嘉祐八年四月二日，葬君蘇州吳縣三元鄉陸公原。以前夫人蘇氏附焉。銘曰：

宜壽也五十而已，宜貴也止於博士，謂卒有後也而終無子。嗚呼！夫子命不可與謀，其歸其安，永矣茲丘。

袁州軍事推官蕭君墓誌銘

袁州軍事推官新喻蕭君，諱洵，字公美。初年十五，以父命就學於鄉里。後數舉進士不合，用父蔭試秘書省校書郎，遷筠州司法，嘗獨守法爭議，脫數人於幾死。又選吉州吉水縣主簿，遂佐袁州。擢行宜春令事，縣甚治，用舉者十四人，當召對。以治平二年五月十八日卒。京師年四十五。越四年二月三日，葬新喻鍾山鄉鍾山里。於是夫人張氏前死而別葬，子男一人，錄，郊社齋郎。女六人，其四人既為妻，其二尚幼。蕭氏故長沙人，當李氏時，遷江南，或居廬陵，或新喻，後皆以卜力名。藝自顯。君曾祖諱紹，有儒學，不仕。祖諱世則，斯光祿卿。父固，嘗以尚書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守桂州。經略南方，號稱能臣，已而有所悟，以祠郎部中分司遂致仕。君惇厚謹密，事親左右不怠。嘗官廉實，以敏以故多舉者。銘曰：

於嗟！君嘗此誓，下何性之祥，而命之不穀。匪父匪母，匪子

為憂。自其邑里，皆歎以佩，有銘厥實，藏在中丘。

大理寺丞楊君墓誌銘

君諱忱，字明叔，華陰楊氏子。少卓犖，以文章稱天下。治春，不守先儒傳注，資他經以佐其說。其說超羈蹄越，世儒莫能及也。及其為吏，披姦發伏，振摘利害，大人之以聲名權勢囑士者，當逆為君自詘。蓋君有以過人如此。然峙其能，奮其氣，不治防畛，以取通於世，故終於無所就。以窮初，君以父蔭守將作監主簿，數舉進士不中，數上書言事，其言有衆人所不敢言者。丁文簡公且死，為君求職，君辭焉。後用大臣薦，召試學士院。又久之，不就。積官至朝奉郎，行大理寺丞。通判河中府事，乘騎出而坐小法，細監蕭州。稅未赴，而以嘉祐七年四月辛巳卒於河南。享年三十九。願言曰：「焚吾所為書，無留也。以概從先人葬。」八年四月辛卯，從其父葬河南府洛陽縣平樂鄉張封村。君曾祖諱津，祖諱守慶，坊州司馬。尚書左丞父諱偕，翰林侍讀學士，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特贈尚書兵部侍郎。娶丁氏，清河縣君，尚書承度之女。男兩人，景略，守大常寺太祝，好書學，能自立。景彥，早卒。君有文集十卷，又別為春秋正論十卷，微言十卷，通例二十卷。銘曰：

嗚乎！其孰始，以有厥美。味乎！其孰止，以終於此。酌諸幽宮，以慰其子。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辨智敏給之材；既得之矣，能學問修爲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所難得乎人者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欲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少假以年，則其得有暇乎修爲，其爲有不至乎成就，此孔子所以歎夫未見其止而惜之者也。陳君諱之元，字某，年二十七，爲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自其爲兒童，強記捷見，能不勞而超其長者。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爲，而又能學其文章，既以進士起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棄其家書之官，而蚤夜讀以思，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達而後已。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當如何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嗟乎！此亦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君，某州之某縣人。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其兄之方爲之下某州某縣某所之原以葬，而臨川王某爲銘曰：

浮揚清明，升氣之鄉。沈翳濁墨，降形之宅。其升遠矣，其孰能追其降在此，有銘昭之。

卷九十四

王安石全集 卷九十四 墓誌

墓誌

尙書祠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蕭君墓

誌銘

區希範，陝西困於兵，詔以尙書屯田員外郎蕭君知桂州兼廣西都巡檢提舉兵甲溪峒事，至則因其故俗，治以寬大，廣西遂安，而君以材選爲荆湖南路提點刑獄。未幾，以君之信於南方也，又以君爲廣西水陸計度轉運使。方是時，儂智高蒐兵誘聚中國亡命，陰以其衆窺邊境，而邊吏士尙皆不寤。君獨憂此，以謂必爲南方之患，乃選遣才辯吏，說智高內屬，上書言狀，請因以一官撫之，使抗交趾，且可以紓患。書下樞密，樞密以智高故屬交趾，納之生事，以詔問君，能保交趾不爭智高，智高終無爲寇，則具以聞。君曰：「蠻夷視利則動，必保其往，非臣之所能顧。今中國勢未可以有事於蠻夷，則如智高者，撫之而已。且智高才武強力，非交趾所能爭而害也。就其能爭，則蠻夷方自相攻，吾乃所以閒而無事。」一爭議至五六，而樞密遂紿君言不報。君又奏請擇將吏，繕兵械，修城郭，以待變，亦至五六，又皆不報，而君以召歸。智高果反邕州，殺其守將，出入廣東西十有一州，所至殘破，吏士多走死，樞密乃更歸責於君，以知吉州。一時士大夫紛紛欲爲君訟，君遂絕口無所道，世以此稱君長者。又因知君智謀，果可以任邊事，居頃之，遂

復以爲廣東轉運使，又以直昭文館知桂州。當是時，儂宗且聚兵智高故地，無所屬。邕州爲之警，諸將皆議興師。君又獨持招降之議。朝廷用君議，宗且遂釋兵服，以爲西頭供奉官，而邊無事。於是君積官至尙書刑部郎中，以集賢殿修撰再任。會疊申紹泰反，巡檢宋士堯戰死，仁宗使中貴人出視君坐士堯死降知江州，而提點刑獄因中貴人言君罪狀，朝廷爲置獄，而君所坐止於贖金，諸提點刑獄所言多無之，然猶奪兩官以充。稍除監撫州鹽酒，辭不往，以分司南京就第。諸公多欲薦起之者，君遂告老，卽以尙書祠部郎中致仕。君諱固，字幹臣，初以進士選桂陽監判官，楚州團練推官，用舉者二十三人，改大理寺丞，知開封府陽武永康軍青城兩縣，通判虔州，以方略擒盜，賜書獎諭，移知江州，所至皆有善狀。推賢舉善，束縛姦吏，明而不殘，於財利尤能開闔斂散，故在廣東收銅鑿銀，皆增前以上萬數。治平三年，年六十五，以九月十七日卒於家。初娶臨西縣君李氏，再娶彭城縣君劉氏。子男二人：洵，哀州軍事推官，前死；洞，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鄂州嘉魚縣事。女三人：嫁江州湖口縣主簿何正臣，龍州司戶參軍歐陽成。其季尙幼也。孫男女十八人。蕭氏，故長沙人，君曾祖諱處約，當湖南馬氏時爲衡州司馬，以馬氏方亂，棄其官歸李氏江南，不願仕，有賜田百頃。哀州之新喻，新喻後屬臨江軍，故今爲臨江新喻人。祖諱紹，考諱世則，皆以儒學不仕。而考以君故，官贈至光祿卿。君之疾革也，出其妻譏焚之，其子孫所錄傳，尙二百餘篇，蓋其言詳密，多世務之

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葬君新喻安和鄉長宜里佛子岡。銘曰：司馬去荆，望此南國。君賈厥趾，蕭宗以殖。致功疊方，時告厥猶。朝爲弗聞，疆場用愛。受厯不讓，退安一州。旣窮而通，終以無偶。銘詩幽宮，傳載永久。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禮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州趙君，余皆知其爲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簿，選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參軍，數以公事抗轉運使，連劾奏君，而州將爲君訟於朝，以故得無坐。用舉者爲溫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衡州江山縣，斷治出己，當於民心，而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衡州，而君之去江山蓋已久矣。縣人尙思君之所爲，而稱說之不容口。又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禮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高爲之少卻。至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爲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四十二。兵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存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臥不能著屨，君卽大射，比明而後寤。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謂能安之矣。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

理譚必始爲之棺斂。又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之人老幼相攜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使，而爲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覲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錄事參軍師陟爲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武成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尚書比部郎中，贈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尚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武成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爲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葬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耐。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安樂，相顧莫爲。誰其視死，高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知常州李公墓

誌銘

公李氏，諱餘慶，字昌宗，年四十四，官止國子博士知常州以卒。然公之威名氣略聞天下，自其卒至今久矣。天下尙多談公之爲有過於人者。余嘗過常州，州之長老道公卒時就罪於橫山州人墳道瞻送歎息，爲之出淚。又爲之畫像，寘之墳以祭之。於是又知公之有惠愛於常人也。已而與公之子處厚遊，則得公之所爲甚具。蓋公之爲政精明強果，事至能立斷而得久，姦宿惡輒取

之不貸；至其化服，則撫循養息，悉有其處，所以威震遠近，而蒙其德者，亦思之無窮也。當明肅太后時，嘗欲用公矣，公再上書論事，其言甚直，以故不果用，而出常州。嗚呼！公之自任，豈止於一州而已。此有志者所以爲之惜也。始公以叔父任起家，應天府法曹參軍，遇事輒爭之，留守者不能奪也。卒薦公改太常寺太祝，知湖州歸安縣。其後通判秀州，州近鹽，公作華亭海鹽二監，以業盜販之民，歲入緡錢八十萬。又爲石埭，自平望至吳江五十里，以除水患。人至今賴之。其所至處利害多如此，然非公大志所欲以就名成功者，故不悉著。著其利於民尤大，而能以久者云。公平生慷慨好議當世事，其所趨舍，必欲如己意，雖強有勢，終不爲撓。嘗考前世治亂之迹，與其君臣之間議論，編爲七十卷，藏於家，此蓋其大志所存也。公之先，爲開封之陳留人，五代祖爲梁使閩，因避地家於福之漣江。曾大父周不仕。大父郁，贈尚書虞部員外郎。考嘉秀，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工部員外郎。夫人魏氏，永安縣君。男五人，處常忠，武軍節度推官，與諱誠皆已卒。處厚，大理寺丞，與處道皆進士。既葬之二十三年，至和元年，余銘其墓曰：

公閩於家，來自陳留。維時方屯，閉著函收。其孰有源，而久於幽。自公之考，乃施乃流。其流至公，孰敢泳游。茫茫演迤，小大畢浮。曷蹇於行，使止一州。庶其渙發，在後之修。

左班殿直楊君墓誌銘

東坡楊闢狀其先人曰：君諱文誦，字巨卿，少孤，鞠於世父。世父戰契丹於常山，君始十七，能以兵入得甲馬。其後世父為峽州麻谿寨主，合州兵討蠻之叛者，君以二十五卒馳前與蠻三千遇，蠻傳畏君勇，悉還走險，其酋據險下射殺君卒幾盡，君以兩矢自下顧其酋，而後世父軍亦至，遂賊其寨，以歸天子，賞世父一官，而以君屬三班為數侍君，曾祖諱淵，祖諱君正，父諱德成，皆以經術教授鄉里，遭五代變擾，皆不仕。君亦少敏強記，通五經，刑名書文，然負其材武，思一有所奮成功名，以故為武吏，稍遷借職監睦州酒，山借職三選為左班殿直，由睦州亦三選為邵州武岡寨兵馬監押，山武岡歸京師，以慶曆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年七十三而卒。初康定中，將相欲五路兵攻夏，故相陳恭公為陝西招討使，欲君為用，知君者皆曰：「君嘗有所試，今其時也，勉之矣。」君不應而辭以疾，願說恭公曰：「吾士卒惰久矣，而數敗以恐，卒然賊之以入不測戰，久講勝悍強之賊，愚不知計策，見其死而已。」恭公默然而其後兵果不得出，自是君亦老矣，更讀書勸諸子以學，無復言兵事。方君少壯時，喜兵，彎弓劍，士莫敢侮，然仁恕愛物，遇人謙謹，雖士卒殺戮無所擇，君為救止，全活甚衆。其武岡以恩信得諸蠻，蠻有嵩鼓上下誠等州刺史，至呼君為父，終君去不為侵竊。君夫人杜氏，生三男，其長子早卒，次闢為大理寺丞，次闕，三女子皆已嫁，其長亦早卒，夫人少君十歲，以嘉祐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卒於陳州，而壽與君皆七十三。六月二日合葬於陳州宛丘縣友

于鄉彭陵原。臨川王某曰：士之以材稱於世，而能以義克者少矣。子路學孔子者也，然怙其勇以不得死，君以此其材至白首無所遇，而恂恂自克以孝厥終，克有名子，載其行治，其可銘銘曰：擯堅挽強，可扞四方，視時弛張，以不悖於常，維士之良。

內殿崇班錢君墓碣

內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錢君之墓，在和州之歷陽鷄籠鄉永昌里。初錢氏以布衣起王吳越，當五代時，諸侯王僭恃，獨常順事中國，道閉無所出，則間以其方物取海上輸之。天子至宋受命，欲一天下，吳越王即帥其屬朝京師，而盡獻其地。天子受其地，王之淮海，而褒題其子孫。蓋至於今百年，錢氏之有籍於朝廷者，殆不可勝數，而才以稱於世，嘗任事者，比比出焉。君諱某，字某，右屯衛將軍諱某之子，昭化軍節度使諱某之孫，吳越文穆王諱某之曾孫，錢氏以才稱於世者也，其為子弟也，父兄稱良焉，其為父兄，又能教其子弟，其為吏，又能修其職事，而天子嘗任之以為材。始以季父恩公蔭，補三班借職，稍遷至內殿崇班，知欽州州人甚愛之。歸奏事殿中，稱旨，遂遷內殿承制，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在廣西四年，以功次遷供備庫副使，刺舉當法，賢士大夫多譽之。當是時，儂智高為盜，數屢邊吏，邊吏莫能抗，諸州又皆無兵，君即奏請戍兵以待變，奏至五六而大臣終不許，即復上書求罷，又不許，而儂智高吳反，君坐誚三官監饒州酒，居久之，稍復遷至內殿崇班。

廣德軍兵馬都監。至廣德之明年，嘉祐三年，君年七十一矣，以三月某甲子卒。昭化之治和州也，凡十八年，有惠愛於州人。其卒，子孫遂留以葬，故君子淇沂沃溥奉君喪，以某年某月某甲子歸葬於永昌先人之兆。而淇沂以余會從事於文辭，自君之將葬至於今年，跋涉而從余以求銘數矣，然不止而愈勤。噫！其若是，余不可以無銘，於是爲之敘次，使歸而鐫諸墓。

吳處士墓誌銘

君吳氏諱某，字某，其先建安大姓。曾大父諱某，建州長史；大父諱某，館驛巡官，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皆江南李氏所置也。方李氏時，吏部府君之父子，同時仕江南者以十數，至君之考諱某，始以汀州軍事推官歸選於朝，主鄭之新鄉。君少孤，事母夫人至孝，與其弟軻相愛。春秋祭先人，雖老矣，祇牲省器，皆不以屬子孫，俯仰齋慄，如見其饗之者。已祭，未嘗不悲哀也。讀書取大指通而已，或勸之謀利，曰：「吾貧久矣，人以我爲憂，而我是以爲樂，不能改也。」有子三人，甫申，皆不使事生產，曰：「士而貧，多於工商而富也。」三人者，皆以進士貢於鄉，而申爲太平州軍事推官。君年七十八，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太平之官舍。甫等護其柩，歸葬於江州某縣某鄉某原，某年某月日也。夫人前君卒，別葬，實南陽葉氏。始君所居毀於水，乃奉母夫人來客江州，愛其山川而遂家之，故其葬也以歸焉。申之友南陽張頴論次君之事如此，而申以

告曰：「先人不幸，力爲善而不獲顯於天下，今其葬，宜得銘，使後世有見焉。」嗟乎！予不及識君矣，然予之故人多能言君之教諸子盡其道，故卒皆有立，而申之文行尤以知名於世。方今士大夫之列於朝者，天子於其父母皆有以寵嘉之，其官對之卑，鉅視其子，所以勸天下之爲父母而慰其子之心。以君之善教而子之材，宜及其身有高爵盛位之報焉。其生也，既不及其沒也，孰知其不卒享也哉？是故不宜無銘也。銘曰：

尚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彥博，字文叔，其先家齊州之禹城。曾祖諱玘，贈太子洗馬。祖諱制，又徙其家於蔡州，贈尚書吏部侍郎。父諱保雍，仕至尚書刑部郎中，兩瀾轉運使。君以廕爲太廟齋郎，調武昌縣尉，能禁抑淫祠，使盡去境內。再調撫州司法，嘗攝令臨川，始取强悍者一人，痛治以威，而皆喜以畏，即使者不急之須，而使者不敢怒。徙袁州鄉縣令，用薦者監贛州石橋茶場館廳，應進士舉中其科，尋丁母憂。服除，調興化軍興化縣令，僧有連結爲姦黨者，久至三十餘年，君悉捕以置於法，而廢其寺。古田縣有劇賊，即遁去。復調黃州黃陂縣令，稍築堤防以利農，告使者更鹽利之法，自是役賴以均，改袁州軍事判官。以治平四年十月六日卒於官，享年四

十九。君少力學問，尤知史書，不憚折節以交賢士大夫，而喜趨人之急，教兒之孤子，至於登第，撫三女，悉得所歸，而其仕也，所為又不能不苟，故前後多薦者。初娶劉氏，又娶方氏。子二人，曰仲偉，曰次賢。君昔去石橋，遂留居於藪，故其葬也，從劉氏於藪之安仁鄉芙蓉山，蓋熙寧二年十月六日也。君於文章，尤喜作歌詩，有集四十卷，藏於家，諸口。

君忠實明，交悅以稱，不遂其成，恢曠坦易。或授以累，終以困，雖惟人轉，宜福多錫，得壽亦高，皆其悲銘續風詩，萬世之貽。

尚書屯田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君仲氏諱訥，字樸，廣濟軍定陶人。曾祖諱環，祖諱祚，皆弗仕。而至君父諱升，始仕至曹州觀察支使，贈右贊善大夫。君景祐元年進士起家，莫州防禦推官。年少初官，然上下無敢易者。時傳契丹且大擾邊，朝廷使中貴人來問，知州張崇俊未知所對，公策契丹無他，為其奏論之。崇俊喜曰：「朝廷必知非吾能為此，然亦當善我能聽用君也。」又權博州防禦判官，以母夫人喪去。去三年，復攝明州節度推官。縣寇海賊數十人，獄具矣，君獨疑而辨之，數十人者皆得雪。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清平、卽州、臨溪兩縣，又通判解州。於是三選為尚書屯田員外郎，而以皇祐五年十二月廿一日卒，年五十五。君厚重有大志，不安言笑，喜讀書，為古文章，晚而尤好為詩，詩尤稱為世。所在有鑿贖，然直道自信於

權貴人，不肯有所屈，故好者少，然亦多知其非常人也。其在越劉士多從之學。當寶元、康定間，言者喜論兵，其計不過攻守而已。君獨推書所謂食哉唯時，柔遠能邇，悼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為禦戎議二篇。嗟乎！此流俗所差，以為迂而弗言者也。非明於先王之義，明孰知夫中國安富尊強之為必出於此？君知此矣，則其自信不屈，宜以有所負，而然惜乎其未試也。君初娶王氏，尚書駕部郎中蘭之女。又娶李氏，尚書虞部員外郎宋卿之女。三男子，伯達為太常博士，次伯適，伯同為進士。三女子，嫁殿中丞任庚，并州交城縣尉翟絳，興元府戶曹參軍任膺。博士以熙寧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君於定陶之閔丘鄉，而以余之間君也，來求銘。銘曰：於戲樸翁，天偶人，瑜翔其德音，而躓於時。

臨川吳子善墓誌

臨川吳氏，有子興宗，字子善，年二十喪母，而其父以生事付之，則先日出以作，後日入以息。日午矣，家一人未飯，其夫婦必倚空腹，天寒矣，家一人未纊，其夫婦必倚單衣。蓋如此者二十年而終，三十年而已死。凡嫁五妹，辦數喪，又以其筋力之餘及於鄉黨，苟有故，必我勞人佚，先往後歸。而尤篤於友愛，見弟有過，則顏色愈溫，須飲酒歡極之間，乃微示以意，既而卽泣下曰：「吾親屬我，以汝善，所以不避艱險者，保汝而已。」其弟終感悟悔，改為善士，以文學名於世。此待其弟，乃爾若於他人，則絕口不涉其非。然里

中少年，聞其警歎之音，往往逃匿；若匿不及，則俛首恐愧。而嘗有所絀，一至訟庭，及著械，同絀數十人爲之皆哭，掌獄者驚起白守，守立免焉。其見畏愛多此類。某謂其父爲諸舅，甚知其所爲，故於其弟子經孝宗之求誌以葬也。爲道而不辭。子善，嘗應進士舉，後專于耕養，遂不復應。其死以治平四年八月九日，而十二月十二日與其母黃氏共葬於靈源村父墓之域中。父諱偃，亦有行義，用疾弗仕。祖諱表微，尙書屯田員外郎。曾祖諱英，殿中丞。初娶姓王氏，一男良弼，皆前卒。再娶楊氏，生蕤，适杜蕤，始九歲，而四女幼者一歲云。

卷九十五

墓誌

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陳晉公有子五人；其一人，今宰相是也。公，晉公之中子，而今宰相弟晉公諱某，事始卒在史官。公諱某，字某，九歲用晉公恩，守秘書省校書郎。晉公薨，恩改太常寺奉禮郎。服除，久之會封禪，恩改大理評事監鳳翔府酒稅。又會祀汾陰，改衛尉寺丞。歸以最，升知邵武之邵武縣。獻文章，得試學士院宰相才之議，與科名，公固辭，親在願得進官職也，不願得科名。從之，通判秀州，改大理寺丞。

歸又獻文章，表乞治劇郡，得淮陽軍改太子中舍。今上即位，恩改殿中丞。是歲，賜緋衣銀魚，知臨江軍，還得睦州，薦者數人。天子以公名屬審官，又徙知遂州，以齊國太夫人疾辭，還改廣部員外郎。上便宜敷事，得引對，因自贊，天子欲稍進用之，而遭齊國太夫人之喪，以去。居無何，睦州人王稷上書斥公赦前數事，服除，猶坐是監虔州稅。明道元年，恩改比部員外郎，通判建州，改駕部，用舉者徙知吉州，坐法免。起爲比部監泗州糧料，又坐法免。起爲虞部監，鶴州錢監，得復比部，歸，繼居京師。久之，乃出監江陰軍酒稅。道疾病，上書自言：「先臣恕，得幸先皇帝，至大臣，臣階先臣，以得仕，屢進所學蒙記識。方壯少時，頗汲汲欲自奮，收一日之效，以卒事陛下。而孤行單立，無黨友之助，又薄命不幸，數遭小人以見困，駭負先臣餘教，辱陛下器使之恩。今老矣，念終無以報盛德，深自媿恥。夙夜憂畏，以故得疾病且死，無田園以歸，無強有力子弟以養。唯男一人，世昌，去年爲進士，得嘉慶院解，臣兄在中書，奏不得試禮部，今當爲遠官，去臣旁遠甚。陛下憐之，幸聽臣分司，改世昌蘇常間一官，以卒養臣，天地之賜也。臣誠窮，即不自言，誰當爲臣言者？」一書入，未報，竟卒於江寧，得年若干。時某年月也。夫人某氏，子男兩人，世昌，泉之晉江主簿，次世長，前死。女兩人，皆已嫁。主簿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某處，葬有日，使來乞銘。初，公爲臨江軍，先君爲之佐，其後二十五年，某得主簿於淮南，而兄事之，仍世有好義，不可以辭無銘也。公名臣子，少壯得美任，間以文藝自進，意自以爲且

貴富世其家，而遭平世，以文法持臣下，故其材不得有所肆，而卒以齟齬窮，其感激怨懟，往往見於文辭。主簿雖其藁爲二十卷，以是知其心之所存也，而其求分詞語尤悲，因授其大槩而存之，噫其亦可悲也。夫銘曰：

於此有木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樹之時又均，或斷而焚，或剖以爲椽，登誰令然耶！其偶然耶，吾又何嘆。

贈尙書吏部侍郎句公墓誌銘

公句氏，諱希仲，字襄景，景德六年，以開封浚儀進士起家，歷選於吏部，爲揚州江都主簿，洪州新建縣尉，權管句洪州奉新縣事，開封府右軍巡判官。其後除於憲官，爲監黃州岐亭鎮茶鹽酒稅，監慶州稅，知洪州分寧縣，知容州，句當在京左右廂店宅務，知高郵軍，知岳安，哀吉，筠五州。又其後，除於中書，爲知隨州，又遂以疾求分司西京，而以阜祐三年四月丁亥卒於安州之傳舍，享年七十一。散官至朝奉郎，職事官至光祿卿，勳至上柱國，賜緋魚袋。公通調諳工，纂隸書，能傳其父學，又善爲詩，其在高郵，歲大饑，以便宜振救，所活萬餘人，在鄂州，前吏以逃戶諸稅責鄰人，至或無桑突而猶責其絲，公歎曰：「上恩及於無告，而州縣若此，鹽之可乎？」卽奏除之。在吉州，州素多事，公至則御之以簡，奸吏惡民，顧不得有爲，至相戒而去。公奉寡嫂，畜孤兄子，尤篤於恩禮，自爲郎中，先任其兄子，次及諸從，最後乃蔭公子。兄外孫尹構，幼失父母，

公收教之，再舉進士禮部矣，顧言以構名聞，構由此補郊社齋郎，蓋其爲人敦厚長者，詳於施人而略於養己，如此句氏，其先京兆人，公會祖諱同章，始遷成都之華陽，祖諱令宣，皇贈光祿寺丞父諱中正，爲孟氏武泰軍節度使，掌書記。太宗時，自潞州錄事參軍召拜著作佐郎，直史館，其後改直昭文，在兩館二十六年，同館士多去爲將相，而公修職守道，未嘗爲之少屈，以尙書屯田郎中卒於眞宗之初，而葬浚儀浚儀，今祥符也。故公卒，以其年某月某甲子，葬公開封之開封縣保安鄉永寧村。公元配清河張氏，鸞配楚丘漫氏，祥符劉氏，劉氏封宛安郡君。三男子：諱尙書屯田員外郎，諱早世，諱太廟室長，女子九人，嫁尙書駕部員外郎王正己，湖州德清縣令郭眞卿，尙書廣都郎中楊定，殿中丞劉簡，萊州錄事參軍張道古，起居舍人鍾鼎臣，殿中丞杜師益，泰寧軍節度推官謝京，登州司理參軍王昂及公之葬也，以公子諱故，張夫人追封仙遊縣太君，邊夫人追封仙源縣太君，劉夫人追封仁壽郡太君，而公亦贈官至尙書吏部侍郎，銘曰：

句宗華陽，世實京兆，來家東都，公考有廟，溫溫句公，有美有相，不術不求，卒爲圭璋，考覲在上，公承在下，爲此幽宮，亦浚之野。

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贈尙書工部郎

中傅公墓誌銘

公姓傅氏，諱立，字伯禮，其先大名內黃人，今鄆須城人也。慶

歷二年，以五舉進士，得同三禮出身，主鄭州管城縣簿，用舉者爲滑州靈河縣令，遭母夫人喪，喪除，以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磁州昭德縣事。嘉祐四年七月六日卒於官舍，享年六十六。公以文行有聲於鄉，其志氣甚大，既久困不遂，因不復有仕意。鄉人強之，乃起佐管城，所爲問義理如何，不肯有所顧計。以州妖人爲亂，吏坐不察者衆，州縣懲艾，有以妖告者，輒又致之刑辟。或譖浮屠道人爲妖，州捕之急，公辨其無罪，卽釋之。在昭德，縣人治河隄，總役者妄怒，以立威，諸縣長其糾劾，莫敢校。及管公縣人，公奪之縱去，縣人感悅，不督而功自倍。總役者亦不敢復犯公所部，其施於政者多如此。故其卒，老稚相扶，攜祭哭，思慕久之不怠。蓋公孝慈忠信，剛毅有守，遇事不爲可愧，其仁心尤至。既病，亟呼其季子，告曰：「吾嘗質田於鄆，數十口賴以活者三十年，今田主往往而在，汝兄仕於朝，所不足者非財，可以券還之。」於是長子方官於莫州，及歸遭喪，終以田歸主，如公戒。公會祖諱凝，贈尙書庫部員外郎。祖諱世隆，尙書戶部員外郎，知邛州。父諱珣，右班殿直。凡三世皆以經學舉。至公始爲進士，而公子亦皆爲進士。曰堯俞，尙書兵部員外郎，曰舜俞，郊社齋郎，曰君俞，未仕。餘四人皆早死。兵部君以才德爲世名人，嘗爲諫官，以言事不合辭，知雜御史不肯就。以熙寧二年十月某日，葬公於孟州濟源縣清廉鄉美化里，以夫人長壽縣太君王氏附。於是公贈官至尙書工部郎中。太君有賢行，方兵部除知雜御史也。適北使未返，而親故皆賀，夫人弗受，治裝

爲行。及兵部歸，而果辭不就以出也。銘曰：惟傳厥先相武丁，告功皇天上比星。公躬服仁世守經，奮發華藻揚芬馨。宜殖福祿引厥齡，摧藏沈淹以淵滢。竇志弗獲終冥，爰有美子集帝庭。忠功孝名神所聽，卜筮高原日永寧。

尙書度支員外郎郭公墓誌銘

公諱維，字仲逸。少好學，有大志。年二十五，起爲泰州司理，調泰真二州判官，以能聞。監眞州之酒稅，丁母憂。服除，改著作佐郎，知南豐縣。俗喜訟，令始至，豪猾輒搆事入縣，察令能否。公至，卽得其妄，窮而徙之。由此無敢犯法。改新都縣，又以治稱。既去，民思之，相與繪公像祠焉。使者薦其材，就知雅州。王蒙正姻，肅太后家，侵民田幾至百家，有訴者，更數獄無敢直其事，詔公治之。其行也，人爲公憚。公至，則拔根擗節，不漏毫末。以田歸民，蒙正坐除名。既歸，天子目之，賜之朱衣，得尙書屯田員外郎，知常州。至州，索宿姦數人流之州，以無事。移提點淮南刑獄，吏不治道，聞公至，往往豫以事求解，部中肅然。遷度支以卒。慶歷二年正月也。凡仕二十七年。公剛毅能斷，當事勇不自恤。繇景德祥符之間，四海平治，寬文法待吏，而吏乃相習爲邀嬉，浮沈者或按一吏，則交議羣詆，以爲暴刻生事，日浸月積，而民敝於下矣。至公始按吏，而獨急於權倖，有大臣出揚，不治曲，以禮事公，公奏斥，不報。既代，猶斥之，以是被按一無憾言，以聲威聞，而所至卽有惠愛。某嘗繼游過常里，中民

有以謗語相罵者，其長者怒曰：「爾欲忘郭屯田邪？」蓋公在常以此法其民，時卒已九年矣，猶不忘之。惜乎朝廷方欲顯用，而公已不幸其出於治者猶未足以盡其志，故不悉書。時授其一二而存之，此足以見公之志也。祖某不仕，父某贈殿中丞，母劉氏，仙源縣太君，妻張氏，南陽縣君，子男三人，先正為江縣尉，聰正舉進士，祥正，星子主簿，女六人，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處，公之里也。將葬，先正等以今司封員外郎趙誠書來乞銘。先人與公，祥符八年以進士起，而公子且與某遊，有好也，銘不敢讓。銘曰：

翼翼汾陽，子儀始王。德完道粹，功蓋於唐。宜享世澤，流如海長。原厚南寓，孰嗣而昌。公生而明，剛簡自徇。拔身管綬，誰不辱進。蘇窮斥姦，惠立威振。而年不長，志不時盡。既奮既材，天奚弗慙。刻銘在阡，來者之感。

贈尙書刑部侍郎王公墓誌銘

江陵縣有合葬龍山之西者，為宋龍川令贈尙書刑部侍郎王公之墓。公之卒，得年七十一，其葬之歲在辛卯，為皇祐三年十月甲申，龍川其所卒也。以刑部侍郎贈公者，曰公之子光祿卿王公諱文，字晦遠，其先晉丞相，相也。丞相十有六世之孫，儉為唐正議大夫，刺明州，始去長安之萬年，為明之齊化人。大夫之兄曰濼，濼生紳，紳生韶，韶生公，四世咸為縣令。方錢氏之王吳越也，公嘗試策入等，為其屬州之掾，國除，選於京師，復掾密州尉，奉

節為邢之任令，舉者二十餘人不用，歎曰：「吾既其衰矣，而為是，是不可以已耶？」即以疾去。去之八年，無復言進。往黨故強起之，復歎曰：「仕不仕，惟義也，吾敢自必於其間耶？」起令龍川，遂卒。始公尚少，以文稱於士友，嘗度浙江，有忘白金百斤於舟，公最後獨見之，留二日，得忘者歸之，而後去，而不告以名。他日從者以為言，於是又稱其長者。今兩縣吏民，皆曰賢令也。既亡，皆哀焉。合葬於龍山者，天水郡太君權氏，善草隸，書誦數經，能略通其說。實唐貞孝公阜之十七世孫云。子男四人，向類高，為進士，充其業。其季光祿君也，女三人，皆歸聞人。光祿君方潔勁，審下賢好學，人以為君子之子焉。自晉之亂，而我夷盜賊，穴有中國，且亂且治，至於今歲千年，士大夫之家，流落顛頓，不常其世，後雖有振起者，多不知其族之所出。獨光祿君之家，為世其家，而能自道，尤詳。自大夫伯仲至公四世之告命，皆具在，命其宗人之子某銘公之墓者，光祿君也。銘曰：

公先諱榮，系相導，大夫相孫，維作守。兄濼，遂留家海浦。子紳，孫韶，公祖考於東西，傳弗甚耀，藏仁厥家，以資後。後蕃而昌，其必效，今卿追公為之兆。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馬君諱遵，字仲準，世家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至於廷書，其等皆第一，守祕書省校書郎，知洪州之奉新縣，移知康州。當

是時，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爲，求才能之士以祭諸路。而君自大理寺丞除太子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憂不赴。憂除，知開封縣，爲江淮荆湖兩制置發運判官，於是君爲太常博士。朝廷方尊寵其使事以監六路，乃以君爲監察御史，又以爲殿中侍御史，遂爲副使。已而還之臺，以爲言事御史。至則彈宰相之爲不法者，宰相用此罷，而君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一日，移京東路轉運使，又還臺爲右司諫知諫院，又爲尙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內銓。數言時政，多聽用。始君讀書，即以文辭辯麗稱天下。及出仕，所至號爲辯治論議，條堯人反覆之而不能窮，平居頹然若與人無所語。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閤對，常以權豪請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君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其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屬也，縣遂無事。及爲諫官御史，又能如此。於是士大夫數曰：「馬君之智，蓋能時其柔剛，以有爲也。」嘉祐二年，君以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爲尙書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天子以其子某官某爲某官，又官其兄子持國某官。夫人某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信州之弋陽縣歸仁鄉裏沙之原。君故與予善，予常愛其智略，以爲今士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其不幸。早世不終於貴富也。然世方懲尙賢任智之弊，而操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則君雖壽考，且終於貴富，其所者亦豈能盡用哉？嗚呼可悲也。已既葬，夫人與其家人謀，而使持國來以請曰：「願

有紀也，使君爲死而不朽。」乃爲之論次，而繫之以辭曰：歸以才能兮，又予以時。投之遠塗兮，使驟而馳。前無御者兮，後有推之。忽稅不駕兮，其然奚爲？哀哀婦姑兮，孰慰其思。墓門有石兮，書以余辭。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詈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上，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遇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某，不仕。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

有故而喪之，莫撫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漢陽軍漢川縣令陳君墓誌銘

陳君之墓在某州某縣某鄉某所之原，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陳君者諱之祥字某家某州之某縣。其業進士，其中等以皇祐二年，其官潯州全椒縣主簿，漢陽軍漢川縣令。其為人強於學，於行，能使爲之長者聽，爲之民者思。其卒年三十二，有一男一女，皆出夫人李氏。其葬臨川王某爲之銘。

芒乎既壯而能充，忽乎奚去而誰從。歸形幽陰兮，靈土以爲宮。聚封其上兮，爲記無窮。

卷九十六

墓誌

亡兄王常甫墓誌

先生七歲好學，毅然不苟戲笑。讀書二十年。當慶曆中，天子

以書賜州縣大遊學，先生學完行高。江淮間州爭欲以爲師，所留輒以詩禮易春秋授弟子。慕聞來者往往千餘里，磨礱泮濯，成就其器，不可勝數。而先生始以進士下科補宣州司戶。至三月，轉運使以監江寧府鹽院。又三月卒。又七月葬，期卒之明年四月也。寶皇祐四年，墓在先君東南五步。先君姓王氏，諱益，官世行治既

有銘，先生其長子諱安仁，字常甫，年三十七，生兩女。嗚呼！先生之道德蓄於身而施於家，不博見於天下文章名於世，特以應世之須爾。大志所欲論著，蓋未出也。而世之工言能使不朽者，又知先生莫能深。嗚呼！先生之所存，其卒於無傳耶？始先生常以爲功與名不足懷，蓋亦有命焉。君子之學盡其性而已，然則先生之無傳，蓋不憾也。雖然，先生孝友最隆，委百世之重，而無所屬以傳。有母有弟，方壯而奪之，使不得相處，以久，先生尙有知，其無應變矣。嗚呼！以往而推存，痛其有已耶？痛其有已耶？先生有文十五卷，其弟既次以識其家，又次行治藏於墓。嗚呼！酷矣！頌矣！銘止矣，其能使先生傳耶？

主客郎中知興元王公墓誌銘

公王氏諱某，字某。其先著望太原，而公之曾大考諱某，考諱某，皆葬撫州之臨川縣。公少力學，以孝悌稱於鄉里。既壯，起進士，爲漢州軍事推官。至期以材任劇，在上者交舉之。遷大理寺丞，知大名府大名縣，就除通判沂州，又通判真定府。府帥王嗣宗恃氣侮折其屬，爲不法，以故久之莫敢爲通判者。公行嗣宗固不憚，稍侵公以氣，公恬然不爲校也。以禮示之而已。嗣宗謹服，居十餘日，公請視獄，獄中繫者常數百人，嗣宗意憫，久之不問，吏亦不敢言治。公視獄所當者數十人而已，餘悉當釋，無所坐。於是嗣宗越有司如公指，即日斷出之。自是事無不聽公所爲。公預分別可否，

而使其政皆由嗣宗以出，雖府人或不知公於嗣宗日有助也。一府遂治，而士以此稱公爲長者。始公中進士時，同進有常陵公者，嫉公，先以被酒取公勑牒裂燒之。公爲諱其事，以失亡告有司而已。及後陵公者爲屬吏，公舉遷之，或非公以德報怨，公曰：「受詔舉京官，彼今爲吾屬而任京官，吾則舉之，何報怨之謂哉！且吾與彼乃未始有怨也。」蓋公之行已多如此。居一歲，移知保州，又以舉者移知深州，又以選擇知齊州，二州之人皆曰：「公愛我。」已而提點刑獄，淮南兼勸農事，公於爲獄，務在寬民，而以課田桑爲急，按渠陂之故，誘民作而修之，利田至萬九千頃。天子賜書獎諭，後出氏名付大臣召用，而當是時，丁謂爲宰相，先是謂以二人屬公善視之，曰：「皆能吏也。」一至則皆有罪，公發其狀以聞，由此謂欲傷公不果。而久之，公所任吏亦有賊坐，卽緝公監池州，順安鎮酒稅。會今上卽位，移滁州，又移知興元府。自丁謂得罪徙南方，論者皆以公宜復用，而公亦且得疾不起矣。享年六十二，官至尙書主客郎中。明年，天聖七年，葬和州之歷陽縣。後若干年，公夫人張氏葬而公墓，乃改卜合葬於眞州揚子縣萬寧鄉桐山之原。公子六人，於是存者二人，曰某，爲殿中丞，曰某，爲進士。其四人皆已卒。曰某，開封士曹參軍，曰某，楚州寶應縣主簿，曰某，曰某，爲進士。而公以殿中君積贈官至右諫議大夫。某公兄孫也，受命於叔父而爲銘。銘而次公之行事不能詳者，以不得事公，而公之沒，叔父嘗尙少故也。嗚呼！於公之行事雖不得其詳，而其略所聞如是，蓋

可以考公德矣。銘曰：
王亡晉封，遠迹南土。公始有廟，妥其禰祖。孰強而勝，孰忌以爭。予恭寬，在窳而亨。巖巖之節，因時乃發。曰黜予咎，匪仇予避。善不名，亦不隕聞。賞銘新基，維以長存。

胡君墓誌銘

王某之治鄆三月，其故人胡舜元凶服立於門，揖入問弔，故則喪其父五月。留而館，意獨怪其來之早也。居數月，語吾弟曰：「吾釋父之殯，跋山浮江，從子之兄於海旁，願有謁也久矣，不敢以言。吾親之生，我學於四方，不得所欲以養。今已不幸卒也，得子之兄誌而銘之，藏之墓中，可以顯於今世，以傳於後。雖吾小入與榮焉，無悔焉。不知子之兄不可。」吾弟以告，予數曰：「審如是，可以爲孝。君子固成人之孝，而吾與之又舊，其何願而辭耶？」取吾所素知者，爲之誌而銘之。誌曰：君諱某，池之銅陵人。生於丁丑，興國之年也。卒於丁亥，是爲慶歷七年。子七人，某以十月葬君於谷垂山。胡氏世大家，閭門數百人，君有子舜元，獨招里先生教之爲士。其卒也，族分而貲衰，舜元爲善士。銘曰：
壽七十一，不爲不多。吾與之銘，千古不磨。

屯田員外郎邵君墓誌銘

邵公旣國，燕其子孫處者，猶食其初邑。至後世，遂爲邵氏。今

有田里丹陽者，獨為大家，其所出往往甲天下。君，丹陽人也。諱某，字某。少敏爽，皇考某欲大就之，為破貨聚留師，資以發其材。及壯，行內修，不標飾為名，而有譽於為士者。年四十，始以進士出佐鎮，東軍積功次，入尚書為屯田員外郎，通判亳州。遭母夫人某氏喪，不行以卒。君工為詩歌，喜飲酒與人交，恬如也。尤不好官爵，至京師，一不問權貴人所舍事。有類君者，自言得遷，或勸君自言，終不許。然起家十九年，更三縣，以材奏君者甚衆。卒之明年，皇祐某年某月，弟某葬君某所以夫人某氏附。子男兩人曰某，曰某。一女，尚幼。銘曰：

乘於朝，葬於里。厥嬪附之祭，則子以完歸親，維有祉。

馬漢臣墓誌

合邇人馬仲舒，字漢臣。其先茂陵人，父臯，為江東撥發，實其家金陵。漢臣因入學，齒諸生，為人喜酒色，其相語以褻私，修為主。父母不欲之，又隆愛之，不能逆其意以教也。然漢臣亦疎金錢，急人險，不自顧計，於衆中尤慕近予，予亦識其可教，以禮法聞之。果大寤，遂自挫刻，務以入禮法，從予學作進士。既數月，其辭章粲然，充其科者也。漢臣長予四年，予兄弟視之，漢臣視予，則師弟子如也。嘗助予叔父之喪，若子姓然。慶歷六年，漢臣冠五年矣，從予入京師，待進士舉。六月病死。死時予亦病，其叔交在京師，因得棺，飲歸金陵殯之。某年某月，乃葬於某處。孔子曰：「秀而不實者有。」

矣夫！漢臣幾是矣。噫！誌其墓云。

贛縣主簿蕭君墓誌銘

君諱化基，字子固，實蕭氏。其先有自長沙避地廬陵者，曰齊方。方，李氏有江南，為洪之武寧令，於君為曾大父。其後再世，曰煥，曰良輔，皆不仕。至君之兄侍御史定基，始以材起為名家，而追贈其皇考尚書工部員外郎。君於工部為少子，少謹厚，能自力業，其世以善富。既御史貴，得任子弟，君猶私其能，不願治民，然御史竟官君為明之奉化尉，主簿於虔之贛縣監真州酒。恬憤，砥修，在勞者任之。春秋六十二，至和元年四月癸酉，以官卒。其子汝霖，汝能，汝為，汝正，護其柩歸，以十一月壬子，葬其縣之儒行鄉白沙原。夫人楊氏，前葬矣，今不附。先人於御史以兄弟交，君予丈人行也。二父皆有子，知名南方，交於予，以故請銘。銘者，所以名前人而燕孝子之心也。於是為銘。銘曰：

祕書丞謝師宰墓誌銘

韓矣蕭宗，楚產之良。繩繩主簿，有善其鄉。我修不苟，寔可為康。圖銘壙石，維後之藏。

君姓謝氏，諱景平，字師宰，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陽夏公贈禮部尚書諱絳之子。太子賓客陳留公贈禮部尚書諱溥之孫。泰寧軍掌書記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崇禮之曾孫。初以祖父贍，試

秘書省校書郎，守將作監主簿。既而中進士第，覈書崇信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監楚州西河轉般倉，累官至秘書丞。年三十三，以治平元年十二月庚申卒。妻尹氏，生男女四人，皆前死。其兄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鄧州饒縣五隴山南。謝氏故家河南，族氏君六世祖仕吳越，故自陳留公以上三世葬杭之富陽。至君始葬陽夏公於鄧，爲穰人，而今以君附葬。君於忿不忤，於欲不求，雖學之力，亦其天性，故其孝弟忠信，寬柔遜讓，莊靜謹潔，稱於兒童，以至壯長，而成不充其志，施不盡其材，此學士大夫所以哀其死而多爲之出涕也。然君文學政事言語，已能自達於一時。其於道德之意，性命之理，則求之而不至，聞矣而不疑，嗚呼！可謂賢已銘曰：

陽夏四子，皆賢而材。季也早死，吾銘其理。今又銘叔，嗚呼可哀！古之死者，以死爲息。嗟叔方剛，何悒之亟。昭昭者逝，疑疑者藏。爲識在斯，銘則不亡。

尙書刑部郎中周公墓誌銘

周氏其先自華陰入蜀，孟氏時，公之皇考諱敬遂，以文章知名，嘗至要官任事矣。孟氏亡，因不復仕，而天子召以爲壽州下蔡令，山下蔡以爲太子中允，知江州，賜紫衣金魚，使撫初附之民。其後爲秘書丞，知秦州以卒，得州之北原以葬。有子四人，其卒皆位於朝，而公第二公諱嘉正，字幹之，少與其舅弟俱以進士甲科起家，爲通州軍事推官。其後通判廣州，提點福建刑獄，知壽州。

爲三司鹽鐵判官，故宰相丁謂薦其材，天子以爲河北轉運使，而公不就。已而謂得罪，公坐出知金州。又知海州，又知濠州，而以工部郎中分司南京，歸治疾於海陵之第。明道元年，以恩遷刑部。二年，年六十四以卒。公寬厚而廉清，而其才尤長於政事，自爲推官時，已能有所建易，爲士民所記。及奉使福建，獄有冤輒辨，有疑若可貸，輒以聞，所活至數十人，而其治大抵遇姦吏爲獨急。子男五人，曰象先，今爲武康軍節度推官，監台州稅，曰彥先，爲右侍禁，知衡州興寧縣，曰茂先，爲秦州司法參軍，曰行先，爲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江州彭澤縣，曰嗣先，爲進士，女七人，皆嫁，爲士大夫妻。嘉祐三年三月壬申，公子與孫葬公皇考秘書丞尙書工部侍郎之兆東，以安善縣君錢氏附葬。君實左右公，以有家，爰爲銘曰：

右侍禁周君墓誌銘

周君諱彥先，字師古，曾大父諱瓌，贈大理評事。大父諱述，秘書丞，贈尙書工部侍郎。考諱嘉正，尙書刑部郎中。君少以郎中君蔭，補三班奉職，監泗州浮橋，又監楚州船塢，爲揚泰州巡檢，而近臣薦君閉門祇候。大臣曰：「周某可用矣，然吾將試之。」乃白以爲瀛莫等七州軍沿邊巡檢，邊人兩界上爲羣盜，君得姓名。

以自安撫使，移之契丹，契丹悉捕斬之。自是久之，邊無盜也。已而君上書言潛事，又言邊將使人耕邊以給公使，不即禁止，往往能生事。於是邊將大怒，而君所部卒有犯法者，因詆君以不諳，坐是監廣州清遠縣鹽場，轉運使留君以監市舶，它吏方習為姦，賅事而君獨不買，船中一物轉運使嘗數稱君以媿它吏，而薦君以知循州之興寧縣，至則知縣南三十里寧昌驛，以為治所，而吏自此得不以瘵死。然君既得疾於興寧矣，遂卒。卒時年四十二，縣人以君為能撫我思之也。君先夫人盛氏，尚書工部侍郎諱京之子，後夫人王氏，尚書主客郎中諱貫之子，皆有賢行。五子：濤、洵、滉、灝，皆為進士。二女子：嫁如臯史堪、德安鄭汾，亦皆為進士。而濤、灝為著作佐郎，知汝州梁縣。以嘉祐三年三月壬申，葬君皇考郎中之兆次，而以先夫人禍臨川王某為銘曰：

君弟吾嫂，夫人吾姑。君能有家，不失疾徐。治兵與民，咸愛之乎。銘昭子孫，以告不誣。

泰州司法參軍周君墓誌銘

君周氏，諱茂先，字去華。其先度羅人，至君大父諱述，為祕書丞，知泰州。以卒始葬泰州之北原，而子孫遂為州人。不去，父諱嘉正，尚書刑部郎中。君以父蔭，為楚州司戶參軍，又為泰州司法參軍，皆有能名。明道二年五月，刑部君終於第，君思慕哭泣，至其年十月亦卒。於是君年三十二。夫人南陽張氏，守其孤不嫁。其后孤

渙，以進士起家。洪州南昌縣主簿。二女子：嫁池州貴池縣尉宣城查，進士建安吳觀，而以嘉祐三年三月壬申，葬君北原之兆。銘曰：

錦繡之孤，屬於單妻。既恃而殖，鰥獨告命。曰維孝子，從先人宅。

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墓誌銘

君周姓，諱濤，字幾道。中慶歷六年進士甲科，歷泰州觀察推官，廣州軍事推官，著作佐郎，祕書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汝州梁州錢唐二縣，內行敏能為政，登自急飭，視民疾如在己，不肯釋事實為名聲要利。所在民愛譽甚於士大夫。治平三年六月，在京師授簽書梓州判官事。七月十三日，以官卒，年四十有四。曾祖諱述，故鄉人。皇祕書丞，贈工部侍郎，始古海陵。以葬。祖諱嘉正，皇刑部郎中。父諱彥先，終右侍禁，贈右監門衛將軍。妻曰昭德，縣君錢氏，子男五人，穉穉秋穆，穆以其年十月十六日，葬君揚州江都縣同輓南鄉東武里。銘曰：

於勢與聲，躡循弗爭。無忌其生，於善與恥。操終如始，有哀其死。

虞郎中晁君墓誌銘

尚書虞部郎中晁君，諱仲參，字孝先。以治平四年五月九日，

卒於通判舒州事。其子以熙寧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卜濟州任城縣諫議鄉呂村之原以葬。狀君之行來乞銘。掇其語爲銘曰：

吳望頌川衛有卿內。錯以術用。作漢家令。魏晉南北。史無傳人。良正官唐。仍不大振。開封於家。徙鉅野縣。辟時韓屯。出宋而顯。迺奮布衣。太子太師。宗憲秉政。父子一時。三朝四世。錫榮丘墓。佐令中書。爲君會祖。有子迪者。刑部侍郎。乃生宗簡。世德孔揚。使京東西。郎於刑部。君實其嗣。少則多譽。仲父保任。主簿上虞。宰墨。驛政。易君仕初。從容調。使莫玩法。墨以廉終。弱仲強擢。按察擾獄。夙如我謀。君不爲奪。械囚於州。將范文正。歎愛而謂。畏宜繩私。公勇勿畏。君頌持此。畢身無尤。薦監越酒。旋宅父憂。判官於蘇。擢丞大理。汝州郊城。來知縣事。富姓賤吏。寓田勢家。役煩且窘。中戶愁。嗟君哀僞券。應手即辦。完蠹噓枯。俗戒以勸。秦王諸孫。上冢入郭。卒榜驛隸。君擒而誅。將劫中人。匿車夜遁。移內侍省。罪令即訊。乞明年至。徒御無譁。能聲震越。號稱其家。易曹濟陰。太子贊善。督尉索盜。里閭安術。馬入隴牧。地相於民。廚傳費劇。輸之殆貧。君曰：「閔哉。責豈無豫。」操書鑄守。多緝其數。遷官博士。去領開州。大築學校。率衣冠游。溫湯之鹽。實不酬課。歲蠲五萬。奏自君可。氓疾不治。謁巫代醫。教以餌藥。盡投詭詞。失怙恃者。子其娶嫁。坐堂朝哺。飲酒閒暇。英宗竊極。員外於處比。駕二部。閣最而除。今天子恩。始正郎位。攝舒葦年。條教逾肆。殍來鄰邦。賑使無僵。扶攜飽去。又遺之糶。敦於除害。未始愛力。取縱隄陽。避羅刹石。折池口。祉合於

銅陵。官不失算。舟無危行人。幸是爲。曠數千載。趨令驪呼。無有稚艾。孤山馬當。歲漂百航。擊秋口浦。直走雷江。脫險風濤。幾五百里。章隨驛開。就計其事。方冬告投。君夏而徂。壽五十五。識者歎吁。齊公孫氏。作配甚似。封永康君。誕惟四子。端仁端義。端禮端智。仁中進士。常州司理。張郊社郎。餘則未仕。五女四人。歸爲士妻。石端侯彥。俛歸而鑿。范胡二婿。純粹僧孺。幼處於家。君孫有五男。節符。其二則女。惟君平生。外晦內明。忤出不意。默無與爭。祿周族。嫻恩稱疏戚。庖無朝炊。笑語如意。晚尤靜曠。病不告遺。極談性命。方絕之時。子丐埋辭。衰篋走汴。掇其緒餘。以質幽窆。

度支郎中葛公墓誌銘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也。明州之鄞。後所遷也。貫會大考也。遇大考也。旺累贈都官郎中。考也。進士公所起也。洪州左司理參軍。吉州太和縣主簿。江州德化縣令。監興國茶場。咸武軍節度推官。知廣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封府雍丘縣。祕書丞。知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員外郎。知慶成軍。都官員外郎。知南劍州。司封員外郎。祠部郎中。江浙荆湖福建廣西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度支郎中。荆湖北提點刑獄。此公之所閱官也。州將之甥。與異母兄。毆人而甥殺之。州將脇公曰：「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爲有司所誤。不然。此獄也將必覆。」公劾不爲變。此公之爲司理參軍

也。州守徒吉水行令事，他日令始至，大猾吏輒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在吏矣。公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為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授之，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為此，乃某吏教我為也。」悉捕勿致之法，訟以政少，吏亦終不得其意。毛氏寡婦告其子，以恩義說之，不得，即使人微捕得之，與問語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者也。窮治，其服為私謀誣其子孫，距州溪水惡，而歲租幾十萬，頑弗善，民以輸為怨。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便，州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為主簿也。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敢劾，公曰：「中貴人何憚為？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恥之。」上書論其事，中貴人坐絀，此公之為縣於雍丘也。屬吏常有隙於公，同進者，因讒之，公察其旨，不聽，以為舉首。此公之為州於南也。鑄錢歲十六萬，其所施置，後以為法程。此公之為銀銅坑冶鑄錢也。鄂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其夫，州受賂出之，公使再劾，劾者又受賂，獄如初，而公終以為不直。其弟訴之，轉運使雖他在事者，亦莫不以為冤，復置之獄，卒得其姦。賂狀論如法，此公之為提點刑獄也。甲子四百三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乙未卒，之年月日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陽村，公所葬也。嘉祐元年十月壬申，葬之年月日也。鄉邑孫氏，今嗣以葬者，公元配也。萬年縣君范陽盧氏，公繼配也。良肱良佐，良嗣公子也。妻太常博士黃知白，白金華縣君，公女也。起進士為越州

餘姚照尉，主公之喪而請銘以葬者，良嗣也。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為之銘者，臨川王某也。銘曰：

士憲以養交兮，弛官之不思。維公之所至兮，樂職嗜事。彼能顯聞兮，公則不嘯。不銘示後兮，孰勸為瘞。

卷九十七

墓誌

王逢原墓誌銘

嗚呼！道之不明，邪豈特教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嗚呼！道之不行，邪豈特化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蓋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古之所謂士也。誠有常心，以操聖人之說而力行之，則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於己；道雖不行於天下，必行於妻子。內有以明於己，外有以行於妻子，則其言行必不孤立於天下矣。此孔子孟子伯夷柳下惠楊雄之徒所以有功於世也。嗚呼！以予之昏弱不肖，固亦士之有罪者，而得友焉。余友逢原，諱令，姓王氏，廣陵人也。始予愛其文章，而得其所以言中予愛其節行，而得其所以行。卒予得其所言，浩浩乎其將公而不窮也；得其所行，超超乎其將追而不至也。於是慨然歎以為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於天下者，將在於此。余將友之而不得也。嗚呼！今予而死矣，悲夫！逢原，左武衛大將軍諱奉之曾孫，大理評事諱珙之孫，而鄒州管城縣主

薄諱世倫之子。五歲而孤，二十八而卒。卒之九十三日，嘉祐四年九月丙申，葬於常州武進縣南鄉薛村之原。夫人吳氏，亦有賢行。於是方娠也，未知其子之男女，銘曰：

壽胡不多，天實爾當。曰天不相，胡厚爾德。厚也培之，當也推之。樂以不罷，不怨以疑。嗚呼！天民將在於茲！

宋尙書司封郎中孫公墓誌銘

公諱錫，字昌齡。曾祖釗，祖易從，父再榮，皆弗仕。及公七，贈其父至尙書兵部侍郎。公以天聖二年進士起家，和州歷陽，無爲巢二縣主簿，部使者及兩制以御史舉者十餘人，改鎮江軍節度推官，知杭州仁和縣。籍取兇惡，戒以不改，必窮極案治而治其餘，一以仁恕，故縣人畏愛之。以兵部喪去。三年，乃用舉者以集慶軍節度掌書記充國子監直講，豫校史記前後漢書南北史，修集韻，選蘇王宮伴讀，教導有法。宗室多燕飲，未嘗往。居頃之，改著作佐郎。當罷矣，又留爲國子監丞講讀。七年，乃用舉者召試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判吏部南曹，登聞鼓院，爲開封府推官，賜緋魚。坐考饒廳進士舉籍中有不中格者兩人，降監和州清酒務。當是時，龐宰相爲樞密使，薦宜侍講禁中，方召，而公以謫去。久之，會明堂恩召還，同判尙書刑部。先時主者多持事往決於中書，公獨視法如不往。我州人向吉等，操兵賈販，恃其衆，所過不輸物稅，州縣捕逐皆散走，成都鈐轄司奏請不以南郊赦除其罪，從之。逮補親屬

繫獄。至更爾赦，有詣闕訴者，刑部詳覆官以爲特勅，遇赦不原者，雖數赦猶論如法。公獨奏釋之，凡釋百二十三人。公於議法多如此。復爲開封府推官，當隨尹奏事，仁宗問大辟幾何，且以慎刑愛人爲戒。公因奏開封勅有重於編勅而當改者數事，仁宗皆以爲然。他日問尹以公姓名，稱之。於是貴戚女使有奏讞，上薄其罪，付公監決，曰：「此人平恕，可任也。」道士趙清說出入龐宰相家受賂，御史以劾龐府治實清，說自爲龐不知也。清說坐杖，配沙門島。行兩日死，御史又劾府希宰相指，故杖清說殺之，滅口。仁宗亦疑，乃悉罷知府推判官，而以公知太平州。初清說事，獨判官王礪劾決，公不自辨也。未幾，仁宗卽寤，罷者皆復，而以公提點淮南路刑獄。在淮南二年，所活大辟十三人，考課爲天下第一。所舉多善士，未嘗聽人請屬，還爲三司戶部判官，求知宣州，許之。特詔秩祿視轉運使。至則召五縣令，約以州所下書有不便，封還，故縣得自爲政，而州無事。且滿州人詣轉運使提點刑獄乞留，還，又知舒州，發常平廣惠倉，以活陳許頰蔡流人及歸，計口量遠近，給食遣去，去者率錢資香焚之府門，以祝公，至或感泣。初提點刑獄，恐聚流人爲盜，又惜常平廣惠倉，數牒止公，不聽。申以手書，又不聽。佐屬皆爭曰：「不可，公行之自若。」比代去，州人闔城門留之。薄暮，與爭門，乃得出，遂以告老致仕。於是官至尙書度支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柱國。今上卽位，遷同封，賜金紫。以熙寧元年正月十二日卒，年七十八。孫氏世爲廣陵富姓，兵部兄弟五人，其季婦有子寡，欲

分財以義解不得乃悉推田宅與諸兄弟脫身攜公居建安軍揚子故今爲州人諸兄弟後破產而兵部居揚子又卒爲富姓爲公千里迎師立學舍市書至六七千卷公感勵奮激習志寢食年十九舉進士開封第二坐同保置服罷而再舉又第一當是時以文學稱天下及仕號爲忠厚正直終身未嘗言利老而貧不以爲悔鄉人尤歸其長者有文集二十卷初娶莊氏早卒又娶裴氏刁氏刁氏封壽安縣君亦前死子湜澄涑淵淑湘早卒湜太廟齋郎後公數月死澄楚州寶應主簿湜祕書丞集賢校理涑太廟齋郎女十人一人嫁三人未嫁三人嫁而卒三人未嫁而卒九月十六日葬公揚子縣懷民鄉北原銘曰

於廣孫公有直其道爲之少時以濟壯老人信公行承趨薦保天順公德與公壽考維公有子喪事哀祇慰其考思用此銘詩

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尙書屯田郎中

劉君墓誌銘并序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尙書屯田郎中劉君年五十四以官卒三年十月某日葬真州揚子縣劉岡而子湑以武寧章望之狀來求銘憶余故人也爲序而銘焉序曰君諱按字先之其先杭州臨安縣人君曾大父諱彥琛爲吳越王將有功刺衢州葬西安於是劉氏又爲西安人當太宗時嘗求諸有功於吳越者錄其後而君大父諱仁祚辭以疾及君父諱知禮又不

仕而鄉人稱爲君子後以君故贈官至尙書職方郎中君少則明敏年十六求舉進士不中曰一有司豈枉我哉一乃多買書閉戶治之及再舉遂爲舉首起家饒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爲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一吾師也一遂以爲師文正公亦數稱君勉以學君論議仁恕急人之窮於財物無所顧計凡以墓文正公故也大陽富人爲客所誣將抵死君得實以告文正公未甚信然以君故使吏雜治之居數日富人得不死文正公由知愈知君任以事歲終將舉京官君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公爲嘆息許之曰一吾不可以不成君之善一及文正公安撫河東乃始舉君可治劇於是君爲秦州觀察推官又學春秋於孫復與石介爲友州旱蝗奏便宜十餘事其一事請通登萊鹽商至今以爲賴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館陶縣中貴人隨契丹使往來多擾縣君視遇有理人吏以無所苦先是多盜君用其黨推逐有獲輒得後遂無爲盜者詔集強壯刺其手爲義勇多懼怖不知所爲欲走君諭以詔意爲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一劉君不吾欺也一留守稱其能雖府事往往咨君計策用舉者通判廣信軍以親老不行通判建州當是時今河陽宰相富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君掌機宜文字保州兵士爲亂富公請君撫視君自長垣乘驛至其城下以三日會富公罷出君乃之建州方并屬縣諸里均其徭役人大喜而遭職方君喪以去通判青州又以母夫人喪罷又通判廬州朝廷弛茶權以君使江西議均其稅蓋期年而

後反。客曰：「平生聞君敏而敢爲，今濡滯若此，何故也？」君笑曰：「此固君之所能易也，而我則不能。且是役也，朝廷豈以爲他，亦曰愛人而已。今不深知其利害，而苟簡以成之，君雖以吾爲敏，而人必有不勝其弊者。」及奏事皆聽，人果便之。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於是修險阨，募丁壯以減戍卒，徙倉便輸，攝考官功，大絕其行賄。居二年，凡利害無所不與廢，乃移荆湖北路，至臨月卒。家貧，無以爲喪，自棺槨諸物，皆荆南士人爲具。君娶江氏，生五男二女。男曰洙，沂汶，爲進士。洙以君故，試將作監主簿，餘尙幼。初，君爲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其才，君亦慨然自以當得意，已而屯遭流落，抑沒於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爲世用，若將有以爲也，而既死，此愛君者所爲恨惜。然士之赫赫爲世所顯者，可睹矣。以君始終得喪相除，亦何負彼之有銘曰：

嗟乎劉君，宜壽而顯，何吝之久，而施之淺，雖或止之，亦或使之。唯其有命，故止於斯。

廣西轉運使李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寬，字伯強，姓李氏。其先隴西人，後移光山。至君六世祖，又移建安。今爲南昌人者，以君大皇考爲鼻祖。君皇考諱某，以太子洗馬致仕，終尙書虞部郎中，其贈官至衛尉卿。大皇考諱某，以殿中丞致仕，其贈官至吏部尙書。曾大皇考諱某，當五代之亂，無倚祿，以尙書故，贈大理評事。君始以世父蔭，守將作監主簿，監洪

州鹽院。用歲課倍得，知袁州宜春縣，改知福州福清縣。當是時，能聞朝廷矣，就除通判桂州，又通判江州。二州皆治，遂知吉州。請於天子，立學以教學者，常三百人。施方略，捕盜賊，無衆寡遠近，必得以至米鹽酒榷，皆爲除弊。致利，移衡州，不赴。改江州，州人曰：「是嘗泣我矣。」不待至而服。未幾，移潤州，不赴。改信州，又不赴。改太平州。轉運使言饒大劇，州將不能治，而太平不足用，乃換饒州，屬縣惡吏聞且至，有奔其官而去。至則禁巫醫之凶民，案者蠱者，遂以無事。安撫使言治行於江南爲第一。母夫人終去位。三年，知虔州。將行，三司請君制置糧草，河北一歲減銀錢八十七萬。由此提點江浙等路鑄錢坑冶，以衛尉老，奏徙治所南昌，從之。移提點荆湖北刑獄，辭不往。又請便官以養，乃改江西。居一月，遭衛尉喪，服除，久之，尙不忍去。墓所，詔就起君提點江東刑獄，又移京西，除廣西轉運使。自儂智高反，宿軍邕州，歲漕不足，乃多治船，設賞罰，而邕軍食以有餘。所部攝官以三十四員爲額，持攝當事三百人，一員闕，皆爭昧吏。君第其課爲三等，有闕以次補。攝官不昧吏，由此始。二廣使者，故不以春夏出。會有詔閱邊卒，君卽出，道遇瘴，歸卒年六十。治平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也。初，李氏既居江南，尙書未老，致其事歸養，其事侍郎以分司歸，亦未老。當侍郎之歸，衛尉又以從其兄弗仕，仍世德義，爲南人所慕。君既生有美質，而積習名教，自爲兒童，侍衛尉側，不惰終日。及壯砥礪，以材能自顯。其於吏治，精壯果敏，機張鍵閉，姦不可知。目所指取，必得其情狀。故所在

豪人循吏，重手累足，以終君去，不敢有所觸。君視遇其屬士大夫，賢者尤諱，所拔舉過百人，後多知名。云：夫人胡氏，仁和縣君子，男五人，長曰承勉，宣州旌德縣令，早卒；次曰亞夫，太廟齋郎，曰獻夫，試將作監主簿，曰渭夫，試祕書省校書郎。曰太平，奴，方喙而歿。女二人，長適蘇州常熟縣主簿余公弼，次適大理寺丞田真卿。孫男三人，君與弟尚書司門郎中定，相友愛尤篤。遺奏以司門之子簡天開，詔除司門知太平州，補簡夫郊社齋郎，又詔君喪所過州，發卒護送。以明年二月，歸殯於洪州。某月某日，葬新建縣桃花鄉曹山，去先墓五里，君所自為壽藏也。君積教官，至朝奉郎職事官，至尚書金部郎中，勳至護軍，賜服至三品，名曰：

國子博士致仕李君墓誌銘

李姓章浦，自君考祖，奔闕祖，運望此荆楚。君於治人，無有贏。部我千里，如農一丘，穰姦以殖，善美均之，利澤及時，平休所登，祿實而饋，春秋君能孝祀，君則多子，有來無窮，其視章水。

朝奉郎國子博士致仕騎都尉賜緡魚袋廣陵李君者，諱問，字某，以數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君為雷州樂昌，無為軍廬江二縣主簿，河中府臨晉縣令，以昭德軍節度推官，知邢州平鄉縣。以大理寺丞，知蘇州吳江，衢州江山二縣。又以太子中舍殿中丞，監在京箔場，太平州蕪湖縣酒稅，告老，會今上即位，遷博士，至明年而卒。又明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廣陵某鄉某里。君善為詩，當

時名人柳開王禹偁稱之。少貧，幾不自存，有姊氏以田宅弗取也。及為吏，所在推誠愛人，人至不忍有所負以累君，去輒澆泣挽留。及老矣而彌貧，然終不以貧故變節有所取。年九十，精悍如此。及將卒，尚讀書，與家人笑語自若。投其書，若將寐者。遂卒。時治平元年十一月十一日也。李氏故金陵人，其後遷高郵，又遷廣陵。君會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以君故，贈殿中丞。君娶開封潘氏，有兩男子，察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蚤卒。定集慶軍節度推官，一女嫁杭州新城縣令許仲時。定有文行，從余遊，故與為銘。銘曰：

斬縣卒，窺幽密，工相方，史諷日。於惟君，考此室，猶其永寧，尚終古！

朝奉郎守殿中丞前知興元府成固

縣楊君墓誌銘

楊氏自太尉守節於漢以死，而將相名臣之族多出於華陰。歷八九百年，以至於今，不絕為士大夫家，而尚能譜太尉之昭穆。當五代之亂，君會祖諱某者，在吳越，因相其王，王遷國，除於太宗之時，而國相之子孫歸仕於天子，又多賢顯。尚書刑部郎中諱某者，君皇祖也。尚書司封郎中諱某者，君皇考也。楊氏之為江都人者，自君皇考始。君諱某，字公適，幼詳敏，知好文學，故我叔祖興元府君嫁之，以其子。及長而仕，號為能吏，所在官治多舉者。自太廟齋郎更九官，而以殿中丞知興元府，成固縣事。治平元年歸，得

疾於楚州。二月二十一日卒，年六十五。夫人王氏，即興元府君尚書主客郎中諱某之女。五男子，湜、洙、滌、淳、湜。宿州符離縣尉，餘皆進士。洙治前死。四女子，其已嫁者二人，太常少卿呂璣，試將作監主簿孫延者，君壻也；其一人未嫁而前死。諸子孫以二年十一月四日，葬君江都東興鄉之北原。以某嘗得侍君，而君知之於少時者也，故屬以銘。銘曰：

赫赫太尉，窮於季世。華陰之楊，終爛而昌。艱難且遷，亦相其王。王以家朝，相隨內屬。有子有姓，尚多顯服。君勵厥紹，考終世祿。書銘在京，兆實初卜。

都官郎中致仕周公墓誌銘

尚書都官郎中南康周公卒之明年，皇祐五年，葬某所，子蘊詠使請銘。次其語曰：公諱某，字某，其先占蔡之汝陽，唐末遇亂於光蘄，遷江州之星子鎮。太平興國中，以鎮爲縣，又以爲南康軍，故今爲南康人焉。曾大父某，大父某，當李氏時，皆以學行爲處士家。皇考某，累贈尚書職方郎中。始以進士起，至尚書屯田郎中，求監池之永豐監，遂致任。已而今天子大享明堂，恩除都官於家，以辛管令岳之沅江，壽之霍丘池之建德，邛之依政，河南之洛陽，凡五縣，通判池州。守二州，曰蓬。曰安。其治之寬嚴，視事劇易，尤惠於池。蓬，蓬人愛思，至爲公畫像。在洛陽，明肅太后使中貴人用事者來，留守傾身媚附之。中人諷公詣己，獨拒之不去。故相張士遜薦公。

王安石全集 卷九十七 墓誌

說書國學，且諭公見執政，公固謝之。其篤學果行，蓋有世士大夫所難者。卒時春秋七十七，戒喪葬，無用浮屠說。有文十卷，世傳之。先夫人王氏，封仁壽縣君。二子：蘊，保信軍節度推官；詠，太廟齋郎。銘曰：

余聞異時宦官之幸，雖隆名尊爵，有紀於時者，往往爲之誚焉。又觀古之士，能無折身以市於貴勢，蓋亦少也。信公之所守，則其賢遠矣。我銘公藏，不刻其他。惟茲之存，以勸毋邪。

張常勝墓誌銘

君湖州烏程縣人，姓張氏，名文剛，字常勝。好學能文，孝友順祥。再舉進士不第。年二十七，熙寧五年九月九日卒。以六年二月十日，葬於鳳凰山。曾祖任祖維，贈刑部侍郎。父先，尚書都官郎中致仕。女三人，君妻。予從父妹也，故君從予學。銘曰：

才足以貴而莫之知，善足以壽而止於斯。嗚呼逝矣，分銘以哀之。

卷九十八

墓誌

尚書都官員外郎侍御史王公墓誌

銘

慶歷五年，天子以尙書都官員外郎通判荊南府王公爲侍御史。居一年，以入三司爲戶部判官。又一年，還之爲言事御史。頃之，奏事殿中，疾作歸，翌日卒。其家以不起聞，天子悼閔，走中人賻之金帛，又官其一子。先是，御史有物故者不賻，由公故，乃勃有司并賻。蓋天子之所以錄其忠如此。自公舉進士時，已能力學自立，以經術游於江淮之南，爲學者所歸。至爲許州司理參軍，則以其職與強貴人抗曲直，獄疑當死，賴以活者至數人。再主簿於杭之臨安，開封之扶溝，遂選開封府法曹參軍，令皆不能出其治。尹亦不敢侵其守而薦者以十數。歲當遷，府推官惡不順己，持其奏不肯書，欲誑公詣己，公故不謂，推官度終無可奈何，乃卒任公。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已而覃恩遷祕書丞，乃出知洪州分寧縣，入爲審刑詳議官，數以疑似辨上前，輒釋。及佐荊南，能以義憚其守，錯諸不法事。嘗上書論南方用師討徭蠻，不如撫而降之利。先是，公在京師，天子以災異詔百官言事，公所言有以儆世者。其後，御史府惡老者在事不能自己，以言趣之去位。公以請於老者薄，非所以廣仁孝於天下，且養之非其道，使至於無恥，而專以法格之，滋所以使人薄也。乃推三代禮意，爲養老頌，以諷之。凡公行己治民及所以論於上者，皆出於寬厚誠恕，而其言易直以明。故其召而爲御史也，未至而好公者已信其能稱職矣。同時御史聞一事，皆爭言塞職，其已嘗言公未嘗繼以言曰：「可悟上意足矣。」然排黨幸爲獨切，其言多同時御史所不能言者。每承上閒言，一人不能

無過，若以古繩繫治之，世殆無全人。爲國家用者，要之忠信而已。忠信雖有過，尙足用也。」其大指所存如此。嗚呼！古所謂淑人君子者，公於是可以當之矣。公旣行內修，其大者爲世所稱，至其施其小，亦皆敏而盡力，顧余不得盡載也。然讀余之所載，則亦槩足以知公矣。公諱某，字某。其先爲漢雁門太守者，曰澤。澤後十八世，雄爲唐東都留守，封望太原族，墓在河南，而世宦學不絕爲聞姓。至唐之將亡，雄諸孫頤陵夷，始自缺，其譜亡。不知幾傳而至護，始居福之侯官，曰本河南人。雄之後也。護生仲，仲生廷簡，當閩王審知時，被署爲安遠使，有勞烈於其國。審知死，遂置其官以老。安遠二子，其季居政，娶邑里姚氏女，生公。自護四世至公，始以文行發名。追官皇考至祕書丞，而以昭德縣太君封其母。夫人曾氏，贈尙書兵部侍郎曾之女，封金華縣君。婦順母嚴，公所以紀其家，蓋有助焉。生五男子，回向固同，皆爲士，其文學行義有過絕人者。故人莫不知公。後世之將大顯以蕃，而以公之仕不充其志爲無憾也。公年六十三，以旣卒之三年葬。穎州之某鄉某原。初，公嘗過游，穎之樂，故諸孤御其母家焉，而以公於葬。至是，回之友臨川王某，追銘墓上，實至和二年也。銘曰：

顯姓維王，出不正宗。公先河南，實祖於雄。來閩四世，乃挺以生。其來則否，其去而亨。歸忠於君，播惠在毗。配時前人，駿發以升。世不載德，孰爲榮名。謂公有後，其豈公卿。

孔處士墓誌銘

先生諱改字寧極。陸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於汝州之龍興山。而卜葬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爲恥。慶歷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勅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三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爲不肯屈。除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爲言。乃召以爲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爲其屬縣者。於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爲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鸞葬先生於甌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附。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爲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桑有餘。輒以鬻其鄉里。貧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於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爲異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考其行殆非有得於內。其

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徙。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聞。獨多於後世。乃至於今。知名爲賢而處者。蓋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尙。遂濯沒而無聞。抑士之趨操亦有得於世邪。若先生固不爲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人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生。好潔而無尤。匪佚之爲私。維志之求。

右領軍衛將軍致仕王君墓誌銘

君王氏諱乙字次公。其望在太原。而實家大名之元城。不知其始所以徙。曾祖諱安。當周世宗時。爲開門通事舍人。祖諱廷溫。開寶中。泰寧軍節度副使。考諱奉禪。右班殿直。贈左武衛大將軍。君嘗舉進士不中。因獻其所藏書祕閣。而上書言。先臣某逮許王。於先皇帝有一日之幸。臣實其子。一天子下其問。驗以爲三班。借職。累遷至內殿崇班。開門祇候。淮南東路都巡檢使。皇祐二年。年七十三。以右領軍衛將軍致仕。卒於海州。而以嘉祐二年葬真州之揚子縣某鄉某原。以後夫人劉氏附。於是先夫人林氏既葬矣。君強記博聞。剛毅而聰明。好讀書。雖老矣。讀書未嘗少止。於窮人賤士。苟義所在。樂與之爲膠漆。一欲以不直加我。雖嚴貴人。義終不爲受也。數上書言事。皆中世病。而用事者多不聽。聽者兩言耳。又事之小者。然當時蒙其利。言楚州可去壘爲橋。歲省卒二十

二萬七千人，錢一百三十萬，米六萬八千石。又言河陰可以茶鹽募入穀而漕之河北，爲十說以排三司之難。三司不能細其一，此當時蒙其利者也。宋興百年，大定於太宗，至真宗內外富矣，內外自是遂務以無爲養息天下，朝廷所尚賢良進士，而將相大臣之世用，君方慨然懷古人趨赴功業之意，欲起貧賤不勢左右，而以其辯智當人主，衆固獨方用，非其時，卒以不合，嗚呼，甚可悲也。然天下不肖多畏惡君，以其仇直，而幸其齟齬不得意，以老，獨賢者哀之耳。君子越石，秦州觀察判官，其次子仁傑爲進士，女二人，嫁進士林度陳州項城主簿宋造，余嘗爲君僚，而與其子越石同年進士也。銘其葬曰：

強能吾羸，吾與之爲抗。羸者憫憫，吾與之爲讓。卒羸於強，以窺於行。維其心之亨，以實其聲也。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張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知安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張君，年五十六，以皇祐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卒。以熙寧元年某月某日葬。君諱勳，字聖休，餘杭人。曾祖曰浩，祖曰文寶，弗仕。考曰延遇，仕至左侍禁，贈官至左驍騎將軍。君少孤，與其弟祇，皆文行知名，以布衣教授宗室。後中進士第，歷宣州宣城縣主簿，撫州司法參軍，用舉者遷大理寺丞，知荊州，名山，洪州奉新兩縣，監海州推貨務，通判池廣兩州，乃自尚書屯田員外郎，召

拜殿中侍御史，用磨勘遷侍御史，劾奏殿前都指揮使郭承祐恃恩驕慢，論宦官雖高不當坐侍燕，而謫請求者，又論不當禁諫官。御史風聞言事，仁宗皆以爲然。君之爲吏也，數決疑獄，所至稱辨治。及是言事，又能舉其職方是時，爲御史者拔舉多不次，君素寬裕，靜退，恥以彈治人得用未幾，即稱疾求出，乃知安州。州大治，會卒，人追喪車慟哭。初驍騎府君監湖州兵，寇葬下山，至是君從葬。以夫人京兆縣君施氏，施氏生一子稚恭爲進士，一女適信州司理參軍王汝孫，大正，大成，大享，大鈞，今尙幼。君事母孝，友其弟，甚篤，於權勢財利能廉，吏治尤可紀。在廣州，奏請城之，未及築，外郭而召，後震智高反，州人賴君所藥活，以不卒功爲恨。銘曰：

有嘉張君，質靜寬徐。進非所好，人用稱譽。視利在前，躄循弗趨。退施一州，用智之餘。嘻其葬矣，次有銘書。

謝景回墓誌銘

君姓謝氏，諱景回，字師復。以泰寧軍節度掌書記諱崇禮者爲曾大父，以太子賓客陳留公諱濤者爲大父，而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陽夏公諱絳者之少子也。幼好學，有大志，聰明卓然，不類童子。年十九，所爲文辭已可傳載，於是得疾不可治。以嘉祐四年十二月丙子，棄世於漢東，人莫不爲謝氏哀之。諸兄以八年十月乙酉，葬君鄧州穰縣五陂原之兆，而臨川王某爲銘曰：

攻乎其爲良，法乎其爲精。吾見其實，吾聞其聲。如或毀之，用

不既於成。哀以銘詩，亦慰其兄。

真州司法參軍杜君墓誌銘

真州司法京兆杜濟叔，年三十七，以皇祐四年四月辛酉卒。子男尚穉，自將以下，合貨財以葬於北城之野，而留其孥以處。杜氏世占永寧之博野，父詢，嘗歷江寧府司錄參軍，遂葬家焉。有子五人，濟叔最少，實慶歷六年進士。臨川王某銘其葬焉。銘曰：猗嗟杜氏，博野之良。有官於南，遂宅以藏。是生司法，以節自強。頽而陽陽，翫翫而才。其生可懷，死矣皆傷。江之北垣，南墓在望。奚葬不歸，卜者曰祥。後有子孫，既實而昌。求藏厥初，來考銘章。

金溪吳君墓誌銘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嘗及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成敗所繇，甚可聽也。嘗所讀書甚衆，尤好古而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葬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谿縣歸德鄉石廩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範皆尚幼，二女子，其一卒，其二未嫁云。嗚呼！以君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歎彼耶！然而不得祿以行其意，以祭以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耶！銘曰：

蕃君名，字彥弼，氏吳。其先自嫻出，以儒起家，世冕勳，獨成之，難幽以折。厥銘維甥訂君實。

太常少卿分司南京沈公墓誌銘

皇祐三年十一月庚申，太常少卿分司南京錢塘沈公卒。明年，子披子括，葬公錢塘龍居里先公尙書之兆，卜十月甲戌吉。與其宗謀銘，能書公官壽行世來以請。予論次其書曰：沈氏自沈子逞，以身屬社稷，書於春秋，文學賢，勇功名，不曠於史，而武康之族，尤獨顯於天下。至公高祖，始徙去，自爲錢塘人。大王父某，當錢氏時，匿不仕。王父某，官咸平，端拱間，至大理寺丞。父某，學行顯聞，早世，無爵位，由長子同及公贈兵部尙書。公諱周，字望之，少孤，與其兄相踵爲進士起家，掾漢陽，從事高郵，用舉者入大理爲丞，監蘇州酒，知簡之平泉縣，縣人銘其政於石。遂自封州守，佐蘇州，由蘇州爲侍御史。有以丞相指謁公者，不爲聽。居頃之，出刺潤州，又刺泉州。爲治取簡易，訟有可已者，輒諭以義，使歸思之，獄以故少。泉州舊多盜，日暮市門盡閉，禁民勿往來。公至，除其禁，而盜亦以止。佐開封，訟數年不遺者，以百數。公斷治立盡，嘗代其尹爭獄於上，大臣爲公自紉。三司使請鑄大錢，下其書議，議者無敢忤。公爲其判官，獨曰：「壞四錢爲之，可以當十。民盜變舊錢，且盡鑄之，爲誘民死，臣不如無鑄。」議上，如公言。於是天子以江東之按察爲已悉，聞公寬厚，卽以爲使，歲歲無所劾，而部亦以治稱。然公已老，不

樂事權，自請得明州。明年，遂以分司歸第。三月卒。夫人許氏，六安縣君。兩男，世其家。一女子，已嫁。公廉靜寬慎，貌和而內有守。春秋七十四，更十三官而不一挂於法。鄉黨故舊，聞其歸則喜，喪哭之多哀，而無一人恨望者。銘曰：

公生四方，卒於故里。先君之從，祭則孫子。有積有松，有鬱其岡。不陟不窆，萬世之藏。

吳錄事墓誌

君諱實，字成之，世爲撫州金谿人。曾祖某，不仕。祖德筠，尚書屯田員外郎。父敏，尚書都官員外郎。君以蔭入官，任吉州太和袁州萍鄉縣主簿，尉蘄州石橋茶場，廬州司理，嘉謨州江寧府錄事參軍。以某年月日卒於家，享年若干。君事親友，孝于兄弟，與牖修父母兄弟，寧躬困身妻子，故老妻長子，人不勝憂也。義不忍背親遺產，悉推兄弟。比沒世，妻子遵約，鄉人賢以爲難。君嘗議獄，上官指教再三，君弗許。再三，上官顧歎許。舉京官，君弗謝，乃終弗舉。後他上官率以質直弗舉也。二男子，偉豪，長有志行如君。二女子，歸晏脩陸，王令，季有持操如令。豪養寡姊妹，嫁孤甥，夫婦孳孳，鄉人又以爲難。卜以元豐八年某月日，葬於唐州柘柏縣淮源鄉，妻李。附臨川王某誌。

宋贈保慶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東

陽郡公宗辯墓誌銘

公諱宗辯，字慎微。祖諱元佐，是爲魏恭憲王。考諱允升，太師平陽郡王，諡曰恭懿。公，平陽第十三子，生數歲而平陽薨。事母孝，友于兄弟，好讀書，不啻晝夜常賦，所爲文，得試學士院。兄弟四人，皆中優等，選官而仁宗遇公甚禮，嘗親書一近視才賢好文博古一八字賜之。公既好書，又嗜醫方，所蓄方甚衆，每躬自治藥，以振人之疾，其惻隱不倦，蓋天性也。以熙寧元年七月己卯，終於陸親北宅，享年四十六。官至右衛大將軍，金州防禦使，爵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五百戶，贈保寧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東陽郡公。夫人李氏，封德安郡君，贈尚書中書令漢瓊之孫。子男十六人，仲富，右內率府副率，仲壽，右羽林軍大將軍，黎州團練使，仲續，右武衛大將軍，雅州刺史，仲理，右武衛大將軍，彭州刺史，仲緘，右千牛衛將軍，仲沂，右監門率府率，仲珉，右內率府副率，仲富前公卒，餘亦皆蚤死。女子十九人，嫁者四人，未嫁而死者九人，餘尙幼也。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贈虔州觀察使追封南康侯仲行墓誌銘

猗歟賢公，蕃此皇國。耀其藻章，以賈明德。能不外勳，維家之飭。厥承詭譎，餽我無射。如何不怡，遂永窆多。

公諱仲行，字德之。故婺州觀察使諱宗迥之子，贈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國公諱允言之孫，魏王諱元佐之曾孫。母曰齊安郡君梁氏。慶歷四年，賜名除太子右衛率府率，右監門衛大將軍，爵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年二十二，以治平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卒，贈虔州觀察使，追封南康侯。夫人張氏，封壽昌縣君。子男士乞，早卒。士泉，右監門率府率，其季與女皆尚幼。君仁而好學，其卒也，宗室皆憐傷，其葬也，以熙寧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府永安縣。銘曰：

爵之尊，祿之殖。維年之卑，不配德。

贈華州觀察使追封華陰侯仲龐墓

誌銘

公諱仲龐，字子厚。漢國公宗樸之子，漢安懿王諱允讓之孫，魯恭靖王諱元份之曾孫也。母曰舊國夫人王氏。以皇祐元年賜名除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二年，改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嘉祐五年，改右千牛衛將軍。八年，改右監門衛大將軍。治平二年，領嘉州刺史。四改右武衛大將軍，領雅州團練使。熙寧元年，年二十四，以三月三日卒。上爲不視朝一日，內出司賓祭弔，贈華州觀察使，追封華陰侯。公生而秀麗，長而聰敏，於宗室爲好學，上承下撫，無不得意。故其卒，哭者皆爲盡哀。妻馬氏，封安平縣君。女一人，尚幼。公以熙寧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府永安縣。銘曰：

維漢世封，實承安懿。公緒厥慶，尙忠有嗣。奄其喪矣，一女之存。歸銘幽宮，以慰公魂。

贈奉寧軍節度使追封祁國公宗述墓誌銘

墓誌銘

公諱宗述，字子者。韓恭懿王諱元僱之孫，而東平郡王名允弼之子也。以天聖元年生，以景祐元年賜名除右侍禁，歷太子右司禦率府，任監門衛將軍，左屯衛大將軍，廉州刺史，隴州團練使，濰州嘉州防禦使。熙寧元年正月十八日，以不起聞。上幸其第，奠哭之，贈奉寧軍節度使，追封祁國公。越明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縣。公重厚寡笑，言內行治，未嘗有譎。樂振施，知音樂，善射，尤爲東平王所愛。妻任氏，樂安郡君子男七人，仲穆、仲叔、誘、仲冠、仲麟、仲穆、早卒，兩人未名而死。銘曰：

維德之嘉，維能之多。惟命之不遺，宗室之嗟！

右千牛衛將軍仲夔墓誌銘

君諱仲夔，字彥之。曾祖諱元佐，是爲魏恭憲王。祖諱允言，贈安遠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密國公。父宗悅，前左屯衛大將軍，池州團練使，祁國公。君官至右千牛衛將軍，坐法廢。熙寧元年，年二十二，以五月二十五日卒。至某年某月某日，葬河南府永安縣。妻郭氏，有六男子，死者四人，士殯，今爲右監門率府率。一

人尚幼。銘曰：

託靈皇宗慶之多，終以無祿傷如何。嗟此白日營山阿。

贈右屯衛大將軍世仍墓誌銘

君諱世仍，字季逵。宣城郡公從審第十子。宣城以越懿王諱德昭為祖，以安定郡公諱惟和為考。君母曰渤海郡夫人吳氏，實山南東道節度使元辰之孫。娶潘氏，鄭王美之孫也。年二十二生二男子一女。以熙寧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卒，於是官至右千牛衛將軍，制以右屯衛大將軍告其第。用二年二月十九日，葬於河南府永安縣。君授尚書，能通章句。然喜飲酒，以故得疾死。銘曰：

有昭其明，有韡其榮。維其弗馮，以隕其生。

卷九十九

墓誌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濟州鉅野人。尚書駕部員外郎諱晟之子，翰林侍讀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諱公諱嶠之孫。贈太子太師諱浦之曾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謝氏諱絳之夫人，太常博士通判汾州軍州事景初之母。年二十三卒。後五年，葬杭州之富陽。於是時，陽夏公為太常丞祕閣校理，博士

生五歲矣，而其女兒一人亦幼。又十五年，康定二年，博士舉夫人如鄧，以合於陽夏公之墓，而臨川王某書其碣曰：

夫人以順為婦，而交族親以謹，以嚴為母，而撫腹御以寬。陽夏公之名，天下莫不聞，而曰「吾不以家為恤六年於此者，夫人之相我也。」故於其卒，聞者泣其有後，而夫人之子果以才稱於世。嗚呼！陽夏公之事，在太史雖無刻石，吾知其不朽矣。若夫夫人之善，不有以表之，隨上其能與公之烈相久而傳乎？此博士所以屬予之意也。予讀詩，惟周士大夫侯公之妃，脩身飭行，動止以禮，能輔佐勸勉其君子，而王道賴以成，蓋其法度之教非一日，而其習俗不得不然也。及至後世，自當世所謂賢者於其家不能以獨化，而夫人卓然如此，惜乎其蚤世也。願其行治雖列之於風，以為後世觀，豈愧也哉！

揚州進士滿夫人楊氏墓誌銘

揚州進士滿澤之夫人楊氏者，著作元賓之女也。年六十有一，以治平四年十月庚戌卒，而以熙寧二年八月庚申葬。其墓在江都縣馬坊里之南原。有子七人，建中居中，執中存，中方中，閔中，求中，皆壽。建中，壽州壽春縣令，執中，潁州萬壽縣令，居中，舉進士。女二人，孫男女八人。夫人性溫恭靜約，事當意與否，未嘗形於喜慍。以止有吾母也，故思其父愈久而猶悲。以不逮吾姑也，故事其舅愈勞而不解。承其夫以順，勸其子以善，而汎接於族人也。又

能以惠振其貧，以慈撫其賤，以恕掩其過，以篤懷其悍。老矣，歲時尚先諸婦以蒞祭祀。蓋夫人之性行可稱者，多至如此，而其子又銀緡不已，以求余銘，故勉爲之銘曰：

滿氏有家，保族衍大。夫人來嬖，德協內外。夫喜而謂，惜我始背。子祈以盡，溫清之愛。奚命之畸，使棄弗逮。維前之祥，德則弗讓。惟後之祥，有子才賢。銘慰諸幽，亦責新阡。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夫人江寧黃氏，兼侍御史知永安場諱某之子，南豐曾氏贈尚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婦，贈諫議大夫諱某之妻。凡受縣君封者四，蕭山江夏遂昌雒陽。受縣太君封者二，會稽萬年。男子四，女子三。以慶歷四年某月日，卒於撫州，壽九十有二。明年某月，葬於南豐之某地。夫人十四歲無母，事永安府君至孝，修家事有法。二十三歲歸曾氏，不及舅水部府君之養，以事永安之孝事姑。陳留縣君，以治父母之家，治夫家，事姑之黨，稱其所以事姑之禮。事夫與夫之黨，若嚴上。然脉子慈，脉子之黨，若子然。每自戒不處白人善否。有問之曰：「順爲正，婦道也。吾勤此而已。處白人善否，靡靡然爲聰明，非婦人宜也。」以此爲女與婦，其傳而至於後，與爲女婦時弗差也。故內外親無老幼疎近，無智不能，尊者皆愛，輩者皆附，卑者皆慕之。爲女婦在其前者，多自數不及後來者，皆曰可矜法也。其言色在視聽，則皆得所欲。其離別，則涕洟不能捨。有疾皆

憂，及喪來弔哭皆哀有餘。於戲！夫人之德如是，是宜有銘者。銘曰：女子之德，煦願愉愉。敦隣弗行，婦妾乘夫。趨爲亢厲，勸之顯。愚。猗嗟夫人，惟德之經。媚於族姻，柔色淑聲。其究女初，不傾不盈。誰疑不信，來監於銘。

太常博士楊君夫人金華縣君吳氏墓誌銘

并序

錢塘楊蟠，將合葬其母，緩經以走晉陵，而問銘於其守臨川王某。王某曰：「古者諸侯大夫，有德善功烈，其子孫必爲器，以銘而國之人必能爲之辭。越國而求銘，予未之聞也。今杭大州，以文稱於時者，蓋有而蟠也。釋其殯，千里以取銘於予，蓋所以嚴其親之終，而欲信其善於後世，如此其慎也。予豈敢孤其意，以愛不腆之辭乎？」於是爲之序曰：故太常博士知婺州東陽縣事楊君諱朝，字翰之，之夫人金華縣君吳氏，世爲婺州之金華人。自其大父文顛，始有籍於杭州之錢塘。而楊君亦自其父徵，始去處州之麗水，而爲錢塘人。而葬於錢塘之履泰鄉龍井之原。楊君之卒也，年六十七。以慶歷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從其先人以葬。而夫人後君十六年以卒，時嘉祐二年，年七十三。而以明年二月二十日，附於楊君之墓。楊君少以文學中進士甲科，而晚以廉靜不苟，合窮於世。夫人有馴德淑行，協於上下，內外無怨。楊君有子十一人，其一人則孽也。夫人母其孽子，猶吳氏之甥，雖鄉人之習於楊君者，

不知為異母。既楊君卒，教養嫠妻，皆各不失其時。而子端子蟠，同時以進士起家，為密和二州推官，鄰里歎慕，以為夫人榮然。夫人不為之喜也。至楊君之弟子完及進士第，乃喜曰：「吾媿老矣，此亦足以慰其心也。」蓋其仁如此。夫人生男女十人，卒時，子輔國子端與其女子七人皆已卒，而蟠獨在，為泗州軍事推官。銘曰：博士有家，夫人實紹。博士有子，夫人實教。遊其門庭，弦誦之聲。御其堂奧，賓祭齋明。皇命淑人，維君郡縣。問名考德，夫人實踐。歸哉萬年，博士之丘。銘以昭之，無有春秋。

長安縣太君王氏墓誌

長安縣太君臨川王氏，尚書部官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潭國公諱益之女，尚書左丞張公諱若谷之婦，尚書比部郎中諱奎之妻，國子博士觀開封府雍丘尉視之母。十四而嫁，五十一而老，五十六而卒。其卒在潁州子觀官舍，實元封三年正月己酉。君為婦而婦為妻，而妻為母，而母為姑，而姑皆可舉，歎莫能聞毀。工詩善書，強記博聞，明辨敏達，有過人者。循循恭謹，不自高顯。晚好佛書，亦信淺之衣，不求華，食不厭蔬。慈哀所使，不治小過。欲歸歸之，欲嫁嫁之。君二女長不慧，不可以適人。其季，殿中丞觀康妻也。十六年葬江州德化縣。兄安石為誌如此，弟安上書丹。

永安縣太君蔣氏墓誌銘

毗陵錢公諱公輔公儀公佐，以皇祐六年三月戊子葬其母永安縣太君蔣氏。方是時，太君年七十矣。公諱為鄭州新鄭尉，公輔為太常丞集賢校理。五子者，卜明年之二月壬午，祔於皇考府君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諱洽之墓，而其書使圖所以昭後世者，殺曰：蔣氏常之宜與人，世以財僕其鄉，而其族人有以進士至大官者。太君年二十一歸於錢氏，以兵部君致其孝，兵部君沒，太君進諸子於學，惡衣惡食，御之不慍，均親嫡庶，有鳴鳩之德，終不以貧故，使諸子者趨於利以適己。既其子官於朝，豐顯矣，里巷之士以為太君榮，而家人卒亦不見其喜焉。自其嫁至於老，中饋之事，親之惟謹。自其老至於沒，縫紉之勞，猶不廢。子婦嘗諫止之曰：「吾為婦，此固其職也。」子婦化服，循其法，嗚呼！不流於世俗，而樂盡其行己之道，窮通榮辱之接乎身，而不失其常心，今學士大夫之所難，而以女子能之，是尤難也。女六人，皆有歸。孫七人，皆幼云。銘曰：

詩始關雎，士莫不知。孰能其家，內外無違。聞豈在多，善成於好。於惟夫人，孰輔而告。婦功之脩，母道之行。宜休而勸，不謬以明。紹良配淑，式穀爾後。曷哉其興，以克有廟。

建陽陳夫人墓誌銘

夫人建陽陳氏，嫁同縣人余君為繼室。余君諱楚，有子四人，其二人則夫人之子。夫人之少子，誕生三歲，而余君卒。余氏世大

姓也。夫人盡其產，以仁先母之子，而使翼之四方遊學，戒曰：「往成汝志，必力，無以吾貧爲恤。」於是翼年十五，蓋在外十二年，而後以進士起家爲吏，歸見夫人於鄉里。方此時，夫人閉門窮窶，幾無以自存，母子相泣，閭巷聚觀，歎息曰：「賢哉是母，有子食其祿，宜也！」蓋其食子之祿十四年，翼尉宿松，而夫人年七十八，以某年某月卒於宿松之官舍。某年某月某日，葬宜州宣城縣鳳林鄉竹塘里。夫人之子長曰某，死矣，翼有文學，善議論，雖久困無所合，然一時文人多知之者，其卒能追榮夫人乎？於其葬，臨川王某銘曰：

在句之陰，有幽新宅。誰策葬母，鏗銘斯石。子閩余姓，母氏惟陳。筑筑其行，婉婉其仁。善祿有終，名則不泯。

李君夫人盛氏墓誌銘

夫人盛氏，其先錢塘人。曾大父諱某，某官，贈某官。實始去吳，有里籍於汴。夫人之幼，季父文肅公稱其智，曰：「宜以某字，一遂名之。」年二十三，歸蘭西李某，爲某官。以後生三男子，皆進士。某，某官，其季曰某。女子四人，其長嫁某官某，次嫁某官某，處者其季也。春秋若干，先李君卒，卒於寧海之官舍。卒之某年，葬某所，實皇祐四年。夫人事舅姑，以孝聞，持喪哀，膳事齋飭，卑衣食，以其餘推親黨。能讀易論語，孝經諸子之書，親以教子。子女女娶嫁，必問賢，否有挾貴以請者，李君輒不聽，維夫人有助云。

銘曰：夫人之德，順慎明祇。來胥有家，婦子師師。維師之難，我敏爲之。誰爲女史，視此銘辭。

金太君徐氏墓誌銘

按此篇即一百卷仁壽縣太君徐氏墓誌銘

夫人天性篤於孝，謹女工，婦事不懈，以敏恭儉有節，仁於宗族。故以事其舅而順，以相其君子而宜，以臨其子孫而治。以有賢子，大其家室，具享諱福，終於壽考。銘曰：

婉婉女工，彼徐之子。來嬪金宗，有衍其始。鄰人大家，相望而有。誰則無父，無姑無母。帝嘉汝子，服位在朝。賜邑用書，象首錦囊。孝祇順慈，俯仰皆宜。考終榮祿，於慶有施。偉歟夫人，叶此銘詩。

楚國太夫人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氏，故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定國文簡程公諱琳之妻也。陳氏世家壽春，其先頹川人，漢太丘長實之後也。夫人曾皇考諱淵，左班殿直。皇祖考諱誨，皇考諱京，皆不仕。而皇考愛賢，夫人不欲以妻鄉邑，乃徙居京師，擇所居，得定公以嫁。當是時，夫人年十九，定公尙爲進士，其後公至將相，終於位。夫人用公自臨頹縣君九封而爲衛國夫人，用公子加號陳國夫人，再封而得楚國夫人。莊而仁，儉而禮，上承下御，無不得宜。故在父母家爲淑女，既嫁爲令妻，其卒

有子爲賢母。公薨六年，當嘉祐七年，夫人年七十一，以十一月戊午薨於開封武成坊之第室。至明年二月甲申，而公子以夫人附於河南伊闕縣神陰鄉定公之墓。於是公子四人嗣隆，爲尚書屯田員外郎嗣頌，爲國子博士嗣恭，爲尚書屯田員外郎嗣先，爲大理寺丞。女子五人，公塏榮，爲尚書刑部郎中韓績，爲侍御史。孫仲純，爲尚書屯田郎中潘士龍，爲殿中丞王簡，爲試將作監主簿。銘曰：

程公克壯，萬夫所嚮。奮功發明，乃取將相。云誰公配，媿姓氏。陳文武自出，太姬之孫。歸休休顯，自公初屯。序歷爵邑，爲君夫人。公既樹蘇，以相爲伯。帝曰：「一器矣，夫人好德，能勸其夫，使有嘉績。往以朕命，賜封大國。」一書五色，玳首金葩。覆之重錫，來告於家。有豫不怠，有盈不侈。致好而外，其宜福履。仲仁鳩鳩，以母諸子。歲時振振，爲壽在延。手笏腰章，亦有公勗。維子之才，而甥又歸。維貴維富，而兼壽善。嗟此媿媿，考終得願。作詩并藏，爲識新窆。

寧國縣太君樂氏墓誌銘

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河南府西京留守司事陳君諱見素之夫人樂氏，太常博士諱黃裳之子。尚書職方員外郎直史館贈尚書兵部侍郎諱史之孫，而贈尚書刑部郎中諱璋之曾孫也。其先自京兆遷江南，爲臨川人。至李氏國除，而史館君歸仕於皇朝。子孫多顯者，於是又遷其家爲河南人焉。夫人以祥符八年歸，續

陳氏，封萬年縣君。又以其子封寧國縣太君。年七十五，以嘉祐八年二月辛巳，卒於京師。卜以三月丙寅，附葬河南唐興鄉屯田君之墓。於是夫人之子男三人，其一入爲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其一入爲祕書丞集賢校理，其一入爲祕書省著作佐郎開封府戶曹參軍。女子六人，存者三人，皆已嫁。諸孫男女十九人，曾孫一人，尚幼也。夫人少知讀書，能略識其大指，微諫數當，故博士君特愛而賢之，欲有所爲，多與之謀。及歸陳氏，不逮養聖姑矣。屯田君二弟，皆尚幼也。夫人觀視如己子，出奩中物，以助施族人游士之貧者，蓋其家蕭然也，而無慚色。治諸子有節法，誨厲敦督，造次必於文學，故諸子皆以術自奮，名稱一時。以至諸孫，亦多有爲壽士。先人與屯田君，皆祥符八年進士，昆弟又與夫人子爲同年友，故其葬來屬以銘。銘曰：

夫人既嚴兮，又順以祥。來配君子兮，是生三良。以才自致兮，名聲之揚。慶賢諸孫兮，學聞文章。象服命書兮，寵祿方將。氣魂天遊兮，體魄在牀。往營新宮兮，凝洛之陽。作詩幽石兮，示後無疆。

仙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臨川王某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況女子乎？當是得仙居縣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專屋而閑居，躬爲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厄久矣，而無變志，卒就其士，以能有家，受封於朝，而爲里賢母。嗚呼！其可銘也。於其葬，爲序而銘焉。序曰：魏氏

其先江寧人。太君之曾祖諱某，光祿寺卿；祖諱某，池州刺史；考諱某，太子諭德，晉江南李氏時也。李氏國除，而諱德易名居中，退居於常州。以太君爲賢，而選所嫁，得江陰沈君諱某，曰：「此可以與吾女矣。」於是時，太君年十九，歸沈氏。歸十年，生兩子，而沈君以進士甲科爲廣德軍判官以卒。太君親以詩論語孝經教兩子。兩子就外學時，數歲耳，則已能誦此三經矣。其後子迴爲進士，子遵爲殿中丞，知連州軍州事。而太君年六十有四，以終於州之正寢。時皇祐二年六月庚辰也。嘉祐二年十二月庚申，兩子葬太君江陰中港之西懷仁里。於是遵爲太常博士，通判建州軍州事，而沈君贈官至太常博士。銘曰：

山朝於躋，其下惟谷。綴我博士，夫人之淑。其淑維何？博士其家。二子翼翼，考附其華。誦誦諸孫，其實其葩。孰云其昌？其始萌芽。曩有顯報，曰維在後。碩大蕃衍，判牲以告。視銘考施，夫人之效。

右武衛大將軍黎州刺史世岳故妻

安喜縣君李氏墓誌銘

安喜縣君李氏，連州刺史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繼昌之曾孫，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贈太師中書尚書令秦國文和公遵勉之孫，供備庫使贈安武軍節度使端憲之子，是爲皇族右武衛大將軍黎州刺史世岳之妻。溫柔靜恭，內外親稱之。治平四年，年二十五，以十一月二十四日感疾死。至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

府永安縣。銘曰：懿懿猷穆，下歸以祉。有來肅雍，施及孫子。厥續皇宗，莫醜具美。噫乎終藏，兆此新里。

仁壽縣君楊氏墓誌銘

太子中允致仕管陵孫君貫之之夫人仁壽縣君楊氏者，其先青州千乘人。曾祖諱元，祖諱從，皆不仕。父諱森，爲進士，數舉不遂，初徙其家常州之無錫。夫人年十七，歸孫氏。舅姑曰：「吾婦之承我也孝。」夫曰：「吾妻之助我也仁。」至生子而成爲士，能賢以有名，則又曰：「吾母之能誨我也。」自內外族親，以至州里之言，則又皆以其舅姑夫子之言爲信。嗚呼！可謂賢矣。夫人生三男子，伯曰舜卿，季曰昌言，皆早死。曰昌齡，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治平三年，自尚書屯田員外郎召爲御史。五月十四日，次高郵而夫人卒，享年六十四。以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銘曰：猗嗟夫人，女德之茂。中允之妻，御史之母。孝其舅姑，以順其夫。又善教子，終成御史。官封情老，祿養卒齒。歸安新丘，送者空里。其哀無窮，榮則多已。

卷一百

墓誌

鄞女墓誌

鄞女者，知鄞縣事臨川王某之女子也。慶歷七年四月壬戌，前日出而生，明年六月辛巳後日入而死，壬午日出葬崇法院之西北。吾女生惠異甚，吾固疑其成之難也。噫。

仙遊縣太君羅氏墓誌銘

仙遊縣太君羅氏，世家南劍州之沙縣。祕書少監陳君諱某之妻，比部員外郎儼，古田縣尉侃，衛尉寺丞佩，同學究出身偉殿中承緝之母。年八十三，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卒。女一人，適張氏。孫男女若干人。太君有賢行，事皇姑蕭氏順焉。諸姒慕其所為，後亦皆稱孝婦。經紀內治，能勤不懈，以至於老。少監君行治勞烈，稱天下有施於後世，其子孫蕃衍，能中其家法，皆由太君善相其夫而能教子，陳氏之所以興，太君與有力焉。銘曰：

嗚呼夫人，有德有祉，婦於嚴姑，酒食燕喜。乃相君子，陳宗以興。乃教衆兒，有以賢稱。樂其室家，以暨孫曾。歸然壽寵，宜後之承。

壽安縣君王氏墓誌銘

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使少府監廣陵孫君之夫人壽安縣君太原王氏，其先自滄州之清池徙河南，世有顯人。太府卿諱某者，皇曾祖也。庫部員外郎贈禮部侍郎諱某者，皇祖也。屯田郎

中贈吏部侍郎諱某者，皇考也。至夫人諸兄，亦皆為郎尚書，而多以材藝稱當世。夫人好讀書，善為詩，靜專而能謀，勤約以有禮，史部君愛之，尤而擇所嫁。於是少府君為大理評事，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以夫人歸焉。皇姑曰：「自兒有婦，內外族人加親，而吾食寢甘焉。」少府君材能為朝廷所信，以至休顯，其盡心外事，不以家為卹者，以夫人為之內也。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夫人卒。年五十三。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揚州之天長縣博陵鄉皇姑之兆。子男二人，某，某。女六人，一嫁蘇州節度推官毗陵張誨，一尚幼，四先夫人卒。銘曰：

河東縣太君曾氏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臨川吳君諱某之夫人河東太君南豐曾氏，尚書吏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諱某之子。諫議君抗直以擯死，而都官君尤孝友，忠信鄉里，稱為長者。夫人於財無所蓄，於物無所玩，自司馬氏以下，史所記世治亂，人賢不肖，無所不讀。蓋其明辨智識，當世游談學問知名之士，有不能如也。雖內外族親之悍強頑鄙者，猶知嚴憚其為賢，而夫人拊循應接，親疎小大，皆有禮焉。嘉祐三年某月某甲子，年七十四，終於寢。有子四人，芮，祕，晉，丞。

黃蘄州錄事參軍；其次蕃蒙會出也，皆進士。而蒙爲蘄州司戶參軍，於是黃蕃皆已卒。芮蒙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夫人某縣某鄉某所之原。某實夫人之外孫，而夫人歸之以其孫者也。涕泣而爲銘曰：

靜專幽閒，女子之方。閎觀博考，乃士之常。猗歟夫人！學問明智。其德女子，其能則士。我求於往，孰與比齊。嗚呼公父，穆伯之妻！

曾公夫人吳氏墓誌銘

夫人吳氏，太常博士南豐曾君之配。世家臨川，二十四歸曾氏，三十有五以病終。子男三，鞏、牟、宰。女一。時博士方爲越州節度推官，某年某月，乃啓其殯臨川葬南豐之某地。前葬，謀於宗之長者，而請於博士曰：「夫人事皇姑萬壽太君，承顏色教令，一主於順，斟酌衣服飲食盡其力，皇姑愛之如己女。於大人得輔佐之，宜於族人上下適其分。今其葬，宜得銘，祕之墓中，於以永永延夫人之德，無不可者。」博士曰：「然！」乃來求銘。夫人固早沒，不及見其存時。雖然，博士先人行也，而又鞏於友莫厚焉。於夫人之葬而銘也，其何讓銘曰：

宋且百年，江之南有名世者先焉。是爲夫人之子葬夫人於此於戲。

樂安郡君翟氏墓誌銘

并序

王安石全集 卷一百 墓誌

尚書主客員外郎錢塘沈君名扶之夫人翟氏者，鄂州蘄廣推官諱希言之子。太子左清道率府率致仕諱守序之孫，利州葭萌縣令諱令圖之曾孫。少則賢孝，父母稱之。及嫁爲婦，則舅姑稱之如爾母。處婦如，能和以有禮。齊妾御，能正以有仁。閨門難離，上下順治。自皇舅尚書公以才爲時用，繼以主客，及夫人之子而沈氏日大矣。夫人之德善亦日以顯，內外親皆悅服而歸之，以謂其必大享爵祿，終於壽考。乃以治平三年八月十日卒於京師，享年五十七。初，主客至河北提點刑獄，移知明州，而長子方領開封府事，治有異狀，爲上所禮，以夫人久疾，請於上，留主客京師，詔特聽留以佐三司。於是諸名醫治夫人無所不爲，然終不起。始封長安縣君，進京兆樂安二郡君。生五男三女。男曰口，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曰迥，秦州軍事判官，曰遼，將作監主簿，監壽州酒，曰遼，漳州漳浦縣主簿，曰道，試將作監主簿。女適祕書省著作佐郎顏處恭，邢州堯山縣令王子韶，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蔣之奇，翟氏濟州金鄉人。商州團練使守素者，當太祖時，親信任事，族人因多爲武吏。而皇考獨好文學，舉進士中第，負材任氣，不肯有所屈，以終不得意。夫人之兄毅，亦知名，又早卒。夫人傷其家替，每獨歎息。今上卽位，翰林守杭州，其季舅惟康，以奉獻得仕，今爲道州寧遠縣主簿。夫人既卒，詔以主客知蘇州。十二月某日，葬夫人杭州錢塘縣龍居山舅姑之兆。銘曰：

沈侯世獻，得相惟媿。婦孺於宗，誨子而彥。相之斯何，德則有

機。誨之斯何慶則有貽。始周姓姬，後氏爲翟。於梁曰璜，實佐其國。至漢陽陵，又以才稱。世降弗嗣，乃隋女子。許公之妻，公武之母。昭於銘詩，無盛與夷。彼暴而興，亦過其沮。我以吾仁，其昌孰禦。挺挺中丘，萬木如茨。往從舅姑，協我初龜。

高陽郡君齊氏墓誌銘

夫人故翰林侍讀學士贈開府儀同三司王公諱洙之妻，故光祿寺丞力臣，今太常寺太祝欽臣，祕書省著作佐郎臣祕書省正字會臣之繼母也。齊氏好讀書，能文章。有高節美行。治平二年，年五十五，以五月初三日終於亳州其子之官舍。治平三年十月初八日，耐葬於南京虞城縣孟諸鄉田丘里。初，夫人自哀早孤，誓不嫁以養母。及公失初妻，諸子幼，聞夫人賢行求之，曰：「是必能母吾子。」於是母兄強嫁之。及歸，果能母諸子，聰明而仁，恭儉以有禮，閨門欣欣，無一異言。始封縣文安，又封郡高陽。而公卒，即舉家政屬之子婦，齋居素服，不御酒樂，以至沒齒。雖時爲詩，然未嘗以視人。及終，乃得五十四篇，其言高潔曠遠，非近世婦人女子之所能爲。又得遺令一篇，令薄葬，其言死生之故，甚有理。齊氏，祁州蒲陰人。夫人曾祖諱某，故不仕。祖諱安，故不仕。考諱求，清莫州防禦推官。兄懷弟，皆知名。公四男一女，女嫁尚書職方員外郎陳安道。夫人既善撫諸子，而諸子亦多賢能致孝於葬來求銘。銘曰：

在冀中山，有孝季齊。少孤恃母，悲不忍離。及以義行，乃終顯慈。顯顯王公，學問文章。族爲大家，爵祿耀光。來繼來助，其賢則譽。銘詩幽宮，以告齊終。齊終有始，自其爲子。

同安郡君劉氏墓誌銘

尚書戶部侍郎致仕廬陵王公贊之夫人，同縣劉氏女也。父諱某，祖諱某，曾祖諱某，三世皆弗仕，然常爲州大姓。方公少時，夫人父知公必貴，故歸以其子。夫人在父母家，旣以孝聞，及嫁，舅姑又稱其孝，能相其夫以順，又能畜其婦子以慈。公當仁宗時，以御史見聽用，開天章龍圖樞密三學士。夫人亦累封爲同安郡君。治平四年十一月七日，終於廬陵宣化坊之私第。有二子：儀，殿中丞，前死；億，今爲尚書都官員外郎。女一人，嫁撫州軍事推官蕭丑公之告老，詔以億通判本州以養，及是喪，夫人能自致焉。明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銘曰：

於美夫人，明祇順飭。來嬪王宗，時執其德。公榮在朝，皇命所特。出使入侍，往來赫赫。登爲大家，自我承翼。有田有廩，偕老而息。亦有孝子，媚於朝夕。噫乎終藏，凡此幽宅。

仁壽縣太君徐氏墓誌銘

夫人徐氏，饒州浮梁縣人。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夫曰尚書屯田郎中金君諱某，同縣人也。生子十一人，男四

人君著君佐君卿君佑皆進士君卿今爲尙書職方員外郎。女七人皆適士族。孫十九人男六人女十三人已嫁者十二人。曾孫男女十四人外孫四十七人。夫人以職方故封金堂壽安二縣君。又封仁壽縣太君。後郎中之沒九年享年七十七卒於池州官舍。實治平三年八月十三日。以四年某月某日藏柩於某鄉某里附郎中之葬。夫人天性篤於孝謹女功婦事不懈以敏躬儉有節仁於宗族。故以事其舅姑而順以承其君子而宜以臨其子孫而治。以有賢子大其家室。具享諸福終於壽考。臨川王某銘其葬曰：

永嘉縣君陳氏墓誌銘

陳氏於蘇州爲大姓。夫人者太子中允諱之武之子某官贈太常卿諱郁之孫左贊善大夫諱質之曾孫而太常博士王君諱達之妻也。聰明順善動有禮法。以不及養舅姑也。故於祭祀尤謹。博士祿賜盡之宗族朋友不足則出衣服簪珥助之而不言。選飾妾御進之。不忌。然博士終無子。蓋吾聞於博士者如此。撫博士之兄子如己子。哭博士三年未嘗如陳氏除喪大貧顯者求爲以妻。族人強之不可。又強之則涕泣自誓。居頃感疾以死。蓋吾聞於博士之兄子景元者如此。然夫人之行非特出於二人之言。凡習陳

氏王氏者皆知其爲賢而哀其志。其封曰永嘉縣君。其卒於蘇州以治平二年十一月九日。年三十八。其葬以三年十一月某日。從博士於闔門之西原。銘曰：

穀也從於此。器也隨以死。歸義與命。奚傷乎無子！

王夫人墓誌銘

右侍禁知循州興寧縣事海陵周君諱彥先之夫人王氏。我叔祖尙書主客郎中贈右諫議大夫諱某某之子。年二十三嫁周氏。嫁六年生一子解而周君卒。後十八年子濤爲祕書省著作佐郎。知汝州梁縣事。而夫人年四十八。以疾棄世於梁縣。子濤等護其喪歸。以嘉祐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庚申葬海陵城北之兆。夫人心莊而行厲。氣和而色婉。撫接內外親疏。皆有恩意。而於人終身不校。嗚呼！其賢如此。銘曰：

於嗟夫人少憫憂。祇專靜嘉好業。仇克協婦子。祠春秋。方胥有家裕厥羞。不永於享其何尤。序哀以銘。款諸幽。

右監門衛大將軍世耀故妻仁壽縣

君康氏墓誌銘

皇族右監門大將軍世耀之妻康氏。故內殿崇班開門祇候遵度之子。祖曰廷翰。皇任磁州防禦使。曾祖曰碩。皇贈左千牛衛

大將軍。以嘉祐三年爲宗婦，封仁壽縣君。生一子令優，爲右千牛衛將軍。而以熙寧元年六月九日疾病死，享年二十有六。自爲女子，以至於爲母，卑尊幼長，無所非議，故於其死皆哀憐。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銘曰：

嗚呼其孰致而來奄乎其孰推而往爲之幽宮，覆以新壤。魂浮氣游，變化惚恍。宛其德音，尙可追想！

壽安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新喻蕭渤，狀其母授息總使，來求銘以葬。惟太人姓李氏，於邑里實大姓。會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皆弗仕。而會祖以其孫憲成，公故贈官至太子太師，夫人柔順諍專，仰俯有儀。年十有五而嫁，是爲鼎州團練推官蕭君諱蕢之妻。年二十有二，生渤。淇澈三男一女子而寡，執節不嫁，父母欲奪之不得，卒就其男官學，歸其女爲士妻。孫會誥，誦饋祀裕如，鄉人歸高稱諺歎息。治平三年，渤用尙書駕部員外郎，選主廣濟河漕，而夫人年六十有八，以九月八日卒於東都之私寢。越明年某月十有一日，合葬新喻某鄉某里。於是推官君以渤故，贈右諫議大夫，夫人封壽安縣太君。銘曰：有幽新宮，在阜之陽。慶旣造家，乃終同藏。共伯之妻，文伯之母。於嘉夫人，亦緒厥後。磨石摛丹，詒銘永久。

右千牛衛將軍仲焉故妻永嘉縣君

武氏墓誌銘

皇族右千牛衛將軍仲焉之妻故永嘉縣君武氏，內殿崇班掖之子，故左班殿直昭遜之孫，贈尙書工部侍郎崇亮之曾孫。年十八，以熙寧元年十二月十四日棄世。以明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縣。君在襁褓，父母以爲婉。及嫁，節儉慈仁，人稱之。銘曰：象服之粲兮，容車之晚兮。歸於陵陂，哀歌以相挽兮。攜銘墮石，識幽以告遠兮。

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尙書祠部郎中贈戶部侍郎安陸鄭公諱紆之夫人，追封汝南郡太君李氏者，尙書駕部郎中贈衛尉卿文蔚之子也。光州仙居縣令贈工部員外郎諱帖之孫。以祥符九年嫁，至天聖九年，年三十二，以八月壬辰卒於其夫爲安州應城縣主簿之時。後三十年，爲熙寧元年八月庚申，附於其夫安陸太平鄉進賢里之墓。於是夫人兩子，猶爲祕書丞，知澤州攸縣，獬爲翰林學士，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一女子，嫁郊社齋郎張蒙山。夫人敏於德，詳於禮，事皇姑稱孝，內諧外附，上下裕如。鄭公大姓，嘗以其富主四方之游士，至侍郎則始貧而專於學。夫人又故富家，盡其資以助貧。祭補緦澣，儻饗朝夕，人有不任其勞苦，夫人歡終日，如未嘗貧。故侍郎亦以自安於困約之時，如未嘗富。鄭氏蓋將日顯矣，而夫

人不及其顯祿。嗚呼！良可悲也。於其葬，臨川人王某爲銘曰：
於嗟夫人，歸孔昭兮。窈其爲德，婉有儀兮。命云如何，壯則萎

兮。烝烝令子，悲慕思兮。有嚴葬附，祭配祇兮。告哀無窮，銘此詩兮。

